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企鵝島

(一)

佛郎士著
黎烈文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誠意伯文集

(二)

劉基撰

何鍾編校

國立學基本叢書

誠意伯文集卷之三

郁離子

枸櫞

梁王嗜果。使使者求諸吳。吳人予之橘。王食之美。他日又求焉。予之柑。王食之尤美。則意其猶有美者。未予也。甚使者聘于吳。而密訪焉。禦兒之鄙人。有植枸櫞于庭者。其實大如瓜。使者見而愕之。曰。美哉。煌煌乎。柑不如矣。求之弗予。歸言于梁王。梁王曰。吾固知吳人之靳也。命使者以幣請之。朝而進之。薦而後嘗之。未畢一瓣。王舌縮而不能嚙。齒柔而不能咀。歸鼻顛頰。以讓使者。使者以誚吳人。吳人曰。吾國果之美者。橘與柑也。既皆以應王求。無以尙矣。而王之求弗置。使者又不詢。而觀諸其外美。宜乎所得之不稱所求也。夫木產于土。有土斯有木。於是乎果實生焉。果之所產。不惟吳。王不徧索。而獨求之吳。吾恐枸櫞之日至。而終無適王口者也。

公儀子爲政於魏。魏人淳于獮。以才智自薦。公儀子試而知其弗任也。退之。淳于獮之西河。西河守使人道而入。諸趙。趙人以爲將。西河守謂公儀子曰。是必疚趙矣。趙疚。魏國之利也。公儀子愀然不悅。曰。如大。夫言是魏國之耻也。昔者由余戎人也。由余入秦。秦穆公用之。由余賢。秦人不敢輕我。吾懼趙人之由是輕魏也。

泗水之濱多美石。孟嘗君爲薛公使，使者求之以幣。泗濱之人問曰：君用是奚爲哉？使者對曰：吾君封于薛，將崇宗廟之祀，製雅樂焉。徵君之石，無以爲之磬。使隸人敬請於下執事，惟君圖之。泗濱人大喜，告于其父老。齋戒肅使者，以車十乘致石于孟嘗君。孟嘗君館泗濱人，而置石于外朝。他日，下宮之碣闕，孟嘗君命以其石爲之。泗濱人辭諸孟嘗君曰：下邑之石，天生而地成之。昔者禹平水土，命后夔取而薦之郊廟，以諧八音，衆聲依之，任土作貢，定爲方物，要之明神，不敢褻也。君命使者來求于下邑，曰：以崇宗廟之祀。下邑之人畏君之威，不敢不供。齋戒肅使者，致于君，君以置諸外朝，未有定命，不敢以請。今聞諸館人曰：將以爲下宮之碣，臣實不敢聞。弗謝而走。諸侯之客聞之皆去。於是秦與楚合謀伐齊，孟嘗君大恐，命駕趣謝客，親御泗濱人，迎石登諸廟，以爲磬。諸侯之客聞之皆來。秦楚之兵亦解。君子曰：國君之舉，不可以不慎也。如是哉！孟嘗君失信于一石，天下之人疾之，而況得罪于賢士哉！雖然，孟嘗君亦能補過者也。齊國復彊，不亦宜乎？

越王使其大夫子餘造舟，舟成，有賈人求掌爲工，子餘弗用。賈人去之吳，因王孫率以見吳王，且言越大夫之不能用人也。他日，王孫率與之觀于江，颺作江中之舟，擾則收指以示王孫率曰：某且覆，某不覆，無不如其言。王孫率大奇之，舉于吳王，以爲舟正。越人聞之，尤子餘。子餘曰：吾非不知也，吾嘗與之處矣，是好夸，而謂越國之人無己若者。吾聞好夸者，恒是己以來多諛，謂人莫若己者，必精于察人，而闇自察也。今吳用之，償其事者，必是夫矣。越人未之信，未幾，吳伐楚，王使操餘，臯浮五湖而出三江，迫于扶胥之口，沒焉。越人乃服子餘之明，且曰：使斯人弗試而死，則大夫受遺才之謗，雖咎繇不能直之矣。

越人寇不韋。避兵而走剡。貧無以治舍。徘徊于天姥之下。得大木而庥焉。安一夕。將斧其根以爲薪。其妻止之曰。吾無廬而託。是以庇身也。自吾之止於是也。驕陽赫而不吾灼。寒露零而不吾淒。飄風揚而不吾深。雷雨晦冥而不吾震撼。誰之力耶。吾當保之如赤子。仰之如慈母。愛之如身體。猶懼其不善且殖也。而況敢毀傷之乎。吾聞之。水泉縮而潛魚驚。霜鍾鳴而巢鳥悲。畏夫川之竭。林之落也。魚鳥且然而況於人乎。郁離子聞之曰。哀哉。是夫也。而其知不如一婦人也。嗚呼。豈獨不如一婦人哉。則亦鳥魚之不若矣。東甌之人。謂火爲虎。其稱火與虎無別也。其國無陶冶而覆屋以茅。故多火災。國人咸苦之。海隅之賈人適晉。聞晉國有馮婦。善搏虎。馮婦所在。則其邑無虎。歸以語東甌君。東甌君大喜。以馬十駟。玉二穀。文錦十純。命賈人爲行人。求馮婦於晉。馮婦至。東甌君命駕盧左。迎之于國門外。共載而入。館于國中。爲上客。明日市有火。國人奔告馮婦。馮婦攘臂從國人出。求虎弗得。火迫于宮肆。國人擁馮婦以趨。火灼而死。於是賈人以妄得罪。而馮婦死弗寤。

燕文公之路馬死。或告之曰。卑耳氏之馬良。請求之。辭曰。野馬也。不足以充君駟。公使彊之。逃。蘇代之徒欲以其馬售。公弗取。巫閭大夫入言曰。君求馬。將以駕乘輿也。何必近舍其所欲售。而遠取其不欲售者乎。公曰。吾惡夫自銜者。對曰。昔中行伯求婦于齊。高鮑氏皆許之。謀諸叔向。叔向曰。娶婦所以承宗祧。奉祭祀。不可苟也。惟其賢而已。今君之求馬。亦惟其良而已可也。昔者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逃。堯弗彊也。而卒得舜。寧戚飯牛。以自售于齊桓公。桓公用之。而卒得管仲。使堯不聽許由。何以得舜。桓公不用寧子。何以得管仲。君何固焉。

晉獻公滅虞。真其俘于下陽。使士蔿監焉。其大夫多逃。士蔿弗禁。公聞之怒。召士蔿讓之。士蔿對曰。君以是爲可以充吾國之用也。夫彼虞公之臣也。皆嘗任虞公之事矣。食虞公之祿。而立虞公之朝。聞虞公之政。虞亡不能救。虞公執而身隨之。君將焉用是爲哉。公曰。吾懼其鄰國之也。士蔿笑曰。若是則臣滋惑矣。公曰。何哉。士蔿曰。往歲臣之里有厲卜之曰。叢爲祟。於是集里之老幼。召巫覡。具舟車。奉牲幣。羞桃茆。男女以班。舉叢而寘諸衢。東里之人。利其器物而收之。因得厲焉。死者且過半。故廢社之士。不可以塗宮室。棄出之婦。不可以主中饋。鬼神之所遺也。今虞之賢臣曰宮之奇。百里奚而已矣。宮之奇先虞公之亡。而以其族去。百里奚與於俘。則君旣入之秦矣。其他奚取焉。而必欲置之曰。無使適鄰國。君實欲善鄰。則曰。愛厥苗。無遺莠可也。今君坐不安。食不甘。繕甲兵。以睨四封。無歲不征。豈有他哉。求吾欲也。敵豐未生。無所用謀。如其弗欲。猶將納之矧自往焉。如其用諸。適吾願也。君何怒爲。公曰。善。

郁離子曰。鳥獸之與人非類也。人能擾而馴之人。亦何所不可爲哉。鳥獸以山藪爲家。而蒙養于樊籠之中。非其情也。而卒能馴之者。使之得其所嗜好。而無違也。今有養鳥獸而不能使之馴。則不食之。以其心之所欲。處之以其性之所安。而加矯迫焉。則有死耳。烏乎其能馴之也。人與人爲同類。其情爲易通。非若鳥獸之無知也。而欲奪其所好。遺之以其所不好。絕其所欲。彊之以其所不欲。迫之而使從。其果心悅而誠服耶。其亦有所顧畏而不得已耶。若曰。非心悅誠服。而出不得已。乃欲使之治吾國。徇吾事。則堯舜亦不能矣。

孫子自梁之齊。田忌郊迎之。而師事焉。飲食必親啓。寢興必親問。孫子所喜。田忌亦喜之。孫子所不欲。田

忌亦不欲也。鄒奭謂孫子曰：子知蚩蚩駭虛之與蟹乎？蚩蚩駭虛負蟹以走，爲其能齧甘草以食己也。非憂其將爲人獲而負之也。今子爲蟹而田子蚩蚩駭虛也。子其識之。孫子曰：諾。

或問致人之道。郁離子曰：道致賢，食致民，淵致魚，藪致獸，林致鳥，臭致蠅，利致賈。故善致物者，各以其所好致之。則天下無不可致者矣。是故不患其有所不至，而患其有所不安。能致而不能安，不如不致之亡傷也。粵人有學致鬼者，三年得其術。於是壇其室之北隅，以集鬼。鬼至而多，無以食，則相帥以爲妖。聲聞于外，一夕其人死，而爇其室，鄰里莫不笑。

韓垣之齊，以策干齊王。王不用，韓垣怒，出誹言。王聞而拘諸司寇，將殺之。田無吾見王以語之。田無吾曰：臣聞姬萌學擾象而工北之義渠，以擾象之術干義渠君。義渠君不答，退而誹諸館。館人曰：非吾君之不聽子也，顧無所得象也。姬萌赧而歸，醫胡之魏。見魏太子之神馳而氣不屬也，謂之曰：太子病矣，不疾治且不可救。太子怒，以爲謗己也，使人刺醫胡。醫胡死，魏太子亦病以死。夫以策干人，不合而怨者非也。人有言不察，恚而讐之亦非也。臣聞之：江海不與坎井爭其清，雷霆不與蛙蚓鬪其聲，礧礧之夫，何足殺哉。王乃釋韓垣。

楚王問於陳軫曰：寡人之待士也，盡心矣，而四方之賢者不覲寡人，何也？陳子曰：臣少嘗游燕，假館于燕市，左右皆列肆，惟東家甲焉。帳臥起居，飲食器用，無不備有，而客之之者，日不過一二，或終日無一焉。問其故，則家有猛狗，聞人聲而出噬，非有左右之先容，則莫敢躡其庭。今王之門無亦有噬狗乎？此士所以艱其來也。

秦楚交惡。楚左尹郤惡奔秦。極言楚國之非。秦王喜。欲以爲五大夫。陳軫曰。臣之里有出妻而再嫁者。日與其後夫言。前夫之非。意甚相得也。一日。又失愛于其後夫。而嫁于郭南之寓人。又言其後夫如昔者。其人爲其後夫言之。後夫笑曰。是所以語子者。猶前日之語我也。今左尹自楚來。而極言楚國之非。若他日又得罪于王。而之他國。則將移其所以訾楚者訾王矣。秦王由是不用郤惡。

杞離謂熊蟄父曰。子亦知有烏蜂乎。黃蜂殫其力以爲蜜。烏蜂不能爲蜜。而惟食蜜。故將墮戶。其王使視。蓄而計課。必盡逐其烏蜂。其不去者。衆擠而殺之。今居于朝者。無小大。無不眠手塚足。以任王事。皆有益于楚國者也。而子獨邀以食。先星而臥。見日而未起。是無益于楚國者也。且夕且計課。吾憂子之爲烏蜂也。熊蟄父曰。子不觀夫人之面乎。目與鼻口皆日用之急。獨眉無所事。若可去也。然人皆有眉。而子獨無眉。其可觀乎。以楚國之大。而不能容一遨以食之士。吾恐其爲無眉之人。以貽觀者笑也。楚王聞之。益厚待熊蟄父。

漢八年。高皇帝崩。呂太后臨朝聽政。大臣患匈奴之強。將與爲和親。議使者。太后惡宦者中行說。欲去之。故使往焉。欒布諫曰。陛下之所以使中行說者。不過以匈奴驕恣。必不能善待漢使。或留之。則非我所惜。從而棄之耳。臣獨以爲不便。夫使所以達主命。釋仇講好。決疑解紛。卑不可以屈國體。高不可以激敵志。察變應機。以制事權。國之榮辱。己之休戚。非素所愛信。而知其忠且亮者。不可遣也。今中行說。刑臣也。名不齒於國士。又陛下之所素惡。夫素惡於君。則不重其君。名不齒於國士。則不重其身。臣懼其泄國情。而開敵釁也。弗聽。欒布退。謂辟陽侯曰。子不力諫。北邊自此弗寧矣。昔鄭伯惡其大夫高克。弗能去。而使帥

師以禦狄。次于河上。久而不召。衆潰。高克奔陳。春秋書曰。鄭棄其師。病鄭伯也。今使說也。如匈奴。無乃棄說。以及其介幣乎。昔晉之敗于郟也。先穀實往。楚師。楚之敗于鄢陵也。苗賁皇實在晉。此古人之償車轍也。上必悔之。

楚王患其令尹蔣呂臣之不能。欲去之。訪于宜申。宜申曰。未可。王曰。何故。宜申曰。令尹楚相也。國之大事。莫大乎置相。弗可輕也。今王欲去其相。必先擇夫間之者。有乃可耳。王蹙然曰。令尹之不足以相。楚國不惟諸大夫及國人知之。鬼神亦實知之。大夫獨以爲未可。寡人惑焉。宜申曰。不然。臣之里有巨室。梁蠹且壓。將易之。召匠爾。匠爾曰。梁實蠹。不可以不易。然必先得材焉。不則未可也。其人不能堪。乃召他匠。束羣小木以易之。其年冬十有一月。大雨雪。梁折而屋圯。今令尹雖不能。而承其祖父之餘。國人與之素矣。而楚國之新臣弱。未有間者。此臣之所以曰未可也。

趙人患鼠。乞猫于中山。中山人予之猫。善捕鼠及雞。月餘。鼠盡而其雞亦盡。其子患之。告其父曰。盍去諸。其父曰。是非若所知也。吾之患在鼠。不在乎無雞。夫有鼠則竊吾食。毀吾衣。穿吾垣墉。壞傷吾器用。吾將飢寒焉。不病於無雞乎。無雞者。弗食雞則已耳。去飢寒猶遠。若之何而去夫猫也。

客有短吳起於魏武侯者曰。吳起貪。不可用也。武侯踈吳起。公子成入見曰。君奚爲踈吳起也。武侯曰。人言起貪。寡人是以不樂焉。公子成曰。君過矣。夫起之能。天下之士莫先焉。惟其貪也。是以來事君。不然。君豈能臣之哉。且君自以爲與殷湯周武王執賢。務光。伯夷。天下之不貪者也。湯不能臣務光。武王不能臣伯夷。今有不貪如二人者。其肯爲君臣乎。今君之國。東距齊。南距楚。北距韓趙。西有虎狼之秦。君獨以四

戰之地處其中。而被五國頓兵坐視。不敢窺魏者。何哉。以魏國有吳起以爲將也。周詩有之曰。赴赴武夫。公侯干城。吳起是也。君若念社稷。惟起所願好。而予之。使起足其欲。而無他求。坐殲五國之師。所失甚小。所得甚大。乃欲使之飯糲茹蔬。被短褐。步走以供使令。起必去之。起去而天下之如起者。卻行不入。大梁君之國空矣。臣竊爲君憂之。武侯曰。善。復進吳起。

郁離子疾病。氣苑痰結。將散之。或曰。痰榮也。是養人者也。人無榮則中乾。中乾則死。弗可散也。郁離子曰。吁。吾子過哉。吾聞夫養人者。津也。醫家者。所謂榮也。今而化爲痰。是榮賊也。則非養人者也。夫天之生人。參地而爲三。爲其能贊化育也。一朝而化爲賊。其能贊天地之化育乎。是故俞跗扁鵲之爲醫也。浣胃滌腸。絕去病根。而阼死者生。舜禹成湯。周文王之爲君也。誅四凶。戮防風。勦昆吾。放夏桀。戡黎伐崇。而天下之亂載寧。其將容諸乎。容之無益。以戕人也。故蟲果生也。蟲成而果潰。自我而離焉。非我已。其能養我乎。弗去。是殖賊以待戕也。從子之教。吾其不遠潰矣。

蟻螻

智伯圍趙襄子于晉陽。使人謂其守曰。若能以城降。吾當使若子及孫。世世保之。守者對曰。昔者中牟之郭。圯有蟻螻。墮于河洙。擁之以旋。其翅拍拍。螻見而憐之。游而負之。及陸。謂螻曰。吾與子百年無相忘也。螻振羽大笑曰。若冬春之不知也。而能百年無忘我乎。今晉國惟無人而壅。女以天盈。盈而恃之。是壅禍也。壅禍恃盈。以蠶尾于人。天實厭之。晉陽朝亡。女必夕死。死予不寒。猶及見之。其何有於子及孫。是夕。智伯爲韓魏所殺。

郁離子曰。人之度量相越也。其猶江海之於濊泉乎。濊泉之微。積而至于海。無以尙之矣。而海亦不自知其大也。惟其不自知其大也。故其納不已。而天下之大莫加焉。聖人之爲德。亦若是而已矣。是故汧泉納濊泉。池納汧泉。溝納池。澮納溝。澮納澮。川納澮。澤納川。江河納澤。而歸諸海。故天子海也。公侯卿大夫。江河也。川澤也。庶官澮澮之類。而萬民皆濊泉也。濊泉之於海。其相去也。不亦大縣絕矣乎。而其勢必趨焉。其志之感情之達。如氣至而蟲鳴也。如雨來而礎潤也。君人者。惟德與量俱。而後天下莫不歸焉。德以收之。量以容之。德不廣。不能使人來。量不弘。不能使人安。故量小而思納大者。禍也。洧谷之鱷。不可以陵洪。濤。蒿樊之鴛。不可以御飄風。大不如海。而欲以納江湖。難哉。

介葛盧鬢。白狄辯。皆朝于魯。遇于沈猶氏之衢。相睨而失笑。從者歸而語諸館。交訾焉。魯人使執渠略與。蛄蜣以示之。弗喻。公山弗狃欲伐季氏。問于冉有。冉有曰。盍召仲尼。公山弗狃使召仲尼。或謂其人曰。子之從夫子也。祭衣而鑿食。今將恒其故。而豐其新矣。而召仲尼焉。至。必授之政。將繩子以繆。子其悔哉。乃陰嗾使者易其禮。仲尼不至。將起師。冉有曰。盍聞諸公乎。弗聽。遂以費人攻季氏。問昭公焉。師入。驚公宮。季桓子挾公以登臺。使行人辭諸費人曰。先君之事。先大夫有之。雖然。盟主實有命。今斯之事。君惟謹。君惠優渥。蔑有二命。二三子不念魯國。不謀于君。而怫臨以兵。其若君與社稷何。且吾聞之。鳶不嚇鳥。袒裼不責夷踞。惟二三子圖之。費人曳戈而走。公山弗狃出奔齊。君子曰。公山之伐季氏也。其猶介葛盧之咻狄乎。雖欲召仲尼。卒蒙于其人。而弗果。其無成也。宜哉。

齊人伐燕。取其財。而俘其民。王朝而受俘。喜見於色。謂其大夫曰。寡人之伐燕。不戮一人焉。雖湯武亦若

是而已矣。大夫皆頓首賀。已而燕人畔。王怒曰。吾之於燕民盡心焉。一朝而畔。寡人德不足爲與。淳于髡仰天大笑。王怪而問之。對曰。臣鄰之富叟疾。使巫禱于神。神告之曰。若能活物萬。吾當爲若請于帝。去爾疾。錫爾壽。富叟曰。諾。乃使人蒐于山。羅于林。譽于澤。得羽毛鱗介之生者萬。言于神而放之。罔罟所及。鑿翅而滅足者。嘈嘈聒聒。蔽野揜谷。明日而富叟死。其子往泣于巫曰。神亦有迂乎。問之以實。對巫笑曰。有是哉。是女實自迂。非神迂女也。今燕之君臣相爲不道。而民無故也。君伐而取其財。遷其居。冤號之聲。旬般天地。鬼神無所依歸。帝怒不可解矣。而曰不戮一人焉。夫人飢則死。凍則死。不必皆以鋒刃。而後謂之殺之也。周詩曰。樹怨以爲德。君實有焉。而以尤燕民。非臣之所知也。

郁離子曰。嗚呼。天下之亂也。天亦無如之何矣。夫天下之物。動者植者。足者翼者。毛者保者。皦皦如也。沸如也。羣如也。森如也。出出而不窮。連連而不絕。莫非天之生也。則天之好生。亦盡其力矣。盡其力以生之。又盡其力以殲之。不亦勞且病哉。其生也非一朝。而其殲也在頃刻。天若能如之何而爲之。則亦不誠甚矣。

楚令尹病內結區霧。得秦醫而愈。乃言于王。令國人有疾。不得之他醫。無何。楚大疫。凡疾之之秦醫者皆死。於是國人悉往齊求醫。令尹怒。將執之子良曰。不可。夫人之病而服藥也。爲其能救己也。是故辛螫澀苦之劑。碱砭熨灼之毒。莫不忍而受之。爲其苦短而樂長也。今秦醫之爲方也。不師古人。而以臆。謂岐伯俞跗爲不足法。謂素問難經爲不足究也。故其所用。無非搜洩酷毒之物。鉤吻戟喉之草。葷心量腦。入口如鋒。胸腸刮割。彌日達夕。肝膽決裂。故病去而身從之。不如死之速也。吾聞之。擇禍莫若輕。人之情也。今

令尹不求諸草茅之言。而圖利其所愛。其若天道何。吾得死於楚國幸也。

郁離子曰。膏粱可以易豆羹。狐貉可以奪縕絮。民情之常也。是故膏粱不足。豆羹可也。狐貉不足。縕絮可也。野鳥繫于籠中而馴者。以食也。籠中之不如山藪。入其籠者知之。有童子側木槩而設食。以誘鼠。多獲鼠。一夕逸其一。遂不復獲鼠。今使持稊葉之衣。麥麩之餅。而招于市曰。捨爾室。捐而服。而來與我共此。則雖其子亦走而避矣。是故不情之事。大人不爲之。

楚王好祥。有獻白鳥。白鸚鵡。木連理者。羣臣皆賀。荀卿不來。王召而謂之曰。寡人不佞。幸賴先君之遺德。羣臣輯睦。四鄙無事。鬼神鑒格。而降之祥。大夫獨不喜焉。願聞其故。荀卿對曰。臣少嘗受教於師矣。王之所謂祥者。非臣之所謂祥也。臣聞王者之祥有三。聖人爲上。豐年次之。鳳皇麒麟爲下。而可以爲祥。可以爲妖者。不與焉。故凡物之殊形詭色。而無益於民用者。皆可以謂之祥。可以謂之妖者也。是故先王之思治其國也。見一物之非常。必省其政。以爲祥與。則必自省曰。吾何德以來之。若果有之。則益勉其未至。無則反躬自勵。畏其僭也。畏其易福而爲禍也。以爲妖與。則必自省曰。吾何戾以致之。若果有之。不待旦而改之。無則夙夜祗惕。檢視聽之所不及。畏其蔽也。畏其有隱慝。而人莫之知也。夫如是。故祥不空來。而妖虛其應。今三閭大夫。放死于湘。鄢郢夷陵。皆舉于秦。耕夫牧子。莫不荷戈以拒秦。老弱餽餉。水旱相仍。饑饉無蓄。雖有鳳皇麒麟。日集于郊。無補楚國之罅漏。而況於易色之鳥。亂常之木乎。王如不省。楚國危矣。王不寤。荀卿乃退處蘭陵。楚遂不振以亡。

齊伐燕。用田子之謀。通往來。禁侵掠。釋其俘。而弔其民。燕人皆爭歸之矣。燕王患之。蘇厲曰。齊王非能行

仁義者。必有人教之也。臣知齊王急近功而多猜。不能安受教。其將士又皆貪。不能長受禁。請以計中之。乃陰使人道齊師。要降者於途。掠其婦人而奪其財。於是降者皆畏。弗敢進。乃使間招亡民。亡民首竄。齊將士久欲掠而憚禁。則因民之首竄而言于王曰。燕人叛齊。王見降者之弗來也。果大信之。下令盡收拘降民之家。田子諫不聽。將士因而縱掠。燕人遂不復思降齊。

郁離子曰。善疑人者。人亦疑之。善防人者。人亦防之。善疑人者。必不足於信。善防人者。必不足於智。知人之疑己而弗舍者。必其有所存也。知人之防己而不避者。必其有所倚也。夫天下之人。焉得盡疑而盡防之哉。智不足以知賢否。信不足以弭欺詐。然後睢睢焉。惟恐人以我之所以處人者處我也。於是不任人而專任己。於是謀者隱。識者避。智者愚。巧者拙。廉者匿。而圓曲頑鄙之士來矣。圓曲頑鄙之士盈于前。而疑與防愈急。至於術窮而身憤。愈悔其防與疑之不足。不亦痛哉。

郁離子曰。嗚呼。吾今而後知以訐爲直者之爲天下後世害不少也。夫天之生人。不恆得堯舜禹湯文王以爲之君。然後及其次焉。豈得已哉。如漢之高祖。唐之太宗。所謂間世之英。不易得也。皆傳數百年。天下之生賴之以安。民物蕃昌。蠻夷嚮風。文物典章可觀。其功不細。乃必搜其失而斥之。以自夸大。使後世之人舉以爲詞。曰。若是者。亦足以受天命。一九有則不師其長。而效其短。是豈非以訐爲直者之流害哉。或曰。史直筆也。有其事則直書之。天下之公也。夫奚訐。郁離子曰。是儒生之常言。而非孔子之訓也。孔子作春秋爲賢者諱。故齊桓晉文皆錄其功。非私之也。以其功足以使人慕。錄其功而不揚其罪。慮人之疑之。立教之道也。故詩書皆孔子所刪。其於商周之盛王。存其頌美而已矣。

天地之盜

郁離子曰。人。天地之盜也。天地善生。盜之者無禁。惟聖人爲能知盜。執其權。用其力。攘其功。而歸諸己。非徒發其藏。取其物而已也。庶人不知焉。不能執其權。用其力。而遏其機。逆其氣。暴天其生息。使天地無所施其功。則其出也匱。而盜斯窮矣。故上古之善盜者。莫伏羲神農氏若也。惇其典。庸其禮。操天地之心。以作之君。則既奪其權。而執之矣。於是教民以盜其力。以爲吾用。春而種。秋而收。逐其時。而利其生。高而宮。卑而池。水而舟。風而帆。曲取之。無遺焉。而天地之生。愈滋。庶民之用。愈足。故曰。惟聖人爲能知盜。執其權。用其力。非徒取其物。發其藏而已也。惟天地之善生。而後能容焉。非聖人之善盜。而各以其所欲取之。則物盡而藏竭。天地亦無如之何矣。是故天地之盜息。而人之盜起。不極不止也。然則何以制之。曰。遏其人盜。而通其爲天地之盜。斯可矣。

公儀子謂魯穆公曰。君知圃人之爲圃乎。沃其壤。平其畦。通其風日。疏其水潦。而施藝植焉。窅隆乾濕。各隨其物產之宜。時而樹之。無有違也。蔬成而後擷之。相其豐瘠。取其多而培其寡。不傷其根。擷已而溉。蔬忘其擷。於是庖日充。而圃不匱。今君之有司。取諸民不度。知取而不知培之。其生幾何。而入于官者倍焉。君之圃匱也已。臣竊爲君憂之。

楚使芊叔爲尹。課上最。楚王大悅。誦諸朝。孫叔敖仰天大笑。三噫。而三頓。楚王不懌。曰。令尹有不足於寡人與。盍教之。而廷恥寡人。竊爲令尹不取也。孫叔敖對曰。臣之里人有洿池。以爲利者。吳行人過楚。見其魚鼈之物也。謂之曰。我善漁。臣之里人喜爲之具。罔罟舟楫。資其行。則趨而之。其池曰。我於是乎漁。臣之

里人蹙然曰。吾惟子能取江湖之魚以益我也。若是則吾固有之矣。而焉用子爲哉。今楚國之民莫非王民矣。芊叔之尹申也。不聞有令政。以來隣國之民。而多取諸王之固有。以最其課。是剝王之股之啗王也。則王之左右皆能之矣。不惟是夫也。今王朝羣臣而誨之。羣臣不佞。由是而度王心。則相率而慕效之。以爲敵國驅。是社稷之憂也。楚王曰。善哉。乃黜芊叔。下令國中曰。下邑之大夫。有效芊叔剝吾民以最課者。服上刑。楚人大悅。三年而伯諸侯。

艾大夫曰。民不可使佚也。民佚則不可使也。故曰。有事以勤之。則易治矣。郁離子曰。是術也。非先王之道也。先王之使民也。義而公。時而度。同其欲。不隱其情。故民之從之也。如手足之從心。而奚恃於術乎。今子之民。知畏而不知慕。知免而不知競。而子之所用者。無非培克之吏。所行者。無非朝四暮三之術也。子以爲人不知之。而不知人皆知之也。故子以是施諸民。民亦以是應諸子。上下之情交隱矣。子徒見其貌之合。而不知其中之離也。見其外而不察其心者也。故自喜以是爲得計。而不思惡勞欲逸。人志所同。是故先王之養民也。聚其所欲。而勿施其所惡。今子反之。庸非罔乎。上罔下則不親。下罔上則不孫。不孫不親。亂之蘊也。詩云。彼其之子。邦之司直。子爲司直。乃不循先王之舊章。而以罔教僕。實不敢與聞。大夫雖慙。弗能改也。

郁離子謂艾大夫曰。子以爲以力毒人。而人不言怨者。其畏威也乎。懷德也乎。大夫曰。亦畏威而已矣。郁離子曰。吾始以爲夫子莫之知也。而今而後知夫子非莫之知也。夫子以鉤距隨民隱。羅其財。以供公。非得已也。夫子之心。人知之也。而夫子之所任。則非能以夫子之心爲心者也。是以民免而弗子懷也。詩云。

小東大東。杼軸其空。又曰。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熊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今茲備矣。而民不言。是怨不在口。而在腹也。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若藥之在駮。未有火以發之也。夫子而今知之矣。能無虞乎。

韓非子爲政于韓。且十年。韓貴人死于法者無完家。於是韓多曠官。王謂公叔曰。寡人欲用人。而韓之羣臣。舉無足官者。若之何哉。公叔對曰。王知夫種樹乎。臣家國東郊。世業種樹。樹之材者。松栢。栝柏。可以爲棟。梁種之。必三五年而後成。其下者。爲檉。柳。檉。榦。種之。則生。不過爲薪。故以日計之。則棟。梁之利。緩而薪之利。速。以歲計之。則薪之利。一。而棟。梁之利。百。臣俱種之。世享其利。是以富甲於韓國。臣鄰之窶。叟急慕而思效之。植松栝。不能三年不待其成。而輒伐之。以爲常。僅足以朝夕食。無餘也。今君之用人也。不待其老成。至於不克負荷。而輒以法戕之。棟。梁之材。竭矣。一朝而屋壞。臣恐東薪不足以支之也。

郁離子曰。虎之力於人。不啻倍也。虎利其爪牙。而人無之。又倍其力焉。則人之食於虎也。無怪矣。然虎之食人。不恆見。而虎之皮。人常寢處之。何哉。虎用力。人用智。虎自用其爪牙。而人用物。故力之用一。而智之用百。爪牙之用各一。而物之用百。以一敵百。雖猛不必勝。故人之爲虎食者。有智與物。而不能用者。也是故。天下之用力。而不用智。與自用。而不用人者。皆虎之類也。其爲人獲。而寢處其皮也。何足怪哉。

省敵

郁離子曰。善戰者省敵。不善戰者益敵。省敵者昌。益敵者亡。夫欲取人之國。則彼國之人皆我敵也。故善省敵者。不使人我敵。湯武之所以無敵者。以我之敵敵敵也。惟天下至仁。爲能以我之敵敵敵。是故敵不

敵而天下服。

郁離子曰。水赴壑。鳥赴林。蠅赴臭。不驅而自至者也。而奚以召之哉。利者衆之所逐。名者衆之所爭。而德者衆之所歸也。是皆足以聚天下者也。故聚天下者。其猶的乎。夫的也者。衆矢之所射。衆志之所集也。堯舜以仁義爲的。而天下之善聚焉。收天下之所爭逐者。爲之均之。不使其爭逐也。及其至也。九州來同。四夷鄉風。穆穆雍雍。以入于其的之中。桀紂以淫欲爲的。而天下之不善聚焉。收天下之所爭逐者。私諸其人。及其窮也。諸侯百姓相與操弓注矢的。其躬而射之。是故不能仁義。而爲天下的者。禍也。故秦之未帝也。天下莫彊焉。及其吞六國而一位號。不過再世。匹夫呼而與之爭。天下並起和之。莫不以秦爲辭者的。所在也。陳涉先起而先亡。以其先自王。以爲秦兵之的也。故曰。不爲事先。動而輒隨者。不爲的而已矣。昔者秦攻韓。上黨上黨之守馮亭。以上黨歸于趙。趙人受之。是以有長平之敗。趙國幾亡。夫秦之所欲取者。上黨也。兵之所加。不選其韓與趙也。惟上黨之所在耳。介山之草木。何罪而焚乎。子推之所在也。是故辭禍有道。辭其的而已矣。

秦惡楚而善於齊。王翦帥師伐楚。田璆謂齊王曰。盍救諸。齊王曰。秦王與吾交善。而救楚。是絕秦也。鄒克曰。楚非秦敵也。必亡。不如起師以助秦。猶可以爲德。而固其交。田璆曰。不然。秦虎狼也。天下之疆國六。秦已取其四。所存者齊與楚耳。譬如摘果。先近而後遠。其所未取者。力未至也。其能終留之乎。今秦豈誠惡楚而愛齊也。齊楚若合。猶足以敵秦。以地言之。則楚近而齊遠。遠交而近攻。秦之宿計也。故將伐楚。先善齊以絕其援。然後專其力於楚。楚亡。齊其能獨存乎。諺有之曰。攢矢而折之。不若分而折之之易也。此秦

之已效計也。楚國朝亡，齊必夕亡。秦果滅楚，而遂伐齊滅之。

擊搖之虛有鳥焉，一身而九頭，得食則八頭皆爭，呀然而相銜，灑血飛毛，食不得入咽，而九頭皆傷，海鳥觀而笑之曰：而胡不思九口之食，同歸于一腹乎？而奚其爭也。

晉平公作琴，大弦與小絃同，使師曠調之，終日而不能成聲，公恠之，師曠曰：夫琴，大弦爲君，小弦爲臣，大小異能，合而成聲，無相奪倫，陰陽乃和，今君同之，失其統矣，夫豈瞽師所能調哉。

無支祈與河伯鬪，以天吳爲元帥，相抑氏副之，江疑乘雲，列缺御雷，秦逢起風，薄號行雨，蛟鱓鱗鯨，激波濤而前驅者，三百朋，遂北至于碣石，東及呂梁，河伯大駭，欲走，靈姑胥止之曰：不如且戰，不捷而走，未晚也，乃謀元帥靈姑胥曰：最屨可，河伯曰：天吳八首八足，而相抑氏九頭實佐之，雷風雨雲之神，各專其能以衛中堅，蛟鱓鱗鯨，莫不尾劍口鑿，鱗鬣鏗，掉首摧山，撓鬢倒淵，而豈最屨所敢當哉，靈姑胥曰：此臣之所以舉最屨也，夫將以一身統三軍者也，三軍之耳目齊于一人，故耳齊則聰，目齊則明，心齊則一，萬夫一力，天下無敵，今天吳之頭八，而副之者又九，其頭臣聞人心之神聚于耳目，目多則視惑，耳多則聽惑，今以二將之心，而御其耳目六十有八，則已不能無惑矣，加以雲雷風雨之師，各負其能，而畢欲逞焉，其孰能一之，故惟最屨爲足以當之，最屨之冥冥，不可以智誘威脅而謀激也，而其志有必至，破之必矣，乃使最屨帥九夔以伐之，大捷，故曰：衆志之多疑，不如一心之獨決也。

常羊學射于屠龍子朱，屠龍子朱曰：若欲聞射道乎？楚王田于雲夢，使虞人起禽而射之，禽發，鹿出于王左，麋交于王右，王引弓欲射，有鵠拂王旃而過，翼若垂雲，王注矢于弓，不知其所射，養叔進曰：臣之射也。

置一葉于百步之外而射之。十發而十中。如使置十葉焉。則中不中。非臣所能必矣。

郁離子曰。多能者鮮精。多慮者鮮決。故志不一則龐。龐則散。散則潰。潰然罔知其所定。是故明生于一。禽鳥之無知。而能知人之所不知者。一也。人爲物之靈。而多欲以昏之。反禽鳥之不如。養其枝而枯其根者。也。嗚呼。人能一其心。何不如之有哉。

粵工善爲舟。越王用之良。命廩人給上食。粵之治舟者宗之。歲餘。言于粵王曰。臣不惟能造舟。而又能操舟。王信之。雋李之役。風于五湖。溺焉。越人皆憐之。郁離子曰。是畫蛇而爲之足者之類也。人無問智愚。惟知止。則功完而不毀。故以子胥之賢。而不免焉。夫子胥之入吳也。圖報其父兄之讐而已矣。及其入郢。而鞭平王足矣。夫復何求哉。乃不去。而沈其身。不知止也。

郁離子曰。水鷖翔而大風作。穴蟻徙而陰雨零。豈其知之獨覺哉。惟其所願欲。莫切於飽與安也。故孜孜以候之。氣將來而必知。惟其心之專也。是故知曠潦者莫如農。知水草者莫如馬。知寒暑者莫如蟲。故以別守關。以警聽樂。取其專也。魯人有善言易者。百家之訓。詰疏義。無不誦而記之。命之卜。則不中。吳有醫與之談脈證。必折。而請其治疾。無不愈者。故曰。誠則明矣。水鷖之知風。穴蟻之知雨。誠也。

屠龍子與都黎奕。都黎數敗。館人憐而助之。又敗。觀者皆愕。胥助焉。從者請已。曰。吾聞寡不敵衆。彼方鳩羣。知吾憂子之不勝。以圯前勞也。屠龍子弗應。坐而奕如故。都黎乃大敗。不能支。助者相顧皆失色。執子以訴。使復之。俱弗取矣。從者喜曰。神矣哉。夫子之奕也。屠龍子曰。未也。子不觀夫鬪獸乎。夫獸虎爲猛。今以虎鬪虎。則獨虎之不勝多虎也。明矣。以狐鬪虎。則雖千狐。其能勝一虎哉。多愈見其自亂也。昔者六國

合從以擯秦。辯士之爲秦者。以連衡喻之。六國果不勝。如辯士言。今者之奕。猶是也。吾嘗行于野。見兩頭之蛇。其首一東而一西。二首相掣。終日不能離其處。吾觀而悲焉。故爲巨室者。工雖多。必有大匠焉。非其畫不敢裁也。操巨舟者。人雖多。必有舵師焉。非其指不敢行也。故視聽專而事不僨。是故四海之民。聽于一君。則定。百萬之師。聽于一將。則勝。易曰。長子帥師。弟子與尸。凶。詩曰。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雖使奕秋爲之。猶當敗也。而況非奕秋者乎。吾何慚焉。

虞孚

虞孚問治生于計然先生。得種漆之術。三年樹成而割之。得漆數百斛。將載而鬻諸吳。其妻之兄謂之曰。吾常於吳商。知吳人尙飾多漆工。漆於吳爲上貨。吾見賣漆者。煮漆棄之膏。以和漆。其利倍而人弗知也。虞孚聞之。喜如其言。取漆葉煮爲膏。亦數百甕。與其漆俱載。以入于吳。時吳與越惡。越賈不通。吳人方艱漆。吳僧聞有漆。喜而逆諸郊。道以入吳國。勞而舍諸私館。視其漆甚良也。約旦夕以金幣來取漆。虞孚大喜。夜取漆葉之膏和其漆以俟。及期。吳僧至。視漆之封識新疑之。謂虞孚請改約。期二十日至。則其漆皆敗矣。虞孚不能歸。遂丐而死于吳。

若石隱于冥山之陰。有虎恆蹲以窺其藩。若石帥其人。晝夜警。日出而殷鉦。日入而燎燁。宵則振鐸以望。植棘樹墉。坎山谷以守。卒歲虎不能有獲。一日而虎死。若石大喜。自以爲虎死無毒已者矣。於是弛其機。撤其備。垣壞而不修。藩決而不理。無何。有羆逐麋來止其室之隈。聞其牛羊豕之聲。而入食焉。若石不知其爲羆也。叱之。不走。投之以塊。羆人立而爪之斃。君子謂若石知一而不知二。宜其及也。

郁離子居山。夜有狸取其雞。追之弗及。明日從者獲其入之所以雞。狸來而斃焉。身縲而口足猶在雞。且掠且奪之。至死弗肯舍也。郁離子歎曰。人之死貨利者。其亦猶是也。夫宋人有爲邑。而以賂致訟者。士師鞠之。隱弗承。掠焉。隱如故。吏謂之曰。承則罪有數。不承則掠死。胡不擇其輕。終弗承以死。且死呼其子私之曰。善保若貨。是吾以死易之者。人皆笑之。則亦與狸奚異焉。

蹶叔好自信。而喜違人言。田于龜陰。取其原爲稻。而隰爲梁。其友謂之曰。梁喜亢。稻喜隰。而子反之。失其性矣。其何以能獲。弗聽。積十稔。而倉無儲。乃視于其友之田。莫不如所言。以獲。乃拜曰。予知悔矣。旣而商于汶上。必相貨之急於時者。趨之無所往。而不與人爭。比得而趨者。畢至。輒不獲市。其友又謂之曰。善買者。收人所不爭。時來利必倍。此白圭之所以富也。弗聽。又十年而大困。復思其言。而拜曰。予今而後。不敢不悔矣。他日以舶入于海。要其友與偕。則汜濫而東。臨于巨淵。其友曰。是歸塘也。往且不可復。又弗聽。則入于大壑之中。九年得化鯤之濤。噓之以還。比還而髮盡白。形如枯臘。人無識之者。乃再拜。稽首以謝其友。仰天而矢之曰。予所弗悔。皆有如日。其友笑曰。悔則悔矣。夫何及乎。人謂蹶叔三悔。以沒齒。不如不悔之無憂也。

齊人有好詬食者。每食必詬其僕。至壞器。投七箸。無空日。館人厭之。忍弗言。將行。贈之以狗。曰。是能逐禽。不腆以贈子。行二十里而食。食而召狗與之食。狗嗥而後食。且食而且嗥。主人詬于上。而狗嗥于下。每食必如之一日。其僕失笑。然後覺。郁離子曰。夫人必自悔。而後人悔之。又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斯人之謂矣。

黔中仕于齊。以好賄黜。而困。謂象龍先生曰。小人今而痛懲于賄矣。惟先生憐而進之。又黜。象龍先生曰。昔者玄石好酒。爲酒困。五藏熏灼。肌骨蒸煮。如裂。百藥不能救。三日而後釋。謂其人曰。吾今而後。知酒可以喪人也。吾不敢復飲矣。居不能閱月。同飲至。曰。試嘗之。始而三爵止。明日而五之。又明日十之。又明日而大醜。忘其故。死矣。故猫不能無食魚。雞不能無食蟲。犬不能無食臭。性之所就。不能絕也。

句章之野人。翳其藩以草。聞啾啾之聲。發之而得雉。則又翳之。冀其重獲也。明日往聆焉。啾啾之聲如初。發之而得蛇。傷其手以斃。郁離子曰。是事之小。而可以爲大戒者也。天下有非望之福。亦有非望之禍。小人不知禍福之相倚伏也。則傲幸以爲常。是故失意之事。恆生於其所得意。惟其見利而不見害。知存而不知亡也。

犁冥之梁父之山。得碼碯焉。以爲美玉。而售之人曰。是碼碯也。石之似玉者也。若以玉價售。徒貽人笑。且卒不克售。胡不實之。雖不足爾欲。售矣。弗信。則抱而入海。將之燕。適海有怪濤。舟師大怖。徧索于舟之人。曰。是必舟有寶。而龍欲之耳。有則亟獻之。無惜。惜。肯沒矣。犁冥拊膺而哭。問其故。曰。予實有重寶。今將獻之。不能不悲耳。索而視之。碼碯也。舟師啞然忘其怖。而笑曰。龍宮無子。不能識此寶也。

姑蘇之城圍。吳王使太宰伯嚭發民以戰。民詬曰。王日飲而不虞寇。使我至于此。乃弗自省。而驅予戰。戰而死。父母妻子皆無所託。幸而勝敵。又不云予功。其奚以戰。太宰嚭以告王。請行賞。王恡不發。請許以大。夫之秩。王顧有難色。王孫雄曰。姑許之。寇退。與不與在我。王乃使太宰嚭布令。或曰。王好詐。必誑我。國人亦曰。姑許之。寇至。戰不戰在我。於是王築城。鳩夷子皮虎躍而鼓之。薄諸闔闔之門。吳人不戰。太宰嚭帥

左右扶王以登臺。請成弗許。王伏劍。泰伯之國遂亡。

鄭之鄙人學爲蓋。三年藝成。而大旱。蓋無所用。乃棄而爲桔槔。又三年藝成。而大雨。桔槔無所用。則又還爲蓋焉。未幾而盜起。民盡改戎服。鮮有用蓋者。欲學爲兵。則老矣。郁離子見而嗟之曰。是殆類漢之老郎與。然老與少。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藝事由己之學。雖失時在命。而不可盡謂非己也。故粵有善農者。鑿田以種稻。三年皆傷于澇。人謂之宜洩水。以樹黍。弗對。而仍其舊。其年乃大旱。連三歲。計其獲。則償所款而贏焉。故曰。早斯具舟。熱斯具裘。天下之名言也。

狐丘之野人。世農。農田之入儉。恆思易其業。而未有加於農者。其舅之子。騶于邑大夫。歸而華其衣。見而企焉。遂棄農而往爲騶。其主曰。汝自欲耳。余弗女逐也。三年而不返。則汝之田與廬。吾當使他人營之。無悔也。蹠而辭曰。唯。越三年。而其所事者物故。欲復歸。而田與廬皆易人矣。故主憐而召之。而其同里。皆疾其亡。故而違常也。遂惡不敢復。而塗殍焉。或以語郁離子。郁離子曰。古稱良農不爲水旱輟耕。良賈不以折閱廢市。正謂此也。吳人有養猿于籠十年。憐而放之。信宿而輒歸。曰。未遠乎。舁而舍諸大谷。猿久籠而忘其習。遂無所得食。鳴而死。是以古人慎失業也。

郁離子曰。多疑之人。不可與共事。傲倖之人。不可與定國。多疑之人。其心離。其敗也以擾。傲倖之人。其心汰。其敗也以忽。夫惟其多疑也。而後逢迎之夫集焉。惟其傲倖也。而後亡忌憚之夫集焉。逢迎之夫。道其猜而揜其明。亡忌憚之夫。盈其欺而厲其暴。然後益疑其所不當疑。而決其所不當決。敗而後悔。奚及哉。

盜子問於郁離子曰。天道好善而惡惡。然乎。曰。然。曰。然則天下之生善者宜多。而惡者宜少矣。今天下之飛者。烏鳶多而鳳皇少。豈鳳皇惡。而烏鳶善乎。天下之走者。豺狼多而麒麟少。豈麒麟惡。而豺狼善乎。天下之植者。荆棘多而稻粱少。豈稻粱惡。而荆棘善乎。天下之火食。而豎立者。姦宄多而仁義少。豈仁義惡。而姦宄善乎。將人之所謂惡者。天以爲善乎。人之所謂善者。天以爲惡乎。抑天不能制物之命。而聽從其自善惡乎。將善者可欺。惡者可畏。而天亦有所吐茹乎。自古至今。亂日常多。而治日常少。君子與小人爭。則小人之勝常多。而君子之勝常少。何天道之好善惡惡。而若是戾乎。郁離子不對。盜子退。謂其徒曰。甚矣。君子之私於天也。而今也。辭窮於予矣。

郁離子曰。蠶吐絲而爲繭。以自衛也。卒以烹其身。而其所以賈禍者。乃其所自作。以自衛之物也。蠶亦忌矣哉。蠶不能自育。而託於人以育也。託人以育其生。則竭其力。戕其身。以爲人用也。弗過。人奪物之所自衛者。爲己用。又戕其生。而弗恤。甚矣。而曰。天生物以養人。人何厚。物何薄也。人能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育天下之物。則其奪諸物以自用也。亦弗過。不能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蚩蚩焉。與物同行。而曰。天地之生物以養我也。則其獲罪於天地也。大矣。

東陵侯旣廢。過司馬季主而卜焉。季主曰。君侯何卜也。東陵侯曰。久臥者思起。久蟄者思啓。久憊者思嚏。吾聞之。畜極則洩。闕極則達。熱極則風。壅極則通。一冬一春。靡屈不伸。一起一伏。無往不復。僕竊有疑。願受教焉。季主曰。若是則君侯已喻之矣。又何卜爲。東陵侯曰。僕未究其奧也。願先生卒教之。季主乃言曰。嗚呼。天道何親。惟德之親。鬼神何靈。因人而靈。夫蒼枯草也。龜枯骨也。物也。人靈於物者也。何不自聽而

聽於物乎。且君侯何不思昔者也。有昔者必有今日。是故碎瓦頽垣。昔日之歌樓舞館也。荒榛斷梗。昔日之瓊蕤玉樹也。露蚕風蟬。昔日之鳳笙龍笛也。鬼燐螢火。昔日之金釭華燭也。秋荼春薺。昔日之象白駝峯也。丹楓白荻。昔日之蜀錦齊紈也。昔日之所無。今日有之。不爲過。昔日之所有。今日無之。不爲不足。是故一晝一夜。華開者謝。一秋一春。物故者新。激湍之下。必有深潭。高丘之下。必有浚谷。君侯亦知之矣。何以卜爲。

郁離子曰。氣者。道之毒藥也。情者。性之鋒刃也。知其爲毒藥。鋒刃。而憑之以行者。欲使之也。嗚呼。天與人神靈者也。而皆不能不爲欲所使。使氣與情得以逞其能。而性與道反隨其所如往。造化至此。亦幾乎窮矣。

郁離子見披枯荷而履雪者。惻然而悲。涓然而泣之。沾其袖。從者曰。夫子奚悲也。郁離子曰。吾悲若人之隕死。而莫能恤也。從者曰。夫子之志則大矣。然非夫子之任也。夫子何悲焉。夫子過矣。郁離子曰。若不聞伊尹乎。伊尹者。古之聖人也。思天下有一夫不被其澤。則其心愧恥。若撻于市。彼人。我亦人也。彼能而我不能。寧無悲乎。從者曰。若是則夫子誠過矣。伊尹得湯而相之。湯以七十里之國。爲政于天下。有人民焉。有兵甲焉。而用之。執征伐之權。以爲天下君。而伊尹爲之師。故得志而弗爲。伊尹耻之。今夫子羈旅也。伊尹之事。非夫子之任也。夫子何爲而悲哉。且吾聞之。民天之赤子也。死生休戚。天實司之。譬人之有牛羊。心誠愛之。則必爲之求善牧矣。今天下之牧。無能善者。夫子雖知牧。天弗使牧也。夫子雖悲之。若之何哉。退而歌曰。彼岡有桐兮。此澤有荷葉。不庇其根兮。嗟嗟奈何。郁離子歸。絕口不談世事。

楚南公問于蕭寥子雲曰。天有極乎。極之外又何物也。天無極乎。凡有形必有極。理也。勢也。蕭寥子雲曰。六合之外。聖人不言。楚南公笑曰。是聖人不能知耳。而奚以不言也。故天之行。聖人以曆紀之。天之象。聖人以器驗之。天之數。聖人以筭窮之。天之理。聖人以易究之。凡耳之所可聽。目之所可視。心思之所可及者。聖人搜之。不使有毫忽之藏。而天之所闕。人無術以知之者。惟此。今又不曰不知。而曰不言。是何好勝之甚也。

誠意伯文集卷之四

郁離子

牧緦

項羽既自立爲西楚霸王。都彭城。狙丘先生自齊之楚。牧緦請見曰。先生曷之往。先生曰。我將見楚王。牧緦曰。先生布衣也。而見楚王。亦有說乎。先生曰。楚王起草萊。爲天下除秦暴。分封諸侯。而爲盟主。我將勸之以仁義之道。帝皇之事。牧緦曰。善哉。先生之盛心也。其若楚國之勳舊何。狙丘先生不悅曰。小人亦有知乎。是非若所及也。牧緦曰。臣牧緦者也。家貧無緦。而爲人牧緦。緦蕃則主人喜。而厚其備。不則反之。故臣之牧緦也。舒舒焉。詰朝而放之。使其躡躅于叢灌之中。鼻糞壤而食腥穢。籍朽翳蒼。負塗以游。則皆自由然。不苦牧而獲主人之驩。以不後臣之備。臣西家之子。慕利而求其術。臣靳欲專之。弗以告也。西家子不能蕃其緦。主人怪之。恆不足其備。於是爲緦作寢處焉。高其垣。潔其槽。旦而出之。日未入而收之。擇草以食之。不使啖穢臭。緦弗得逸。則皆亡之野。主人怒而逐之。今楚國之休戚。臣皆緦也。緦得其志。則王喜。不得其志。則王不喜矣。遑恤乎其他。而先生欲使之易其心。以行子之道。幸而弗聽。先生之福也。其或聽焉。而不待其終。則先生之策未效。而先亡王緦。王必怒。昔者衛鞅以帝王之道。說秦孝公。終日不入耳。及

以伯術語之。曾未移時。不覺其膝之前。何哉。彼功利之君。鮮不務近而忽遠。故非堯禹。不可與言道德。非湯武。不可與謀仁義。今楚王何如人哉。其所與立功業。計政事者。非適戍之刑徒。則殺人之亡命也。攘攘其心。而炎炎其欲者也。而欲與之論道德。行仁義。是何異於被鹿麋以冠裳。而使與人同飲食哉。而王非此不可也。無乃抗先生之神。而無益於道乎。且先生之德。不如仲尼。猶霄壤也。仲尼歷聘諸侯。卒棲棲而無合。然後危于匡。困于宋。餓于陳蔡之間。幾不免焉。今楚王之威。非直孔子之時。諸侯大夫比也。先生之行。臣竊惑焉。君子謂狙丘先生有救時之心。而不如牧豎之識事勢也。

夷門之癩人。頭沒于腓。而癩代爲之元。口目鼻耳。俱不能爲用。郢封人憐而爲之割之。人曰。癩不可割也。弗聽。卒割之。信宿而死。國人尤焉。辭曰。吾知去其害耳。今雖死。癩亦亡矣。國人掩口而退。他日有惡春申君之專者。欲言于楚王。使殺之。荀卿聞之曰。是不亦割癩之類乎。春申君之用楚。非一日矣。楚國之人。知有春申君而已。春申君去。則楚隨之。是子又欲教王以割癩也。

郁離子曰。烏鳴之不必有凶。鵠鳴之不必有慶。是人之所識也。今而有烏焉。日集人之廬以鳴。則其人雖恆喜。亦莫不惡之也。有鵠焉。日集人之廬以鳴。則其人雖恆憂。亦莫不悅之也。豈惟常人哉。雖哲士亦不能免矣。何哉。寧非以其聲與。是故直言人皆知其爲忠。而不能卒不厭。諛言人皆知其爲邪。而不能卒不感。故知直言之爲藥石。而有益于己。然後果於能聽。知諛言之爲疾疾。而有害于己。然後果於能不聽。是皆怵于其身之利害而然也。是故善爲忠者。必因其利害而道之。善爲邪者。亦必因其利害而欺之。惟能灼見利害之實者。爲能辨人言之忠與邪也。人欲求其心之惑。當於其聞烏鵠之鳴也。識之。

郁離子與客汎于彭蠡之澤。風雲不興。白日朗照。平湖若砥。魚蝦之出。歿皆見。鳥如也。豁如也。左之右之。無不可者。客曰。有是哉。汎之樂也。吾得託此。以終其身焉足矣。已而山之雲出如縷。不頃刻而翳日。風激然。薄石而偃木。鼓穹窿而雷力淵。輪旋而箕簸焉。客蹙不能立。俯而噓。伏而不敢仰視。神逝魄奪。如死曰。吾往矣。吾終身不敢復來矣。郁離子曰。世事亦若是也。夫千乘之君。坐朝而臨羣臣。受言接詞。鮮不溫溫。然一朝而怒。莫敢攫其鋒。其何以異於水乎。天下之久安也。人恬不知患。謂之傲。不信而死亡於夢寐者。亡限也。無亦知汎之樂。而不知風之可畏乎。慎兢觀于呂梁。見其觸石而隳沫也。曳足而走曰。吾何爲冒是哉。沒齒而不涉。君子以爲知畏。其賢於海賈遠矣。故三峽之驚湍。望而知其能覆舟也。而蹈之以死者。不有其生者也。知汎之樂。而不知風之可畏者。未嘗夫險者也。故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聖人不與也。言其知禍而弗避也。

司城子之圉人之子。食鯀鮐而死。弗哭。司城子問之曰。父與子有愛乎。曰。何爲其無愛也。司城子曰。然則爾之子死。而弗哭何也。對曰。臣聞之。死生有命。知命者不苟死。鯀鮐毒魚也。食之者死。夫人莫不知也。而必食以死。是爲口腹而輕其生。非人子也。是以弗哭。司城子愁然歎曰。好賄之毒。其猶食鯀鮐乎。今之役役者。無非口腹之徒也。而不知圉人之弗子也。甚矣。

瑕丘子旣說秦王歸而有矜色。謂慎子曰。人皆謂秦王如虎。不可觸也。今僕已摩其須。拍其肩矣。慎子曰。善哉。先生天下之獨步也。然吾嘗聞赤城之山。有石梁五仞。徑尺而龜背。其下維千丈之谷。縣泉沃之。濕蘚被焉。無藤蘿以爲援也。有野人負薪而越之。不留趾。而達觀者皆喑喑。或謂之曰。是石梁也。人不能越。

惟若能越之得匪有仙骨乎。使還而復之。其人立而睨之。則足搖而不能舉。目運而不敢矚。今子之說秦王。是未覩夫石梁之險者也。是故過瞿唐而不慄者。未嘗驚於水者也。視狴犴而不懼者。未嘗中於法者也。使先生而再三之。則亦無辭以教僕矣。

芻叟之市。見市子之騎而都也。慕之。顧無所得馬。歸而惋形于色。一夕。乃夢騎。樂甚。寤而與其友言之。其友憐而與俱適市。僦馬與之騎。以如陌。馬見青而風嘶。而馳。駭然而驤。蹙然而若鳧。芻叟抱鞍而號。旋于馬腹之下。馬躍而過之。頭入于泥。尺有咫。其友馳救之。免歸。而謂其子曰。知命者有大戒。惟慎無乘馬而已。

郁離子曰。石激水。山激風。法激姦。吏激民。言激戎。直激暴。天下之紛紛生於激。是故小人之作亂也。由其操之急。抑之甚。而使之東西南北。無所容也。故進則死。退則死。進退無所逃也。則安得不避其急。而趨其緩也哉。夫人之有欲。如嬰兒之欲乳也。吾力不足以遏之。而又不能舒徐以開之。委曲以道之。乃欲以一介之微。挫其鋒於頃刻。是何異乎以唾滅火。以瓠捍刃也哉。聖人知其無益也。故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及其見陽虎也。則應之曰。諾。吾將仕矣。而不與之爭也。陳恆弑其君。告夫三子。不可。則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而不與之辯也。夫如是何激之有哉。是故鯀壅洪水。禹乃導而疏之。然後地平。天成之功。不在鯀而在禹。何也。激不激之謂也。

楚俗尙鬼。鬼實弗神也。而其巫謀神之。乃陰搆于邑俠。請以其利共。邑俠以其情通于國俠。故得悉聞有司之事。與訟獄之勝負。驗如響。有不用巫言。則事之已右者必左。已左者必右。於是楚人之奉巫。過於奉

王令寧違王禁而不敢違。巫言王聞之怒，命司馬戮巫而焚其祠。國人大譟相與爲譌言，於是楚旱，民皆以咎王。羣小巫並起爲譴，遍國中皆稱鬼。王與令尹謀盡殺巫，以問熊蟄父。熊蟄父曰：「是激也，未可。夫民愚而溺於禍福，彼方興用鬼而吾驟遏之，未竟其所望，而謂吾拂其情，必怨。夫怨起於微而積者也。十家之邑，一日不能戶無事，而況楚國乎？有事莫不諉諸鬼，則莫不倚鬼以尤王。其奚以禦之？不如因而亢之，小人能譟禍而不避亢，亢而後昭其詐，則不戶說而喻，然後明正其法，蔑敢違矣。」乃命羣巫推一大巫以主鬼，而復其祠。國有事亦請焉，而大選縣公平庶獄，寬征役，絕請謁，黜貪墨，國邑之俠皆屏跡。巫言多不中，民始懈。會鄙有西師，王築其國老以祈巫，巫不得先聞而失其辭。王以詰國老，國老愕弗能對，乃尸巫而爇鬼，無一人敢復言鬼。

公孫無人

柳下惠之弟跖盜于魯，魯人患之。公孫無人謂展季曰：「舜父瞽瞍而弟象，舜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有諸？展季惻然無以應。明日而之盜跖，盜跖環甲兵以自衛，揖其兄以入，還而坐，揚揚然問曰：『聖人之聚人，有道乎？』展季曰：『有。』請問之，曰：『太上以德，其次以政，其下以財。德久則懷，政弛則散，財盡則離。故德者主也，政者佐也，財者使也。致君子莫如德，致小人莫如財。可以君子，可以小人，則道之以政，引其善而遏其惡。聖人兼此三者，而弗顛其本末，則天下之民無不聚矣。盜跖怫然曰：『我之聚人也，異於是。驅之以白刃，漬之以赤血，從我者與之，其不從我者屠之，焚燒其室廬，芟翦其妻孥，蕪其土田，割其愛恩，斷絕其顧念，使之不奪不食，舍我奚適？』吾將以是橫行于天下，而非若長者之迂也。」展季啞然而返，曰：「始吾謂人無不肖。」

皆異於禽獸。由今觀之。殆不若矣。遂隱于柳下。而別其族曰柳下氏。

樊人養猴衣之衣。而教之舞。規旋矩折。應律合節。巴童觀而妬之。恥己之不如也。思所以敗之。乃袖茅栗。以往筵張。而猴出。衆賓凝眸。左右皆蹈節。巴童怡然揮袖。而出其茅栗。擲之地。猴褫衣而爭之。翻壺而倒案。樊人呵之不能禁。大沮。郁離子曰。今之以不制之師戰者。蠢然而蟻集。見物則爭趨之。其何異於猴哉。郁離子曰。人莫不親其父母也。而弗思他人之亦各親其父母也。莫不愛其子也。而弗思他人之亦各愛其子也。故有殺人之父母與子而不顧者。及其父母與子之死。則不堪其悲。是其良心之未亡。猶可道而之善也。人有不能孝於父母。而鍾愛其子者。不思父母之於己。亦猶己之於子也。是其良心雖亡。而猶有存者。亦未至于不可道而之善也。是故聖人立教。因其善端而道之。使之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生之者天地父母。而成之者君師也。不然。名雖曰人。與禽獸何別焉。

熊螫父謂子離曰。今有病渴。而刺漆汁以飲之。可乎。曰。不可。育魚于池。而患獺。則毒其水。可乎。曰。不可。曰。然則子之王亦未之思也。甚矣。王患民賦之不均也。而用司馬發。司馬發極人力之所至。務盡收以爲功。見利而不見民。民入不足以爲出。老弱餓殍。田野荒虛。而王未之聞也。王患敵寇之未弭也。而用樂和樂。和說士卒以剽掠。見兵而不見民。民視之猶虎狼。所過妻孥不保。而王未之知也。是何異乎刺漆汁以止渴。毒池水以禁獺哉。王如不寤。吾恐民非民。而國非王國矣。

石羊先生倚櫬而歎曰。嗚呼。予何爲其生乎。人皆嫉嫉。我獨離離。人皆養養。我獨罔罔。謂天之棄之乎。則

比人爲有知。謂天之顧之乎。則何爲使予生於此時。時乎命乎。我獨于罹。東乎西乎。南乎北乎。吾安所歸。獨不如魚與鼈乎。潛居于坻。又不如鴻與鴈乎。插羽而飛。何不使之爲土爲石乎。而彊生以四肢。又何不使之冥冥木木。不知痛痒。以保其真乎。而予之以致寇之貨。陷之以不測之機。於是悲風振天。四野淒涼。浮雲不行。霰雪交零。日月爲之無光七日。

郁離子曰。小人其猶膏乎。觀其皎而澤。瑩而媚。若可親也。忽然染之。則膩不可濯矣。故小人之未得志也。尾尾焉。一朝而得志也。岸岸焉。尾尾以求之。岸岸以居之。見乎聲。形于色。欲人之知也。如弗及。是故君子疾夫尾尾者。

岐山之鷹。旣化爲鳩。羽毛爪觜。皆鳩矣。飛翔于林木之間。見羣羽族之黶然集也。趨然忘其身之爲鳩也。虺然而鷹鳴焉。羣鳥皆翕伏。久之。有鳥翳薄而闌之。見其爪觜羽毛皆鳩。而非鷹也。則出而噪之。鳩倉皇無所措。欲鬪則爪與觜皆無用。乃竦身入于灌。鳥呼其朋而逐之。大困。郁離子曰。鷹天下之鷲也。而化爲鳩。則旣失所恃矣。又鳴以取困。是以哲士安受命而大含忍也。

莒比離公城莒。視絳都。正輿大夫諫曰。晉天下之大國也。而作絳都。三年然後成。民猶弗堪。而況於莒乎。蕞爾國於晉。不百一。以一企百。何異乎以羔服象乘乎。且城成而與守者。民也。悉莒國之人。不直晉一邑。而矧敢視絳。苟有事焉。民集于一隅。三則否矣。乃損而參之。盡役其老幼。五年而不畢。楚師伐之。民不戰而潰。君子謂莒比離公之智。不如螻。螻計其徒之多寡。以作室。有戒則徙。徙各執其事。有蜚者負其蜚。無相以也。今爲國而不量其力。不喪何待。

郁離子曰。食主于療飢。其功在飽。而甘旨不與焉。衣主于御寒。其功在煖。而華飾不與焉。飽煖。主也。甘旨華飾。客也。言文而不信。行詭而不實。是專事爲客而亡其主也。是猶構九成之樓。而以竹柱也。嗚呼。人之於事也。能辨識其何者爲主。何者爲客。而不失其權度。則亦庶幾乎寡悔矣夫。

屠龍子失馬。而治厩人曰。晚矣。屠龍子曰。折肱而學醫。未晚也。昔者齊桓。晉文。公皆先喪其國。而後歸爲五伯。越王句踐。棲于會稽。而後滅夫差。作諸侯長。知武子囚于楚。而後歸相晉侯。光復先君之業。孫子則足。而後爲大國師。破軍斬將。威動天下。伍子胥喪家出奔。而後入郢。復其兄父之讎。范雎折脅拉齒。棄于箠中。而後相秦。斬魏齊。此三君四大夫者。方其逃奔困厄之際。孰不謂其當與枯荄落葉。同腐土壤。而一旦光輝煥赫。使人仰之如日。星之在上。向使其甘於危亡。而自暴也。則亦已矣。如七月之旱。禾不生矣。猶可芟而望其穰。若以爲晚而遂棄之。田卒荒矣。數月而馬歸。人服其讖。

齊宣王與盼子游于囿。出鳥獸魚鼈而觀之。見其馴狎而不驚也。洋洋然有喜色。盼子問曰。王何以能使之若是哉。王曰。吾惟其性之欲。而弗逆焉耳。盼子曰。王必以山林處其狐狸猴猿。沼處其魚鼈。而澤處其鴻鴈乎。王曰。然。盼子曰。王必以肉飽其虎豹。果飽其猴猿。稻粱飽其鴻鴈。鷄鶩飽其狐狸乎。王曰。固然。盼子曰。使虎豹一日無肉。猴猿一日無果。鴻鴈一日無稻粱。狐狸一日無雞鶩。則王能安之乎。王曰。不能也。今欲以澤沼處虎豹。狐狸猴猿。而山林處鴻鴈魚鼈。則王能馴之乎。王曰。不能也。曰。然則王之所以處鳥獸魚鼈。無不得其所矣。彼必感王之德。而知所以報王矣。今濟與洸。闢河濟。洸泗同溢。民庶流離。無人以拯之。臣請舉豹。三晉合兵伐我。侵車東至阿。無人以治之。臣請舉虎。瀛博之間。海溢水冒于城郭。無人以

疏之。臣請舉鼈。四郊多壘。烽火不絕。狗偷鼠竊。乘時而興。無人以治之。臣請舉狐。戎卒相持。千里餽餉。黍不登。倉廩空竭。無人以理之。臣請舉鴈。禮典違闕。紀法失守。敵國使至。無人以應之。臣請舉猴。忠信不孚。民隱其情。斷獄多辟。無人以明之。臣請舉猿。力本無貲。草萊滋蔓。田野荒蕪。無人以關之。臣請舉狸。而王可以坐鎮齊國矣。王勃然色變。盼子曰。王無怪也。臣以爲王不惜桑麻之地。以爲山林沼澤。不惜人食以養禽獸者。爲其足以承王之任使也。今皆不可。則必於人乎取之。而王之待士。未見有惟其性之欲。而非逆者也。未見有處之必以其處。而食之必以其食者也。則王之所重輕。人知之矣。而又欲繩之以王之徽纆。範之以王之渠度。彊之以其所不能。迫之以其所不願。則任王之事者。非圖舖饜。則有所不得已焉。耳。而欲望其悉心竭力。與王共治齊國。是何異乎築枯籬以防水。鑽朽木以取火哉。於是宣王豁然大寤。投案而起。下令放禽獸。開沼澤。與民共之。禮四方之賢士。立盼子以爲相。齊國大彊。秦楚致霸。盼子之力也。

蛇蝎

楚人有見蛇蝎而必殺之者。又有曲爲之容。而惟恐人之傷之者。或曰。斯二者孰是。郁離子曰。其亦殺之者。是而容之者。非耳。或曰。人有害於人。傷成而受罪。律也。今蛇與蝎。未嘗傷人。而輒殺之。不已甚乎。郁離子曰。是非若所及也。夫人與物之輕重。較然殊矣。蟲蛇之無知。而欲以待人者待之。不亦惑乎。昔者周公命庭氏射妖鳥以救日之弓。救月之矢。又命若篾氏掌覆妖鳥之巢。著爲典訓。故孫叔敖見兩頭之蛇。殺而埋之。其母以爲陰德。君子不非焉。況毒人之蟲。中之者不死則瘻。而曰必待其傷成而後可殺。是以人

命同於蟲蛇。其失輕重之倫不亦甚哉。近世之爲異端者。以殺物爲有罪報。而大小善惡無所別。故見惡物而曲爲之容。私於其身爲之。而不顧其爲人之害。其操心之不仁可見。吾故曰。是非若所及也。

吳王夫差與羣臣夜飲。有鴟鴞鳴于庭。王惡。使彈之。子胥曰。是好音也。弗可彈也。王怪而問之。子胥曰。王何爲而惡是也。夫有口則有鳴。物之常也。王何惡焉。王曰。是妖鳥也。鳴則不祥。是以惡之。子胥曰。王果以爲不祥而惡之與。則有口而爲不祥之鳴者。非直一鳥矣。王之左右皆能鳴者也。故王有過。則鳴以文之。王有欲。則鳴以道之。王有事。則鳴以持之。王有聞。則鳴以蔽之。王臣之順己者。則鳴以譽之。其不順己者。則鳴以毀之。凡有鳴。必有爲。故其鳴也。能使王喜。能使王怒。能使王聽之而不疑。是故王國之吉凶。惟其鳴。王弗知也。則其不祥孰大焉。王胡不此之虞。而鳥鳴是虞。夫吉凶在人。禽鳥何知。若以爲不祥。則慮而先爲之防。求吾闕而補焉。所益多矣。臣故曰。是好音也。

屈子謂楚襄王曰。王之所以愛靳尚者。謂其善任使令。與夫國王國民王民也。靳子有事焉。非王言不獲。是楚人之聽于靳子也。以王故。然則靳子無王不可也。而王亦何賴於靳子哉。今王委國靳子。食不由靳子。則不甘于口。衣不由靳子。則不安于體。出號令不由靳子。則王心惘然。以爲不足。臣竊惑焉。昔商王受之任。蜚廉惡來輩也。惟王之所欲而奉之。揣王之心。度王之意。多方以迎合。自以爲大忠於王。而不知爲王集天下之怒。牧野之聚。王亡而身與之俱。亦何益哉。今靳子不鑒往轍。而王蠱是裕。王忱有德令。則靳子收其恩。曰。余實爲之。民弗堪命。則曰。余將若王何。利究于下。而怨歸于上。臣恐楚國之非王國也。襄王大怒。放屈子于湘江之源。屈子去楚。楚乃大弱于秦。

熊蟄父居楚。有見聞必言。不待王之問也。及其之宋。宋王雖問之。弗言。或曰。宋王之待先生。不薄於楚王。而先生或言焉。或不言焉。無乃異乎。熊蟄父曰。子亦嘗學樂乎。鼓鐘縣矣。和之以琴瑟。間之以笙磬。合止柷。敵然後八音諧。而簫韶成矣。今有陳箏筑笛。缶間以鐃。鉦和以鞀。鼓雖有鳴球。磬筦。其可以雜奏乎。是故雷不鳴于啓蟄。而鳴于日至。則天道變。雞不鳴于向晨。而鳴于宵中。則人聽惑。

郁離子曰。觀天下之作亂者。其招安之說乎。非士師而殺人。謂之賊。非其財而取諸人。謂之盜。盜賊之誅。於法無宥。秦以苛政罔民。漢王入關。盡除之。而約三章焉。殺人傷人及盜而已。秦民果大悅歸漢。漢卒有天下。由是觀之。豈非他禁可除。而惟此三者不可除乎。天生民不能自治。於是乎立之君。付之以生殺之權。使之禁暴誅亂。抑頑惡而扶弱善也。暴不禁。亂不誅。頑惡者不抑。善者日弱。以消愚者化而從之。亦已甚矣。而又崇之以爵祿。華之以寵命。假之以大權。使無辜之民。不可與共戴天者。釋其讎而服事焉。是誠何道哉。遂使天下之義士喪氣。勇士裂眚。貪夫悍客。攘臂慕效。以要利祿。故曰。勸天下之作亂者。招安之說。而世主弗寤也。悲夫。或曰。然則舞干羽而苗格。非與。曰。甚哉。俗儒之桎于文。以誤天下也。舜典曰。竄三苗于三危。又曰。分北三苗。夫竄與分北。皆非撫納降附之詞也。則豈因其來格而遂爲之哉。非人情也。聖人豈爲之。必也以兵臨之。而後分北。其來格者安之。頑不悛者竄之耳。又況于羽。非特文舞。則非曰誕敷文德。而遂弛其伐苗之謀。明矣。皋陶曰。苗頑弗卽工。帝念哉。念茲在茲。則有虞之君臣。不頃刻而忘苗。可想而見。豈若後世。衰微偷惰之君臣。以姑息爲幸。而以勸賢之爵祿。觀天下之大慙哉。盜孽以如芒之鉤。係八尺之絲。鉤牛舌而牽之。宵夜而牛隨之行。莫之違也。故世之善盜牛者。稱孽焉。郁

離子曰。是所謂盜道也。中其肯。扼其害。操其機而運之。蔑不從矣。石羊先生曰。此古人制盜之道也。今人弗能也。盜用之矣。

罔與勿析土而農耨不勝其草。罔併薙以焚之。禾滅而草生如初。勿兩存焉。粟則化而爲稂。稻化爲稗。胥顧以餒。乃俱訴于后稷曰。穀之種非良。問而言其故。后稷曰。是女罪也。夫穀由人而生成者也。不自植也。故水泉動而治其畝。靈雨降而播其種。螭蟾鳴而芸其草。糞壤以肥之。泉流以滋之。其耨也。剔其非類。不使傷其根。其植也。相其土宜。不使失其性。潔疏曠。溉舉不違時。然後可以望有秋。今女不師諸先民。而率由乃心。以遏天生。乃弗懲爾躬。而歸咎于種之非良。其庸有愈乎。

汪罔之國人長。其脛骨過丈。捕獸以爲食。獸伏則不能俯而取。恒飢焉。儻之國人短。其足三寸。捕螭以爲食。螭飛則不能仰而取。亦恒飢焉。皆訴于帝媧。帝媧曰。吾之分大塊以造女也。雖形有巨細。而耳鼻口目頭腹手足心肝腑腸毛孔骨節。無彼此之多寡也。長則用其長。短則用其短。不可損也。亦不可益也。若核之有仁。么乎其微。而根榦枝葉。莫不具矣。若卵之有殼。塊乎其冥。而羽毛觜爪。無不該矣。今女欲爲核之仁乎。卵之殼乎。是在女矣。非吾所能與也。

神仙

虺章問于羅離子。奇曰。或稱神僊有諸。曰。有之。曰。何以知之。曰。以物請問之。曰。狐獸也。老楓木也。而皆能怪變。人物之靈。夫奚爲不能恠變。故神仙人之變恠者也。恠可有。不可常。是故天下希焉。曰。神仙不死乎。曰。死。曰。何以知之。曰。天以其氣分而爲物。人其一物也。天下之物異形。則所受殊矣。脩短厚薄。各從其形。

生則定矣。惟神僊爲能有其受而焉能加之。故物之大者一天而無二天者。衆物之共父也。神仙人也。亦子之一也。能超乎其羣而不能超乎其父也。夫如是而後元氣得以長爲之主。不然則非天矣。

郁離子曰。貪與廉相反。而貪爲惡德。貪果可有乎。匹夫貪以亡其身。卿大夫貪以亡其家。邦君貪以亡其國。與天下是皆不知貪者也。知貪者其惟聖人乎。聖人之於仁義道德。猶小人之於貨財金玉也。小人之於貨財金玉。無時而足。聖人之於仁義道德。亦無時而足。是故文王周公孔子皆大聖人也。文王視民如傷。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以夜繼日。坐而待旦。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聖人之貪於仁義道德若是哉。故以其貪貨財金玉之心。而貪仁義道德。則昏可明。狂可哲。而人弗能也。故於貨財金玉則貪。而於仁義道德則廉。遂使天下之人。專名貪爲惡德。而惡之。則小人之罪也。

管豹問曰。人死而爲鬼。有諸。郁離子曰。是不可以一定言之也。夫天地之生物也。有生則必有死。自天地開闢以至於今。幾千萬年。生生無窮。而六合不加廣也。若使有生而無死。則盡天地之間。不足以容人矣。故人不可以不死者。勢也。既死矣。而又皆爲鬼。則盡天地之間。不足以容鬼矣。故曰。人死而皆爲鬼者。罔也。然而二氣之變不測。萬一亦有魂離其魄而未遂散者。則亦暫焉而不能久也。夫人之得氣以生其身。猶火之著木。然魂其燄。體其炭也。人死之魂復歸于氣。猶火之滅也。其燄安往哉。故人之受氣以爲形也。猶酌海于盃也。及其死而復于氣也。猶傾其盃水而歸諸海也。惡得而恒專之以爲鬼哉。曰。然則人子之祀其祖父也。虛乎。曰。是則同氣相感之妙也。是故方珠向月。可以得水。金燧向日。可以得火。此理之可見者也。虞琴彈而薰風生。夔樂奏而鳳皇來。聲氣之應。不虛也。故鬼可以有。可以無者也。子孝而致其誠。則

其鬼由感而生。否則虛矣。故廟則人鬼享。孝誠之所致也。不然。先王繼絕世以復明祀。豈其鬼長存而餒。乃至此而復食耶。

江淮之俗。以斗指寅申亥。爲天地水三官。按罪錫福之月。而致齋以邀祥焉。滿三年計之。多不得祥而得禍。人曰。若是乎。鬼神之渺茫也。郁離子曰。果若是。則鬼神不渺茫矣。夫神聰明而正直者也。惟其聰明也。故無蔽焉。惟其正直也。故無私焉。無蔽無私。不可欺也。則亦不可媚也。今擇其按罪錫福之辰。而致齋焉。是欺之也。焚香炳燭。朝夕稽叩拜跪。是媚之也。人之稍有知識者。不受欺與媚。而況於聰明正直之鬼神乎。今之致齋者。非濫官汙吏。姦胥悍卒。卽市井豪僧。及巨商大賈之爲富而不仁者。使鬼神果有按罪錫福之典。則斯人也。降之祥乎。降之禍乎。故曰。若是。則鬼神不渺茫矣。

郁離子觀于嶽祠。悵然嘆曰。悲哉。先王之道隱。而鬼神亦受人之誣也。而況于人乎。管豹問曰。何也。郁離子曰。若不聞聖人之言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言泰山不享非禮之祭也。今也。又從而爲之祠。形其神而配以妃。不亦誣且褻乎。夫人之生死。有天命焉。福善禍淫。天之道也。使誠有鬼司之。猶當奉若帝命。其敢受非禮之祈。而淫縱其禍福於其所不當得者乎。而祠以私之。是以濁世之鄙夫。待鬼神也。其不敬孰大焉。

海島之夷人。好鱸。得蝦蟹螺蛤。皆生食之。以食客。不食則咻焉。裸壤之國。不衣。見冠裳則駭。反而走以避。五谿之蠻。羞蜜啣。而珍桂蠶。貢以爲方物。不受則疑以逃。郁離子曰。世之抱一隅之聞見者。何莫非是哉。是故衆醉惡醒。衆貪惡廉。衆淫惡貞。衆汗惡潔。衆枉惡直。衆惰惡勤。衆佞惡忠。衆私惡公。衆媢惡禮。鶩鷓

鷓之見人而赫也。故中國以夷狄爲寇。而夷狄亦以中國之師爲寇。必有能辨之者。是以天下貴大同也。

麋虎

虎逐麋。麋奔而闕于崖。躍焉。虎亦躍而從之。俱墜以死。郁離子曰。麋之躍於崖也。不得已也。前有崖而後有虎。進退死也。故退而得虎。則有死而無生之冀。進而躍焉。雖必墜。萬一有無望之生。亦愈於坐而食於虎者也。若虎則進與退皆在我。無不得已也。而隨以俱墜。何哉。麋雖死而與虎俱亡。使不躍于崖。則不能致虎之俱亡也。雖虎之冥。亦麋之計得哉。嗚呼。若虎可以爲貪而暴者之永鑒矣。

昔鄭之間有躁人焉。射不中。則碎其鵠。奕不勝。則鬻其子。人曰。是非鵠與子之罪也。盍亦反而思之乎。弗喻。卒病躁而死。郁離子曰。是亦可以爲鑒矣。夫民猶鵠也。射之者我也。射得其道。則中矣。兵猶子也。行之者我也。行得其道。則勝矣。致之無藝。用之無法。至於不若人。而不勝其憤。悲非所當悲。烏得而不死。

郁離子曰。今有人焉。坐高堂之上。指使臧獲。則不得其心者。十恒七八。不得其心而怒。叱左右。甚之色與聲並厲。左右承顏而接言。懼其怒之將已。遷也。而亦以厲出之。受指使者。不知吾怒之所在。則倉惶而愈亂。愈不得於吾心。則吾之怒愈加。出愈厲。承顏而接言者。亦不知吾怒之所在。以意度意。愈甚而愈。吾違故小怒。則小違。大怒。則大違。雖以劍挺臨之。不能使之得吾心也。是故君子之使人也。量能以任之。揣力而勞之。用其長而避其缺。振其怠而提其蹶。教其所不知。而不以我之所知責之。引其所不能。而不以我之所能尤之。誨之循循。出之申申。不震不暴。匪怒伊教。夫如是。然後懲之。而不敢懟。刑之。而不敢怨。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如是斯可以爲民之父母矣。

秦起兵欲攻周。國人皆不與。應侯謂秦昭王曰。臣之里公孫弗忌。弱其鄰之老。而謀食飲之。莫其徒謂之曰。彼予鄰之叟也。富而嗇。吾將與若往。食飲之。其徒曰。彼雖富而甚嗇。其奚以食飲之。曰。我且盜之。其徒皆愀然。明日又欲往。其徒曰。子之謀鄙。盍更諸。曰。我將脅而取之。其不從者半。弗果往。他日又曰。請以貨先爲之市。具禮召主人而醕酢之。多取物而日稽其直。且速其子弟。以爲常。不數歲。吾將竭其藏。何如其徒皆欣然從之。夫三言者。其以不道取諸人均也。而有從不從焉者。避其名也。今周天下之共主也。無桀紂之惡。無辭而攻之。誰甘受其名。臣固知國人之不與也。

郁離子曰。樹天下之怨者。惟其重己而輕人也。所重在此。所輕在彼。故常自處其利。而遺人以不利。高其智。以下人之能而不顧。夫重己輕人。人情之所同也。我欲然。彼亦欲然。求其欲。弗得則爭。故爭之弗能。而甘心以上人者。勢有所不至。力有所不足也。非夫人之本心也。勢至力足。而有所不爲。然後爲盛德之人。雖不求重于人。而天下之人莫得而輕之。是謂不求而自至。今人有悻悻自任者。矜其能以驕。有不自己出。則不問是非。皆以爲未當。發言盈庭。則畏之者唯唯。外之者默默焉。然後揚揚乎自以爲得。而不知以其身爲怨海。亦奚益哉。昔者智伯之亡也。惟其以五賢陵人也。人知笑智伯。而不知檢其身。使亡國敗家。接踵相繼。亦獨何哉。

唐蒙與薛荔俱生于松樸之下。相與謀所麗。唐蒙曰。樸。不材木也。蒼而翳。松。根石髓而生茯苓。是惟百藥之君。神農之雨師。食之以僊。其膏入土。是爲琥珀。爰與水玉琅玕。同爲重寶。其幹聳壑而干霄。其枝樛流。其葉扶疎。爰有百藥絃箏之音。吾舍是無以麗矣。薛荔曰。信美。然由僕觀之。不如樸矣。夫美之所在。則人

之所趨也。故山有金則鑿，石有玉則劖。澤有魚則竭，藪有禽則薙。今以百尺梢雲之木，不生于窮崖絕谷，人跡不到之地，而挺然于衆覲，而又曰有伏苓焉，有琥珀焉，吾知其戕不久矣。乃裊而附于樸，鑽蝨蟮之穴，以入其條，纏其心而出焉。於是樸之葉不生，而柯枚條榦悉屬于薜荔。中虛而外皮索，籜如也。歲餘，齊王使匠石取其松，以爲雪宮之梁。唐蒙死，而薜荔與樸如故。

荆人有畏鬼者，聞槁葉之落，與蛇鼠之行，莫不以爲鬼也。盜知之，於是宵窺其垣，作鬼音，惴弗敢睨也。若是者四五，然後入其室，空其藏焉。或俛之曰：鬼實取之也。中心惑而陰然之，無何其宅果有鬼。由是物出于盜所，終以爲鬼竊而與之。弗信其人盜也。郁離子曰：昔者趙高之譖蒙將軍也，因二世之畏而微動之。二世之心疑矣，乃遇其請以怒恬，又煽其憤以激帝，知李斯之有諫也，則揣其志而先宣之，反覆無不中。於是君臣之猜不可解，雖謂之曰：高實爲之，弗信也。故曰：讒不自來，因疑而來，間不自入，乘隙而入，由其明之先蔽也。

郁離子與艾大夫偕謀盜，士有俘盜以請賞者，予之金不願，而請爵。大夫不可，郁離子請予之。大夫曰：爵，王章也，弗可濫也。郁離子曰：大夫之言是也，然吾嘗觀于圃人矣，果實之未摘，雖其家人不敢求嘗焉，及其既摘而餘，則蚊蚋皆聚而啣之矣。漢曲之處女，色若朝虹，觀者慕之，不敢求也。一旦歸于倡家，則僮子佻夫庸奴賤皂之有金者，皆得而覬之。今朝廷之尊爵，大盜得之，士之有恥者，弗欲仕矣，而猶有願之者，未之思也。矧敢斬乎？北鄙之獠人，以肉豸狗，而怒其子之竊食其膾，於是室家離心，子必悔之。或問於郁離子曰：井田可復乎？郁離子曰：可。曰：何如其可也？曰：以大德戡大亂，則可也。夫民情久佚，則思

亂。亂極而後願定。欲謀治者。必因民之願定。而爲之制。然後疆無梗。猶無間。故令不疚而行。請問之曰。天下之宴安也。人不嘗苦辛。不知亂之無所容其身。而易於怨上。故一拂其欲。則憤激而思變。有從而倡之。亂斯作矣。是故老成之人。慎紛更焉。非爲苟也。畏未得其利。而先覩其害也。故民猶馬也。廐牧以安之。豆粟以飫之。且而放之。莫不振鬣而奔風。犖鳴而牡應。嘶馳踴突。惟意所如。不可逐而辱也。及其負鹽車。歷羊腸。流汗踈足。飢不得秣。倦不得息。躡數百千里。而歸望身。懣如弗及。見圉人而歛沫。則雖鞭之使逸。否矣。及此而調之。其有不服者乎。是故聖人與時偕行。時未至而爲之。謂之躁。時至而不爲之。謂之陋。今民風不淳。而古道之廢興。欲不欲者各半。故以大德戡大亂。則井田亦可復也。

客有好佛者。每與人論道理。必以其說駕之。欣欣然。自以爲有獨得焉。郁離子謂之曰。昔者魯人不能爲酒。惟中山之人。善釀。千日之酒。魯人求其方。弗得有。仕于中山者。主酒家。取其糟歸。以魯酒漬之。謂人曰。中山之酒也。魯人飲之。皆以爲中山之酒也。一日。酒家之主者來。聞有酒。索而飲之。吐而笑曰。是予之糟液也。今子以佛夸予。可也。吾恐真佛之笑子。竊其糟也。

郁離子曰。天地之呼吸。吾於潮汐見之。禍福之素定。吾於夢寐之先兆見之。同聲之相應。吾於琴之弦見之。同氣之相求。吾於鐵與磁石見之。鬼神之變化。吾於雷電見之。陰陽五行之消息。人命繫其吉凶。吾於介鱗之於月見之。祭祀之非虛文。吾於豺獺見之。天樞之中。吾於子午之針見之。巫祝之理。不無吾於吹蠱見之。三辰六氣之變。有占而必驗。吾於人之脈色見之。觀其著以知微。察其顯而見隱。此格物致知之要道也。不研其情。不索其故。楛于耳目而止。非知天人者矣。

郁離子謂執政者曰。物之所貴於天下者。以其少有而難得也。如使明珠如沙。黃金如土。則人皆得而有之。其何以能貴乎。故服有章。爵有等。使人不可以妄覲。然後王命尊而榮辱行。此鼓舞天下之奇貨也。昔者趙王得于闐之玉。以爲爵。曰。以飲有功者。邯鄲之圍解。王跪而執爵。進酒爲魏公子壽。公子拜嘉焉。故鄙南之役。王無以爲賞。乃以其爵飲將士。將士飲之。皆喜。於是趙人之得爵飲。重於得十乘之祿。及其後。王遷以爵爵嬖人之舐痔者。於是秦伐趙。李牧擊卻之。王取爵以飲將士。將士皆不飲而怒。故同是爵也。施之一不當。則反好以爲惡。人知寶其所貴而已矣。

或曰。傳曰。天裂陽不足。地動陰有餘。然乎。郁離子曰。天道幽微。非可億也。然以吾觀之。天裂陽不足。是也。地動陰有餘。未必然也。夫天渾渾然氣也。地包於其中。氣行不息。地以之奠。今而動焉。豈地之自動乎。觀乎地之動也。蓋象夫震掉顛惕。而不爲跳躍奮舞之狀也。夫旣不爲跳躍奮舞。則豈地之自動乎。其必有以使之然矣。然則地之動也。非其自動也。由其所麗者有所不恒。而使之然也。猶舟之在水。其動也由乎水。非舟之自動也。吾固曰。天裂陽不足。是也。地動亦陽不足。而非陰有餘也。

羹藿

鄭子叔逃寇于野。野人羹藿以食之。甘歸而思焉。采而茹之。弗甘矣。郁離子曰。是豈藿之味異乎。人情而已。故有富而棄其妻。貴而遺其族者。由遇而殊之也。昔楚昭王出奔。而亡其屨。使人求之以百金。曰。吾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故論功而未及者。皆不怨。非術也。誠之感也。

郁離子曰。人有智而能愚者。天下鮮哉。夫天下鮮不自智之人也。而不知我能人亦能也。人用智而偶獲。

遂以爲我獨於是乎無所不用。及其久也。雖實以誠行之。人亦以爲用智也。能無窮乎。故智而能愚。則天下之智莫加焉。鬼神之所以神於人者。以其不常也。惟不常。故不形。不形。故不可測。人有作爲不可測者。自以爲不可測。而不知其爲人所測。故智不自智。而後人莫與爭智。辭其名。受其實。天下之大智哉。

安期生得道于之罘之山。持赤刀以役虎。左右指使進退。如役小兒。東海黃公見而慕之。謂其神靈之在刀焉。竊而佩之。行遇虎於路。出刀以格之。弗勝。爲虎所食。郁離子曰。今之若是者衆矣。蔡人漁于淮。得符文之玉。自以爲天授之命。乃往入大澤。集衆以圖大事。事不成而赤其族。亦此類也。

或問於郁離子曰。幣之不行。而欲通之。有道乎。郁離子曰。在治本。何謂治本。曰。幣非有用之物也。而能使之流行者。法也。行法有道。本之以德政。輔之以威刑。使天下信畏。然後無用之物。可使之有用。今盜起而不討。民不知畏信。法不行矣。有用之物。且無用矣。而況於幣乎。如之何其通之也。

郁離子曰。天下之重禁。惟不在衣食之數者可也。故鑄錢造幣。雖民用之所切。而飢不可食。寒不可衣。必藉主權以行世。故其禁。雖至死而人弗怨。知其罪之在己也。若鹽則海水也。海水。天物也。煮之則可食。不必假主權以行世。而私之以爲己。是與民爭食也。故禁愈切。而犯者愈盛。曲不在民矣。或曰。若是則數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時入山林。先王之禁。亦過與。曰。先王之禁。非奄其利而私之也。將育而蕃之。以足民用也。其情異矣。矧百畝之田。無家不受。而不飢不寒乎。

或問於郁離子曰。在律。婦有七出。聖人之言也。曰。是後世薄夫之所云。非聖人意也。夫婦人。從夫者也。淫也。妬也。不孝也。多言也。盜也。五者。天下之惡德也。婦而有焉。出之宜也。惡疾之與無子。豈人之所欲哉。非

所欲而得之。其不幸也大矣。而出之。忍矣哉。夫婦人倫之一也。婦以夫爲天。不矜其不幸。而遂棄之。豈天理哉。而以是爲典訓。是教不仁以賊人道也。仲尼沒而邪辭作。懼人之不信。而駕聖人以逞其說。嗚呼。聖人之不幸。而受誣也久矣哉。

九難

郁離子冥跡山林。友木石而侶猿獠。茅徑不開。草屋蕭然。隨陽公子過焉。坐定。公子作而言曰。僕不佞。竊聞先生久矣。今幸得覲玉色。趨下風。僕聞有道之士。不遺芻蕘之言。願有陳焉。先生肯聽之乎。郁離子曰。唯唯。願奉教。

公子曰。夏屋耽耽。繚以周垣。廣庭砥平。翼以飛樓。突室留春。清館含秋。高欄榻轡。以暈騫。曾臺駁沓。以雲浮。虹芳檀以承衡。獸蒼珉以負楹。浮柱錯落。以星羅。碧瓦流離。而水波。天華卉暉。而冬敷。秀木脩森。以夏涼。流景入而成霞。潛籟動以生風。晃兮如闔闔之開。忽兮若筦弦之音。於是乎。曼目蛾眉。窈窕成行。曳結煙之翠綃。鳴鏘泉之玉璫。衆樂張。華筵啓。肆金尊。澄芳醴。炮羔擊牛。烹膾燔鹿。膾玉球。臚比目。膾躍湍之魴。炙拂雲之鵲。羹月窟之兔肺。脯霧谷之豹胎。和以麟髓之酥。芼以楨桂之蕘。果則碧華之蓮。紫英之梨。霜柑盎密。丹荔凝脂。曼倩之桃。若壺安期之棗。如瓜羶肥。既飫清臠。乃薦踐笙簫。行組練。迅翔鷗。矯輕燕。燻金釭。與綺燭。激粧豔。以過電。良宵欲終。娛樂未足。鷄膠膠。以叫晨。留嘉賓。以終曲。吾願與先生同之。郁離子曰。夏書曰。酣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僕不願也。

公子曰。百頃之園。樹以美木。繁華環以曲沼。清池。黑白石沙。黝黝冥冥。峩峩亭亭。密密堂堂。畜陰洩陽。木

則女貞石楠。合歡櫻欄。桐栢楓櫨。椒桂杉榆。葉如車輪。實若垂珠。春禽嚶鳴而相求。夏蟲鼓腋以呼秋。朝陽發旭以攄虹。夕嵐凝暉而欲流。草則鼠姑玫瑰。芎蘭葭衡。莢蔣蒲菰。蘋萍浮生。丹茗抱木以垂翹。薜荔緣崖以舒榮。蔚披離以琴纓。激迅飈以揚馨。鳥則白鶻黃鶯。翠鷓錦鷄。敷羽翰。攜文章。韓韓煌煌。若彤霞之間喬雲。魚則赤鯉白鱗。鰾鮪儵鯨。斑鱗紫鱗。吹瀾生華。於是乎翠蓋飄搖。文鷁委蛇。嘉朋遠至。冠佩追隨。憩芳亭。酌瓊卮。攜佳人。泛漣漪。擾鳧鷖。發棹謳。釣游鱗。弋潛龜。奏豔歌。賦新詩。邀姮娥于洞房。累日夕而忘歸。吾願與先生共之。郁離子曰。仲尼曰。樂佚遊。樂燕樂。損矣。僕不願也。

公子曰。五都之市。列肆千區。三川之衢。大車千兩。二江之津。舳舻千艘。家僮萬人。分方逐利。西極岷隴。河源康居。大宛出馬。渥洼流玉。崑崙東窮。日本扶桑。玄菟樂浪。海岱青徐。三韓扶餘。南盡百粵。七閩蒙詔。猺氓穿胸交趾。鮫室蠶市。北陟無閭代恒。陰山北庭。卑耳孤竹。萬里沙漠。掇天琛。拾坤珍。山藏谷韞之英。蜚潛動植之精。莫不悉致。而畢陳。爰有吉量驪驥。蒼兕文犀。足躡電而追風。角納象以成形。火齊玫瑰。瓊瑤璆琳。琪樹琅玕。王母所栽。備五色。含八音。璀璨瓏璵。閃閃虎睛。獬狴旄牛。師類之毛。鬚髯披襲。以纛以纓。珊瑚海栢。若木非木。若玉非玉。蕭森櫛索。葩榼籜落。其采有葩。沉檀羅縠。腦麝之香。郁烈芬芳。苾苾翻醞。螺甲龍涎。腥極返馨。鐘乳丹沙。金芽石英。鍊而服之。變爲神仙。水晶玻璃。辟暑清塵。琉璃木難。的皪暉光。豆寇胡椒。華撥丁香。殺惡誅臊。易牙所珍。甘蕉木綿。香葛兜羅。柔暖輕涼。寒暑攸宜。翡翠鸕鷀。綵羽繡翰。玳瑁之龜。蠟質漆章。鼠毛之布。焚之炎炎。振之如霜。丹蝦之須。勁若抽虹。煥爛晶瑩。望之欲流。撫之不濡。玄象之牙。厥大盈舟。狼虎熊羆。青貂白狐。文狨青狸。赤豹之皮。獬狴蜂肆。修毛鬣鬣。媿媿蒙茸。洵美且溫。

馳毳羔絨。細若遊絲。輭若春綿。丹參紫芝。地膽天麻。靈藥千名。神農所嘗。起死回生。旋陰幹陽。蜀錦戎氈。越紙齊紈。跨海踰山。轉致流通。自北自東。自西自南。所至成市。所止成廛。於是乎鑿山出金。煮海收鹽。千插穿崖。聲翻九幽。萬竈歛煙。結爲蒼雲。蜓艇蠻舸。出沒風濤。罔觸鯨。曳鯉鯉。舉赤鱗。絡氏人。鉤鼈鬻。繪鱗。鰕。止水母。鑿蠣蠔。擒化鯤。繫翹鯤。留鮪麗。牽鯛罟。鱸。繫罾引鯉。掣罾連鮫。枕丁膠乙。兼取並積。鏃骨皮。籠磨鱗刮甲。齒牙鋒鏑。以函以戟。饗鮮桑鱸。其利什百。其重寶則有徑寸之珠。方尺之璧。騰光吐景。閃日燦月。匣不能闕。土不能蝕。可以易禍回祥。傾城奪國。吾願與先生致之。郁離子曰。傳曰。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僕不願也。

公子曰。九成之堂。十畝之庭。俯闔闔以當中。岌重門之崢嶸。甃以礪石。植以栝栢。牖以魚鱗。洞朗八樞。左右蜂房。奕奕翼翼。冬暄夏清。輿馬達于陞除。鳴騶導以升階。高坐華禰。尊嚴若神。卒列貔貅。吏排鴈行。肅肅踰躄。秩秩如也。聽欬傳聲。神擣鬼訶。發號施令。理訴決訟。出言而侍者辟易。指顧而瞻者跼蹐。千人離立。跛望顏色。其喜也溫若春日之熙。其怒也凜若秋霜之飛。雷霆起于頰舌。而死生判于筆下。吾願與先生謀之。郁離子曰。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僕不願也。

公子曰。款段之馬。黑貂之裘。囊無百錢。囊無贏金。慷慨辭家。踴躍遠游。曳裙而入公門。掉舌以動王侯。一語之合。不覺前席。更僕秉燭。熏心酣骨。執鞭爲之駭汗。虎士爲之吐舌。於是出辭成法。建畫爲律。條九章以富國。發六奇以制敵。陽謀陰間。神授鬼伏。指揮而白虹貫日。顧盼而長庚入月。蓋樽里不能測其機。孟賁不能當其決也。是以一言貴於千金。一諾重於千鈞。吹則猛虎豎毛。噓則寒谷生春。譬欬折五兵。談咲

却三軍氣使燕趙之豪。威讐齊楚之君。吾願與先生論之。郁離子曰。孔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僕不願也。

公子曰。戎卒十萬。虎賁三千。犀革之車。駕以馱騃。服以駟駘。造父御戎。烏獲爲右。士如熊羆。馬如騰龍。豁闕包然。殷谷訇丘。掛以重鎧。被以鮫函。炫耀冬冰。燁煜晨星。純鉤太阿。縵理龜鱗。雄戟揚虹。公矛掣蛇。符光發輝。上纏斗杓。乃有角端之弓。魚牙之矢。控弦而滿。月在手。覆殤而蹲。甲吞羽。黃間谿子。時力距黍。九牛引挽。發若雷吼。於是乎白羽如荼。赤羽如葑。大旆鏐旗。植以玄戈。建九旂之霓旂。蔚雲旋而森迴。山陵爲之低昂。太陽爲之寢光。乃布天衡。乃列地衝。風雲鳥蛇。龍虎翕張。屹兮如山。儼兮若城。渾渾沌沌。莫窺其形。吾願與先生將之。郁離子曰。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僕不願也。

公子曰。五方之域。有真人焉。廣大神通。浩浩無涯。其力可以幹造化。回天地。其功可以拯墊溺。拔罪苦。起死扶生。剖頑燭冥。窈窈惛惛。蕩掃六淫。寂寂默默。滌除百惑。如翦草萊。不遺一莠。如龍用壯。莫我能當。不震不搖。障翳自消。不悚不難。百怪自散。如鏡去塵。其光粲新。如蓮出水。淨無泥滓。以能不滅。不生。長存至精。不形不體。無往不在。放之無外。收之無內。幽靜恬漠。永享至樂。吾願與先生求之。郁離子曰。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僕不願也。

公子曰。太極渾渾。分爲乾坤。乾坤翕闔。結爲日月。日月代明。播爲五精。二五媾真。形而爲人。玄黃兩間。獨爲物靈。時天全也。是故軒轅黃帝。訪于廣成子。而受訣焉。其訣曰。穆清溲兮。沕杳冥。洞晃朗兮。觀吾庭。掃氛埃兮。驅蟲蛇。部署衆神兮。集于家。時風雨兮。若晦冥。疏不壅兮。待其生。調其行兮。和厥止。保其受兮。爲

孝子收六區兮歸一握。仁靈芽兮苴乃核。乘應龍兮入寥廓。吾願與先生追之。郁離子曰。語曰。死生有命。僕不願也。

公子曰。願聞先生之志。郁離子愀然曰。公子。三王既沒。孔子道塞。九流楊墨。百家並出。淫辭橫說。從橫反覆。慘害陰毒。恫疑恐惑。變幻白黑。如森之發。可使晦日。如水之激。可使漂石。縈紆迴遙。以蠹以賊。此其章者也。其矯者。則謂天地爲蘧廬。黔首爲蟲蛆。文章禮樂。皆不足爲。以輝以夸。使人染之如膏。吞之如鉤。虛浮譎詭。誑生罔死。舍形索影。慢棄倫理。此皆迷生之曲踐。蠹世之巨蝮也。方今成弧絕弦。枉矢交流。旬始攙搶。降魄流精。爲羆爲豺。爲蛟爲蛇。大失其主。化爲封狼。奮爪張牙。飲血茹肉。淫淫濇濇。沉膏膩窮。澗積骸連。太陵無人以救之。天道幾乎熄矣。而欲以富貴爲樂。娛遊爲適。不亦悲乎。僕願與公子講堯禹之道。論湯武之事。憲伊呂。師周召。稽考先王之典。商度救時之政。明法度。肄禮樂。以待王者之興。若夫旁途捷岐。狙詐詭隨。鳴貪鼓愚。傲倖一時者。皆不願也。於是公子赧然頤頰發赤。目眊舌彊。再拜受教曰。鄙人不學。乃今日始聞先生之言。如垢得滌。願爲弟子。幸甚至哉。服膺無斁。

誠意伯文集卷之五

序

送高生序

高生以敬學科舉業。將從師於閩。過予請言。以相其行。生年甫弱冠。去鄉里。違家室。以求師於千里之外。其志可謂勤矣。韓子曰。業精于勤。生既能之矣。尙何待予言以相之哉。抑予之所以勉生者。又有出於此之外也。聖人作經以明道。非逞其文辭之美也。非所以夸耀于後世也。學者誦其言。求其義。必有以見于行。問之無不知也。言之無不通也。驗之於事。則備焉而背馳。揭揭焉不周於宜。則雖有班馬楊韓之文。其於世之輕重何如耶。生燕南人也。國朝興科目。燕南人屢嘗爲舉首矣。安知異日不在生乎。故用是以爲之規也。

雙清詩序

雙清軒者。東山壽聖寺物外上人之所營也。上人名崇超。物外其號也。寺在杭州城東四十里。其會曰湯鎮。軒所儲。無他物。有水一泓。竹一林。上人日與之爲徒。故遂以名其軒也。夫天下之清者。莫如水。有節而貞者。莫如竹。伯夷以節立行。而其清至于聖。則物之清。又莫竹若也。夫人與物。情性之相得者。各從其類。

物之所處不同。則清者有時而污。非其情之本然也。今之人達而用于世。則役於事。窮則役於衣食。無憂者。莫如僧。故能遂其情。而物之託焉者。亦得以全其性也。然則上人雖欲自外於物。而物不能外之也。有詩一卷。上人作。而同聲氣者和之也。書而揭於軒者。故翰林學士吳興趙公爲之序者。括蒼劉基也。

郭子明詩集序

郭君文德。字子明。廣平人也。讀書好爲詩。有交於前。無不形之於詩。其憂愁抑鬱。放曠憤發。歡愉遊佚。凡氣有所不平。皆於詩乎平之。是故飲食非詩不甘。坐臥非詩不安。應人接物。非詩不能據其中懷。至於顛沛造次。夢寐想像。莫不有詩。思天下有一事一物不入吾詩。若已有所歉焉。於是北眺燕代。西踰岷峨。南浮江湘。東覽齊岱。困窮迫阨。寒暑枯濕。舉不足以搖其中。而惟得乎詩。可以解憂。其爲詩也。不尙險澀。不求奇巧。惟心所適。因言成章。而其自得之妙。則有人不能知。而已獨知之者。蓋孔子所謂好而樂之者歟。余嘗嘆世之人。汲汲以趨祿利。有所好樂。則決性命以赴之。朝奔夕馳。所在皆是。今子明乃違衆人之所務。而獨好我之所好。得之不足以療飢寒。而失之無傷於其身。彼之不顧。而我則爲之。蓋有所感激。而自異於人以爲高也。是固非俗子所能識也。

送別燈和尚還鄉序 并詩

有浮屠氏踵門而求見。予方以事出。不得見。明日復來。問其鄉。則世爲括人。與予爲同州。故其心尤惓惓焉。將歸。求言以贈其行。夫浮屠以離世絕俗爲教。父母兄弟且不得爲其親也。而獨惓惓於鄉人焉。何哉。今之人同里巷以居。而有不相接者。及其遇于他方。不啻如見骨肉。所適愈遠。則其情愈親。是乃人心之

所同。非待乎矯揉勉強爲也。浮屠氏割慈忍愛以爲高。宜殊乎人。而師獨不然。是蓋有見於道者也。則其爲浮屠也。豈果惑於其術之說而爲之哉。世治不古。爲民者日困。農疲于耕。而終歲不飽其食。工疲于作。而終身不得休息。士不諳於時。而纍纍無所。卽追呼徭役之可憐。誅求徵歛之無厭。皆足以累其身。愁其心。求全軀而苟安。舍是其何之乎。若師者。其迹於是。而心則有所寓乎。余旣重其敏慧。又嘉其敦鄉人之誼。故爲之言。且繼以詩。師名復祖。別燈其號也。詩曰。

閒居寡塵務。遂與嬾惰親。扣門報有客。喜見同里人。相知豈必素。鄉語情自真。北風吹大江。寒水波龍鱗。話別一何速。令我生苦辛。故山到何時。溪梅照新春。親朋或見問。爲道長清貧。

贈奕棋相子先序

禮樂射御書數之藝。君子游焉。博其理也。其不在此科者。士弗尙。吾獨於碁乎有取。蓋碁。末伎也。而有用兵之道。可以通人之智。知緩急存亡。進退取舍。有乘機應變攻守之法。避實擊虛。投閒抵隙。兼弱取亂之道。無所不備。吾嘗讀孫子十三篇。而知古人制敵之術。意奕碁必出於兵家教戰者所製。非其他娛目悅耳者比。其所以不得附於六藝者。以其爲兵也。夫兵。君子慎言之。而可以教乎哉。宜其在六者之外也。自天下爲戰國。而司馬穰苴孫武吳起之徒。公然以兵爲教。於是學戰陣者。不必寓于物以求之。而碁遂爲娛樂之具。而精其數者。亦日用而不知耳。陶士衡以周物之智。不違織芥。而不喜人爲碁。當時僚佐。實不知其可以達於兵。而徒爲費時亂日。使有知及此者。以告士衡。士衡當教人爲之。不必投其具於江中矣。儒者之道。格物以致其知。貴能推其類也。故觀水而知學。觀耨田而知治國。善推之而已矣。是故無用之

伎也。旁通之可以措大事。吾於此而知智者之不死也。相生子先兄弟皆精于棊。人無與敵焉。吾每惜其用心之專。而懼其無益於用也。故原夫制作之本意。以語之。方今寇盜竊發。武夫環視如林。無或能出一謀。發一慮。生能基之策乎。使不曠日糜粟。以憂農民。不亦偉哉。

海寧州賈希賢義塾詩序

人有積貨財而不能散者。君子謂之愚。知散之而不要諸道。其爲愚一也。故有捐貲產以廣異端。而徼非望之福者。非徒無益。且受誑而甘心焉。凡若此者。蓋不可一二數也。若海寧賈希賢者。非卓然有異於人乎。賈氏爲海寧大家。而希賢益厚。念邑之子弟多不知學。或貧不能自致師以學。乃構宇買田。招名儒以爲師。俾鄉里之俊秀。與閭巷之童兒。莫不來學。其食飲器用。咸取給於賈氏。嗚呼。可謂積而能散。散而得其道者矣。今天下學校。責在守令。往往不暇顧而視爲文具。至考滿不能備六事。而阻其仕進者不少。則今之官海寧者。一何幸耶。得賈氏以爲其民。州之子弟。得賈氏而皆振起于學。彼爲守令者。從而收其功。則不惟有功于其州之人。而爲之司牧者。亦有賴焉。其爲利豈不博哉。使人人效之。而不見三代之化。吾不信也。

沙班子中興義塾詩序

至正十一年春。三月十有五日。沙班子中來言曰。吾居杭有年矣。杭於江南。視他郡爲大。民多而儒少。豈教育之未至乎。吾嘗得隙地于慶遠安撫沙公。願築室以爲義學。招子弟以教。而土木樹築之資。無所出。可若何。余聞而嘆曰。方今天下郡縣。無不有學。名山古蹟。又有書院。咸設學官。杭之城郡縣學及書院。凡

四處生徒蟻集。省憲臨焉。又何俟於子之室乎。子中曰。噫。是子不知余也。子以爲予之學。猶官之學與。非也。予請爲子言學。夫學也者。學爲聖人之道也。學成而以措諸用。故師行而弟子法之。是故搜羅天人。究極古今。旁通物情。達其智也。齊明盛服。非禮勿動。薦其敬也。見惡則違。見善則隨。敦其仁也。存心養性。樂道尊德。致其大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盡其細也。忠信謹愨。固其內也。貌言容止。閑其外也。詩書六藝。昭其文也。剛毅木訥。培其質也。親賢友仁。以輔德也。幼幼長長。順天則也。夫學。智以周之。敬以一之。仁以行之。立乎大。不遺乎細。嚴乎內。不弛乎外。文以藻之。質以榦之。於是乎德成而不失其則。今之學。主以文墨爲教。弟子上者華而鮮實。下者習字畫以資刀筆。官司應酬廩粟之外。無他用心。其亦異乎予之所欲爲者乎。夏之校。殷之序。周之庠。吾不得而見之矣。而有志焉。道之將行也。夫吾室之成。未可知。道之不行矣。夫吾固將以盡吾心。終吾年。縱不能行于今。庶其或垂于後。予聞而壯之。書其言以爲序。予聞湖浙之間。多富而好禮者。有與子中同志。尙能爲子中成之。

送月忽難明德江浙府總管謝病去官序

余昔宦游高安。高安與臨江鄰。臨江故多虎狼之卒。凡居城郭者。非素良家。咸執鞭以爲業。根據蔓附。累數百千輩。以鷹犬于府縣。民有忤其一。必中以奇禍。官斥弗任。則羣搆而排去之。獄訟興滅。一自其喜怒。有訴于官。非其徒爲之所。雖直必曲。獲其助者。反是。百姓側足畏避。號曰笏鼓。人莫解其意。或曰。謂其部黨衆。而心力齊也。余每聞而切齒焉。無能如之何也。會朝議以蒙古色目氏參佐簿書曹官。於是江浙行省掾史月忽難公。獲選爲臨江路經歷。下車訪民瘼。按宿獄。凡壅滯不決者。皆笏鼓之。徒爲之。督所屬逮

捕窮其姦狀。而上下夾爲覆胃。公執正議。愈奮曰。吾誓不與鼠子俱立於此。衆不能沮。於是事露者伏其辜。餘黨悉斂。亦退散。農民入城市。相謂曰。微經歷。我與爾敢來此乎。予聞甚喜。且慶朝廷之用得其人也。後數歲。乃識公子京師。公時奉使自湖廣還。民譽獨籍籍。予又爲大喜。至正己丑。公爲江浙財賦副總管。因得相與爲文字交。公素有足疾。辛卯六月。以病去。薦紳之士咸祖送北門外。酒酣有起而歌者曰。淇盧可以斷犀。而之以割雞。隋珠可以照車。而之以彈烏。吁嗟兮。吾安所如。客有和之曰。松柏在山兮。匠石求之。夜光在璞兮。卞和識之物。固有遇兮。遇當有時。因相顧大笑。賦詩爲別。而劉基序焉。

章秀才觀海集序

桐江章正則。好學能詩文。名其集曰觀海。予覽而大其志。夫志道之正也。立乎其大。而小者不遺焉。斯得之矣。是故天下惟海爲大。求其大而。不於海。非知大者也。故錡釜之型。不鑄鼎鼐。藿菽之實。不生松柏。無他。先居乎其小也。是故知海。斯知學矣。今夫海之爲物。浮天地。納日月。汗漫八極。人見其大也。曷致哉。鯨龍鰕蟹。無不有也。江河溝瀆。無不收也。動之不知其所爲。流之不知其所歸。變幻倏忽。杳冥莫測。觀海者。知海之所以大乎。則其造也。不可量矣。予旣嘉章子之志。故爲序以勉之。

送海寧張知州滿任去官序

至正辛卯夏五月。劉顯仁自海寧來。致其友賈希賢之言曰。海寧瀕海。爲斥鹵地。民勤而貧。吏肆而鬻。積有日矣。自我知州張侯來鄉。不見吏卒易其業。田疇屢豐。旅葆不札。庭不宿訟。囚無留獄。租賦時集。木索不用。譁訐之聲。化爲弦誦。大民儒儒。小民愉愉。朝出暮歸。謳歌滿途。三歲之間。洋洋乎里閭。不知時節之

我祖今且代去。欲留之不可得也。請爲言以餞之。予聞而嘆曰。美哉張侯。今之爲人牧。已代而使人思之者。鮮矣哉。居于位則畏其威。且滿則相視如途人。甚則排而去之。惟恐其弗亟也。間有欲之者。非素所暱愛。則爲卒若吏。於民無與焉。夫設官所以爲民也。官爲父母。民爲子。爲父母而使其子不我愛。亦獨何哉。故善爲官者。猶農夫之善爲田也。嘉穀以爲親。稂莠以爲讎。是故獲乎吏卒者。必不獲乎民。獲乎強暴者。必不獲乎善人。今張侯能使民惜其去。而希賢又爲善士。興義學以淑鄉里。其所慕尤不苟。仲尼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張侯有焉。予雅知劉君。其言必信而有徵也。是爲序。

槐陰讀書圖序

槐陰讀書圖者。嘉興吳仲圭所爲。姑蘇王行道作也。王氏之先。有植三槐于庭。而期其後必爲三公者。後果如其言。爲宋賢相。今仲圭之作此也。其將勗行道以力學。而履前人之發也乎。夫盛德大業。有志者成之。聖賢與我皆人也。企斯及之矣。故與人交。必常有所勗者。朋友之盛心也。觀聽動息。凡有所接。必使可以有所警者。進脩之善道也。然則斯圖豈玩好之云乎。雖然。吾願益有以勗之。夫王氏之先。所以致位宰相者。抑由乎槐耶。非與植柏于大別。而冀似禹。求南國之棠。而憩焉。曰。吾以繼召伯也。可乎哉。晉公之行事。載在史官。若三槐者。蘇子所謂德之符也。思其人。象其德。今之槐。猶昔之槐也。不然。彼園之檀。其下維穀而已矣。吾子勗之。使後人之慕此圖。如今人之慕三槐。則偉矣。於是乎言。

送海寧尹知州之官序

國家憐黔首之未寧。乃大選守令以熙庶績。非名實素聞於上下者弗任。且以六事考覈其殿最。責至重。

也。東平尹希善。由餘杭主簿。江浙行省掾史。遂昌宣城縣尹。溫台海道千戶。皆能其職。故得舉爲海寧知州。將之官。相與交游者。咸爲詩以餞之。而屬其序於子。予惟今之人。類多喜諛。心竊非之。夫求言於人。而得諛。不如勿求。與人言而進以諛。是不以賢人君子待其人。不恭莫大焉。故願獻其規。而不以頌。今天下又安而盜賊姦宄竊發不禁。何哉。爲守令者。非其人耳。天子有民不能徧治。故托之守令。故守令謂之民牧。夫牧也者。受人之牛羊而牧之。必爲之豐其水草。適其寢訛。去其癘蠱。驅其豺狼。然後物生遂。而牧之道得矣。是故悍卒猾吏。民虎狼也。苛徭橫斂。民癘蠱也。虎狼不屏。癘蠱日生。寢訛失時。水草乏絕。則亦日就死亡而已矣。惡在其爲牧也。夫好安樂而惡憂患。人情同之。盜賊之刑。自死而族。人豈願爲之哉。必有大不得已。然後寧蹈不測。以苟旦夕之命。誠能順而撫之。吾未見其弗寧也。海寧爲瀕海邑。民勞而貧久矣。孟子曰。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于今之時。抑亦可以謂之易而非難矣。行矣尹侯。國家之寄。朋友之祝。百姓之望。皆於是乎。在他日惠政之碑。又當爲君書也。

送柯上人遠游詩序

古之人有違其家而游四方者。何哉。孔孟志於道。儀秦志於利。司馬子長志於文。其所志不同。而欲行其志也。則同。墨子之道。異乎聖人。而走不黔突。無亦欲以其所得乎師者。傳之於人。與是皆有所爲而爲也。浮屠柯上人者。予之同邑人也。客游于淨慈。淨慈之主者。舉以任其寺之事。善焉。於是羣寺之聞上人者。競舉以爲其住持。上其名于宣政院。會他僧有以賄求住持者。事聞院官。院官怒。併其餘悉罷之。上人遂拂衣游金陵。且泝大江。觀衡湘。陵巴漢。沔秦隴。北覲天都。至于五臺。略恒碣而歸。將行。過余求言焉。夫

人方。外人也。固不以利役其身。而爲文。又非所嗜好。抑將學孔孟與。則上人墨氏徒也。今浮屠之道大。上行于世。金碧焜耀。彌天下。貝葉之書。家畜而人誦之。不必走四方以施教。則又異乎墨子者矣。予又何言以贈之哉。予蓋因是而重有所感矣。今之爲士者。欲游四方。行李之往來。豐則患於盜賊。約則患於資糧之乏。裘馬之敝。當何所取給哉。獨浮屠以其徒爲一體。所至則如歸焉。窮山際海。何往而不可也。然則上人之游。維其時矣。予學孔氏者也。不能作浮屠語。故以是爲贈云。

竹川上人集韻序

昔邵子以音聲窮天地事物之變。莫能逃其情焉。邵子沒。雖有書。不得其傳。故有能言而莫精其義者。則於聲之輕重清濁。且不能辨。尙何望其造前人之微妙也哉。余初來杭時。識竹川上人于祥符戒壇寺。見其爲歌詩。清越有理致。遂相與往來。因語及聲音之學。而出其所爲書。則集凡天下之音聲。比其開發。收閉之類。而各使相從。凡有聲而無字者。咸切而註之。審音以知字。因母以識子。如指其掌也。予問之曰。師其精于邵子之術乎。則笑而不應。余嘗思浮屠氏離世絕俗。而自外乎人羣。以爲高也。近世之業之者。異焉。以浮屠居其身。而其營營汲汲。每生死利欲。殆有甚於俗之人。蓋舉天下皆若是矣。今上人爲浮屠。而志於儒。不泯於流俗。而著書以爲樂。年已老而愈不倦。是豈可以常人目之哉。自古有避世之士。非一途矣。晨門荷蕢。偶耕賣藥。亦各隨其所處。以求其志。若上人者。其避世之徒歟。其書之蘊。予不能知。而其人則予深知之矣。是爲序。

全嬰堂序

術有可以寓道者。其醫乎。夫濟人利物。無位者不能焉。惟醫以救死扶生爲功。苟志於斯。使惻隱之心恆存而不死。豈非爲仁之機括耶。故術之近道者。莫如醫。醫之爲功。昭晰不昧。故於術爲難。至于嬰兒之醫。則難乎。又難矣。是故古人語治天下。曰如保赤子。夫赤子無知。疾病痛痒。飢飽寒煖。一聽於人。而不能告。死生存亡。無所歸咎。天下之難保者。孰有甚于赤子哉。故又曰。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言不可以鹵莽。虛僞爲也。嗚呼。治天下者。果能存是心乎。吾不得而知也。得見善醫者。亦可以自慰矣。武林忻生。儒者也。而工爲醫。以全嬰名其堂。先難也。夫以儒爲醫。固當與常醫殊。他日達而用于時。則又舉其爲醫之心。而措之。豈曰小補云乎哉。

鄭士亨東游集序

予始與豫章鄭士亨遇于杭。察其人。玩其文。遂與爲忘年交。日相過。談文章。劇晝夜。如不及。有所得。則各相自慶慰。呼酒共飲。至醉。近世之爲文。非達官貴人及善諛。不諧於時。士亨不能諛。又不仕。故不敢以文示于人。而自以爲賢於博奕。書而藏之。或獲傳於後世。則亦可以懲創感發。不爲無益。而不悖乎古聖賢之意。雖不望其必傳。而亦未嘗不欲其傳也。其年冬十月。有牛諒者。見鄭子之文。大喜。率其友聞正。集而刻之于梓。求予爲序。予甚異之。夫縣黎之處。璫中。雖不自售。而不能闕其璫。謂卞和之不恆有可也。而謂世之無卞和也可乎哉。余嘗謂鄭子之文。獨予識之。而不意復有二子。彼二子者。好爲文。則不取諸時人之所趨。而獨慕於居下位之鄭子。何耶。予旣喜鄭子之文。獲傳于世。而又喜有二子。能識世人之所不識。而自拔于流俗。以爲之傳也。於是乎序。

照玄上人詩集序

予初來杭時。求士于鄭希道先生。先生爲余言。照玄上人之爲詩。雄俊峭拔。近世之以能詩名者。莫之先也。余素知鄭君善鑒。而言不過。心常懷之。及訪于杭人。無能言上人之能詩者。心竊恠之。及余徙居白塔之下。而上人乃住持萬松嶺之壽寧寺。於是始得徧觀其所爲詩。蓋浩如奔濤。森如武庫。峭如蒼松之棲懸崖。凜乎其不可攀也。而憂世感時之情。則每見于言外。嗚呼。是宜不以詩聞于杭之人矣。夫詩何爲而作哉。情發于中。而形于言。國風二雅。列于六經。美刺風戒。莫不有裨於世教。是故先王以之驗風俗。察治忽。以達窮而在下者之情。詞章云乎哉。後世太師職廢。於是夸毗戚施之徒。悉以詩將其諛。故溢美多而風刺少。流而至于宋。於是誹謗之獄興焉。然後風雅之道。掃地而無遺矣。今天下不聞有禁言之律。而目見耳聞之習未變。故爲詩者。莫不以哦風月。弄花鳥。爲能事。取則於達官貴人。而不師古。定輕重於衆人。而不辨其爲玉爲石。惛惛恹恹。此倡彼和。更相朋附。轉相詆訾。而詩之道。無有能知者矣。然則上人之不以詩稱於今之人。不亦宜哉。嗚呼。有伯樂而後識馬。有匠石而後識梧。自古以及于今。伯樂幾人。匠石幾人耶。抱奇材而不遇。以泯死者。不少矣。予旣重上人之詩。而有悲夫人之不知鄭先生之爲伯樂匠石也。故爲序其端焉。

送熊文彥歸江西序

傳曰。君子以友輔仁。天下之大倫五。友其一也。是故聖人論友。必備道其損益之故。友之爲道。豈易言哉。近世學者。率不好聞己過。未有善而欲人揚。見愛己則諱。見不若己則肆。藻于外。不求于中。詆異而黨同。

附勢而傳聲。靡靡揚揚。柔柔如也。而與之友。能無損乎。故論友之益者。曰直。曰諒。而又曰多聞焉。夫直矣。諒矣。而所聞不多。則箴規獎勸。未必盡合乎古。而適于今。吾未見其能益也。嗚呼。友之爲道。豈易言哉。予居杭三年。而得江西鄭士亨。無何。又因鄭子。而得熊文彥焉。觀其人理而溫。又亮以莊。恢乎其有容。且年方壯。氣方銳。學業方日新。識見方廣。如泉之始出。鴻之始發。勾萌之方達也。因命曰。交相爲助。於是方自慶。其各有所益也。比歲暮。予歸浙東。而二子亦相率歸于豫章。迺命酒以別。而爲之言曰。古人之爲學也。未嘗自謂已至。仲尼大聖也。曰。假我數年。卒以學易。衛武公大賢也。九十猶陳抑戒。而況於吾儕也乎。歲月如流。時不再得。耨之不勤。其實不粟。築之不多。其基不鞏。詩不云乎。婉兮變兮。總角卅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幸相逢于未耄。而學業俱若是焉。朋友之心。遂矣。至于東門之章。游子之吟。則不必爲君歌也。

悅茂堂詩序 并詩

悅茂堂者。會稽旌教寺學庭上人之所居室也。上人性好菊。故種菊環其居。取菊譜之語。名之曰悅茂。或曰。謂其以菊之茂而爲悅也。或曰。非也。悅茂在菊不在人。上人將於是乎觀物焉。豈惟菊哉。凡物悅則茂。得其性也。不悅則不茂。不得其性也。故悅者茂之藏。茂者悅之著。譬之於人。憂愁結于心。而病生焉。及其著也。髮焦而齒黃色。黯而形枯。其不茂也。可知矣。故翬翟。天下之文禽也。朱冠而彩翰。章章焉。及其繫于籠中。則慘然而不怡。泯泯然如死灰。非涅而昏之也。不得其性焉耳。是故人不得其性。則痛。鳥獸不得其性。則瘡。草木不得其性。則萎。以枯。故茂物有道。悅之而已矣。悅之有道。使之得其性而已矣。敢問使之得其性。有道乎。曰。有。可得聞乎。曰。上人之藝菊也。其種也。以時。其溉也。有節。其愛之也。如慈母之於子也。蒙

則滋之。淤則清之。瘠則肥之。扞則培之。欹則扶之。翳則疏之。曠則陰之。誅其草茅。戮其螻蛄。驅其雀鼠。蛛絲蟻壤。無所侵也。於是乎春而萌。夏而葉。秋而華。濯濯蓁蓁。蕤蕤英英。見其生而榮。而不知其所以生。如斯而已耳。或以語於予。予曰。有是哉。是道也。后稷之所以教民稼也。上人其果有見於此耶。而獨於此物者。何耶。嗚呼。使世之爲人牧者。懷其民。如上天人之懷其菊也。天下其永安哉。因爲之詩曰。

治圃如治國。養卉如養民。義農契此理。立法詔後人。五帝暨三王。繼世稱至仁。聚欲去其惡。不使傷和淳。所以覆載間。物物熙陽春。動植盡走輩。生長咸及辰。周轅逝東邁。此意久沉淪。誅求與剝削。浩蕩無涯津。高堂一笑粲。白屋千眉顰。誰見田里間。悲啼雜吟呻。本根不自固。枝葉何由伸。感來爲爾歌。哀音入蒼旻。安得觀風者。達之于紫宸。

送張山長序

稽山書院山長張君用中。受代將歸。友生具酒肴。祖送越西門外。酒半。有執爵而言曰。行者必以贖。古之道也。故老子曰。富貴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是故詩有崧高蒸民。繼繼激切。情意懇至。是蓋溫如春陽。馥如蘭芷。而重於南金夜光之遺贈也。張君以茂才舉爲文學官。居其職三年。教行而道尊。人無間言。今以代去。而所與游者。又莫非文學士。而無言以送之。庸非缺乎。衆應曰。諾。於是命楮筆。各爲歌詩。俾余序焉。余觀詩人之有作也。大抵主于風諭。蓋欲使聞者有所感動。而以興其懿德。非徒爲誦美也。故崇獎之言。冀其有所勸而加勉。示事之告。願其有所做而加詳也。然後言非空言。而言之者。爲直。爲諒。爲輔。仁爲交相助。而有益。而聞譽達于天下。而言與人相爲不朽。不亦偉哉。今諸君之詩。則皆旣肆好矣。復何以

尙之哉。方今教學之官。爲職甚卑。而其出身爲甚正。非他岐比也。由是而躋大官。位宰輔者。非一人矣。張君年方壯。氣方盛。學方進。而業方隆也。梢雲之木。起於勾芒。冲天之翰。發于遵渚。由是而之焉。仲山甫申伯之地位。不難造矣。人之言曰。誰謂華高。企其齊而。他日仲山甫申伯之德業。吾於張君深有望焉。

牡丹會詩序

甲午之春。予避地會稽。始識祝茂卿於吳君以時之所。三月既暮。茂卿之牡丹大開。因得與寓官郡士往觀焉。主人崇酒肴。登客而侑之。既洽。主人奉花以請。曰。茲花之植于某有年矣。雖翫賞日至。而未嘗有闕坐。皆文章大夫士。如今日之集者。盡各爲歌詩。以爲他日之雅談乎。客曰。唯唯。乃取唐人羅鄴詩二句。四字爲韻。命探丸信所得爲詩。不限以體製。詩成屬余序。予讓弗獲。乃爲之序曰。詩不云乎。豈弟君子。和樂且湛。夫旣曰君子。而又謂之豈弟。則其爲和也不流。而爲樂也不滯。故湛而無害於德。此詩人之所以贊而美之也。予嘗見世俗之爲宴集。大率以聲色爲盛禮。故女樂不具。則主客莫不黯然而無驢。及夫觴酌旣繁。性情交蕩。男女混雜。謔浪褻侮。百不一顧。有向隅而不獲與羣。則憤憤然見于色。形于辭。故始之以笑傲。而終之以鬪爭。以爲有人之心者。無不知惡而絕之也。而世方以是爲能放曠豁達。以盡主客之情。然則與禽獸奚異哉。若今日之會。則不然矣。其色則草木之秀。其聲則風雅之餘。其人則邦家之彥也。是故揖遜酬酢。所以盡朋友之義。凝志澄神。所以杜縱恣之門。抑揚歌詠。所以據幽深之抱。懽情旣暢。藻思逸發。莫不郁如樹蘭。鏘如金石。皎如月露。躍如蛟龍之出溟津。捷如拔堅城而禽大會。以獻馘也。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今日之舉。其庶幾乎。雖然。神著之莖。靈龜蔭之。以之藉豕。則茨蔌之不如矣。蒼莧之實。

鳳皇食之以之象牛。則菅稗之不若矣。人固有異好惡。其相出豈不懸絕也哉。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吾於是乎見之。故既爲之詩。復冠以序焉。

送道士張玄中歸桐柏觀詩序 并詩

別峯上人。既住寶林。十有七年。道高德隆。百廢咸理。乃重建槃翠之軒。以游息四方之文學士。於是叢林之望益重。而龜山之勝。爲於越冠。華裾藻佩。篤翰交錯。濟濟翼翼。彬彬如也。至正甲午。予來會稽。因得與羣士大夫。爲寶林之游。而賦詩倡和。無虛日焉。夏四月癸丑。有道士張玄中。來訪別峯上人。告將歸桐柏。觀適余與所遊客皆在。上人遂分韻爲歌詩。以送道士。詩成。屬予序。予嘗見世俗。以儒與僧道爲三教。謂當各道其道。各志其志。言不得同詞。行不得同躅。衣服不得同制度也。今於是乎相從游。而贈以詩。何獨異乎人之言耶。蓋吾徒之所以與上人游者。非欲求其道也。上人能賦詩。而樂賢士。寺之勝。足以資吾游。道士又遠來。見吾徒而欣慕焉。吾安得而拒之。三王世遠。天下之爲民者。不易矣。懷才抱志之士。遺其身于方外。以遠害而離尤。豈得已哉。予既從上人之請。而爲之詩。復爲序焉。詩曰。得會道士張玄中。年少氣方銳。從師桐柏宮。餌木啖松檜。黃冠紫霓衣。赤鳥青組帶。翩翻辭故居。汗漫游方外。北窮燕幽都。南盡越吳會。泛海超東溟。尋河極西兌。驚霆霹靂。輒。濁霧晝墮。溘。淒淒風薄裳。洩洩雲擁蓋。追龍入醫閭。訪鶴凌俗泰。蟠桃花未實。火棗葉始煖。蠶梁沒溟津。鳳吹杳茫昧。波馳羲和輪。電掣織阿軟。悠悠雀雉化。渺渺蟬蛇蛻。愴悵往。飄飄返。旌旆振衣赤城岑。漱齒白鶴瀨。餐椒鍊精魂。洗髓去埃壘。晨朝玉宸高。夜醮金景曠。僊倅授寶訣。列缺助禳檜。采芝麋鹿引。燒藥龍虎會。扶桑倒景長。建木盤根大。齒花春蒙茸。潤草秋

醜。鵠山輝月娟娟。瀑落石磴。磴息心觀。羣動清耳聞。衆籟窗虛。琪樹明幕。靜鶯羽翮。枸杞藤蔓。潛松苔兔絲蒼。我欲往從之。逍遙解沉味。風塵正鬱敷。原野塞戈殺。盜賊熾炎火。平人走狼狽。湮淪海底珠。黯淡日中沫。憂深杞國天。卜瀆文仲蔡。撫事生悲傷。懷古增感慨。上人曇彥孫。龍象雄梵貝。道殊心靡它。誼合情自最。飛書邀應真。擺落芻蕘膾。淒涼念吾儕。漂泊累疏糲。短章慙未工。浪跡誰倚賴。高歌向冥漠。安得躬畎澮。

贈醫學錄江仲謙序

或稱良醫之用藥。猶良將之用兵。其信然哉。人之死生倚於醫。國之存亡倚於將。反掌之間。吉凶分焉。不得其良而用之。是以人與國棄也。故良將投其兵于敵。而敵失其所禦。良醫投其藥于病。而疾失其所聚。兵可以殺敵。藥可以殺病人。皆知之用之有舛。則殺病之藥。不于病而于其人。殺敵之兵。不于敵而于其國。可不慎哉。故人之將死而得良醫。國之將亡而得良將。天下之幸。無有大於此者。而天下之功。亦無有逾於此者。以之並言。良非過矣。紹興江仲謙。以醫良于其郡。甲午之歲。余挈家來紹興。紹興地卑濕。歲又寒暑易常度。家人疾病相連。屬不絕。延仲謙診之。劑所投無不愈。由是倚仲謙以爲安。而信其以良稱不虛矣。方予家人之疾也。仲謙來視。曰。某當某日愈。某當變某疾。疾作後幾日愈。無不驗。有所餽謝。則堅拒不受。予嘗讀史。見趙充國論邊事。無不如其先言。魏公子救邯鄲于垂亡。而卻不受賞。古今所稱以爲賢。今以仲謙觀之。良醫之與良將。其用心真有不期而脗合者。良可駭也。剡溪姚古道。從師于越。得疾焉。遇仲謙而愈。仲謙又不取餽謝。郡士之與古道交者。多賦詩以美仲謙。而予又爲知仲謙者。故爲序。

贈徐仲遠序

世之所謂禍福通塞者。果由於命耶。聖人罕言命。命果不足道耶。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自古固有仁而不安榮。守道而戮辱者。庸非命乎。古之人以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爲福。而不言貴。今之論命。以官爵之大小品高下。豈古之所謂禍福與。今異耶。好德無踰於仲尼。則厄窮而在下。顏淵亞聖。三十以死。曹孟德。司馬仲達。位在人上。而以壽終。且及其子與孫。禍耶福耶。所謂命者。當何以斷之哉。易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今之言命者。其果有合於古人否乎。天以陰陽五行生爲人也。陰陽五行之精。有爲日月木火土金水之曜。七曜運乎上。而萬形成于下人也者。天地之分體。而日月木火土金水之分氣也。埋生氣氣生數。由數以知氣。由氣以知理。今之言命者之所由起也。夫氣母也。人子也。母子相感。顯微相應。天人之理也。則亦可廢哉。日至而麋鹿解。月死而羸蠃。瞻溫風動而薺麥死。清霜降而豐鍾鳴。物理相通。不可誣也。天台徐仲遠。以七曜四餘。推人生禍福無不驗。予甚異之。而贈以言。若夫吉凶利害之所趨避。則吾聞之孟子矣。

王原章詩集序

予在杭時。聞會稽王原章善爲詩。士大夫之工詩者。多稱道之。恨不能識也。至正甲午。盜起甌括間。予辟地之會稽。始得盡觀原章所爲詩。蓋直而不統。質而不俚。豪而不誕。奇而不怪。博而不濫。有忠君愛民之情。去惡拔邪之志。懔懔惻惻。見於詞意之表。非徒作也。因大敬焉。或語予曰。詩貴自適。而好爲論刺。無乃不可乎。予應之曰。詩何爲而作邪。虞書曰。詩言志。卜子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上以風化。下以風刺。上

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詩果何爲而作耶。周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太師陳詩以觀國風。使爲詩者。俱爲清虛浮靡。以吟鶯花詠月露。而無關於世事。王者當何所取以觀之哉。曰。聖人惡居下而訕上者。今王子在下位。而挾其詩以弄是非之權。不幾於訕乎。曰。吁。是何言哉。詩三百篇。惟頌爲宗廟樂章。故有美而無刺。二雅爲公卿大夫之言。而國風多出於草茅閭巷。賤夫怨女之口。咸采錄而不遺也。變風變雅。大抵多於論刺。至有直指其事。斥其人。而明言之者。節南山。十月之交之類是也。使其有訕上之嫌。仲尼不當存之。以爲訓。後世之論去取。乃不以聖人爲軌範。而自私以爲好惡。難可與言詩矣。曰。書曰。惟口起羞。昔蘇公以謗詩速獄。播斥海外。不可以不戒也。曰。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故堯有誹謗之木。而秦有偶語之僇。亂世之計。治世之所與也。得言而不言。是土瓦木石之徒也。王子生聖明之時。而敢違孔子之訓。而自比於土瓦木石也耶。

送余希賢歸江東序

有不必要其行。而可以知其人。則視其所交而已矣。故元禮之門。惟林宗可登。仲舉之榻。非孺子不下。夫一介之士。未必人人識而知其心也。而二子之名。以之聞于天下者。何耶。當是時。天下之想望二公。不啻如麒麟鳳凰。而二公亦直以天下之模楷。自任其明如鑒。其直如弦。其平如衡。其公如日月之照。人莫不知之也。故士之被其知者。如馬之逢伯樂。如劍之遇薛燭。如榿楠松柏之得匠石。其美不揚而自播。其價不銜而自定矣。別峯上人爲予言。余君希賢。以池陽府史從監郡九十子。陽公治戎江東。子陽公甚敬重之。有謀畫悉與計議。多所弘益。及公還紹興。希賢又送至浙江之東。今將歸。請爲言以餞之。予居王氏南。

園時希賢嘗來訪余。一識面不能頻數接話言。惟是子陽公之政事。日下於民。門庭無私謁。左右無私人。則子所目見爲有徵也。子濯孺子曰。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人欲知希賢。吾當以此論之。

送章三益之龍泉序

古之人有行則歌詩以送之。其來遠矣。故烝民所以饒山甫。崧高所以贈申伯。皆褒述其德行。以勉進其勳業。非若後世傷離悼別。留連杯酒。以攄其兒女子之情態也。栝舊多賢士大夫。今於章君之行。必有所啓沃振勵。不爲無益告矣。是詩之編。庸可忽哉。章君佐石末公。拯臨海之窮民。救寧海之狂寇。鎮守寶定。招撫松陽遂昌。咸有成效。功高而不言。心勞而不辭。有德行者。固如是哉。今君又奉石末公檄之龍泉。夫龍泉。章君之桑梓里也。往歲石末公以孤軍破賊。揚威福建。章君實與有力。今此行也。將簞食壺漿之塞道左。垂髮戴白之滿車下。章君將日不暇給。而分府可以無西顧之憂矣。章君勉哉。大丈夫生長草茅。當平世不務進。及遇變故。則挺身以爲國。寄一方赤子命。不亦偉哉。勉哉。章君。昔者王司空溫河陽。皆自藩幕達于王朝。垂名竹帛。矧今天下多故。章君已試有效者哉。吾見勳業自此升矣。於是乎言。

贈陳伯光詩序 并詩

陳君伯光以醫名于栝者也。栝故多良醫。而伯光爲能世其祖父業。傳有之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蓋其傳之也遠。而試之也詳。其可信而無惑也。宜矣。往歲伯光徵予文。予時迫戎事。不克應所請。今至栝。伯光又來。予乃問之曰。昔者神農肇嘗草木蟲魚玉石。酌其酸苦辛鹹。以辨燥濕寒溫。披陳其性情。表章其好惡。定爲君臣佐使。秩以九等。命之曰藥。黃帝岐伯著爲經書。難疑答問。以闡神用。醫之爲教。不亦大彰明。

矣乎。岐伯既沒。則有若越人華佗。淳于意。張仲景。孫思邈之流。莫不能簸弄化機。竊用五材。出沒鬼神。造法立方。轉移陰陽。皆可以血氣朽骨。生色腐肉。制人命於掌上。何昔有而今無耶。伯光愀然歎曰。君何莫之思也。人亦有言。情隨習遷。事與時殊。昔之爲術者。早夜以謀道。故道成而功日彰。今之爲術者。早夜以謀食。故智昏而道與窮。若是非一日矣。且夫三才一理。治道無二。天地將病。禳祥豫形。人身將病。氣色先徵。病之將至。其幾乃萌。防微遏幾。百病不生。幾動形見。力倍功半。知及此者。其神人乎。醫乎。醫乎。堯舜之爲天下。亦不外矣乎。宜其昔有而今亡也。予甚韙其言。因序而繼以詩曰。

岐跼不世出。人病莫能治。伊周不世出。國病莫能醫。豈無龍宮方。可以完支離。桓侯彊自用。扁鵲乃見疑。去去仙都山。中有木與芝。服食煉精魄。海上從安期。

季山甫文集序

季君山甫文集若干卷。體格嚴正。文詞典雅。真可以式後學。傳來世。不可磨滅者也。予與山甫生同郡。自少相友善。山甫實長予九歲。其學問才識。非予所能及也。而予以年少忝科第。山甫乃屢試不偶。庸非時命也耶。予自丙子之歲。宦游他方。山甫亦出典文學外邑。不相見者垂二十年。是時諸公方留意舉業。未暇及古文也。乃今年復會于栝。而獲覩山甫所爲詩文銘記論贊序說。莫不彬彬濟濟。方駕古人。下視場屋組綴之文。不啻如麒麟鳳皇之於鸚雀。鼯鼠也。蓋其學問之功益勤。而真積之力愈久。如水有源而流長。如木有根而枝蕃。烏得以淺近窺測之哉。嗚呼。嶧陽之桐。泗濱之石。排風霜而鬻濤浪。不知其幾年矣。然後纏之以絲繩。度之以規矩。登之清廟。則可以交于上下神示。天將成其材。必先苦之。理則然也。昔人

有以木鑽穿石槃者。晝夜不已。卒得丹以爲僊。今山甫年愈加。而志愈謙。學愈不倦。宜其業日隆。而名日著也。人之言曰。誰謂華高。企其齊而後之來者。其尙以山甫爲法焉。

項伯高詩序

言生于心。而發爲聲。詩則其聲之成章者也。故世有治亂。而聲有哀樂。相隨以變。皆出乎自然。非有能彊之者。是故春禽之音悅以豫。秋蟲之音悽以切。物之無情者然也。而況於人哉。予少時讀杜少陵詩。頗恠其多憂愁怨抑之氣。而說者謂其遭時之亂。而以其怨恨悲愁發爲言辭。烏得而和且樂也。然而聞見異情。猶未能盡喻焉。比五六年來。兵戈迭起。民物凋耗。傷心滿目。每一形言。則不自覺其悽愴憤惋。雖欲止之而不可。然後知少陵之發于性情。真不得已。而予所恠者。不異夏蟲之疑冰矣。故今觀項君之集。而深有感焉。項君與予生同郡。而年少長。觀其詩。則冲澹而和平。逍遙而閒暇。似有樂而無憂者。何耶。嗚呼。當項君作詩時。王澤旁流。海岳奠乂。項君雖不用于世。而得以放意林泉。耕田釣水。無所維係。於此時也。發爲言詞。又烏得而不和且樂也。夫以項君之文學。而不得揚歷臺閣。黼黻太平。此人情之所不足也。而項君不然。抱志處幽。甘寂寞而無怨。項君亦賢矣哉。賢不獲用世。而亦不果於忘世。吾又不知項君近日所作。復能不悽愴憤惋。而長爲和平閒暇乎否也。感極而思。故序而問之。

呂周臣詩集序

仲尼有言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夫以人心之出入無時。苟不至于聖人不惑之地。則不有以收係而拘止之。鮮不飄搖汗漫。而無所不之矣。故以博奕爲賢乎已。厥旨微哉。呂君周臣。由吏員累。月日至

九品家居以待選。則杜門而作詩。有詠史一百首。題詠雜花二百有餘首。皆意足而語到。予嘗見今世之從事于公門者。進則慕權利以相夸。退則交結勢要。談官府是非。勾引俗事。以致人之慕已。以肥其家。未有能兀兀獨處。而留心文墨若周臣者也。周臣以通濟之才。沉下僚而無怨。篳門陋巷。爲詩歌以自適。且不刻琢以求銜。蓋有得於寡欲養心之道者。予故喜而爲之序焉。

送宋仲珩還金華序 并詩

易不云乎。有子考無咎。庚子之歲。予與金華宋先生。俱來京師時。上渡江未久。浙東方歸附。先生與予。及予同鄉葉景淵。章三益。同居孔子廟學。惟日相與談笑。雖俱不念家。而予三人者。亦皆不能無芥于心。惟先生泰然耳。日與文彥士相從游不倦。人咸異焉。時先生有子二人。長曰瓚。字仲圭。次曰璫。字仲珩。皆克家。蓋夙以家事付二子久矣。故先生得以優游授道于浦江鄭氏之義門。至今又十有五年矣。去年秋七月。予自家重赴京。先生時爲翰林侍讀學士。執手相盼。喜溢眉目。先生長予一歲。予須髮已白。過太平。齒落什三四。左手頑不掉。耳聾。足蹠蹕不能趨。而先生鬢須黝黑。唇齒朱貝。顏渥丹。步履坦坦。不落朝班。後晨起。戴星入國史館。握筆寫細字如青蠅頭。日數千。且僕僕走承召命。暮歸作詩文四五。少不下二三。先生素儒。家無傭僮僕。在京寓舊城。去公館彌十有五里。惟次子璫。偕一騶者從。夫人又病在寓。璫來往省視父母。且奉母粥藥。不遑朝夕。今年春。長子瓚。遣二孫自金華來。夫人病亦愈。於是先生以事命璫。暫還故里。而在朝羣公大夫士。咸賦詩餞璫。望其卽還。則璫之能善事其父。執善交其朋友者。可見。嗚呼。若先生可謂有子無咎者矣。宜其老而愈康且樂也。璫又工楷篆隸草書。賦詩屬文。皆足以繼承家業。故於

其行序以送之且繼以詩曰

條風東來。靈雨從之。之子于邁。何以送之。靈雨濛濛。沾彼原隰。送子于郊。爲子佇立。有鳴者鳩。在彼苞桑。習習其風。載吹我裳。維桐之華。亦炫于野。悠悠行子。亦駐其馬。維水東流。維日西馳。眷言顧之。靡靡其思。維日西馳。載昏載朝。維水東流。以汐以潮。芄芄者麥。維其黃矣。心之思矣。維其長矣。贈子以詩。酌子以酒。晤言何其伊邇匪久。

送黃叔陽歸金華觀省序 并詩

孟子言君子有三樂。以父母俱存。兄弟無故。爲樂之大。豈不以是爲係乎天。人人之所願欲。而不可得者哉。夫孝子之欲顯父母。心無窮也。顯父母之道。無過乎立身揚名。而鮮有能及其父母之目見。是故君子之急於仕者。良有由也。且父母之鞠子。亦孰不望其能立功立事。超乎羣倫之上。以光大其祖宗之門戶也哉。故於其初生也。桑弧蓬矢。以射四方。不响响乎爲老婦之慈。以嬌之於膝下也。天下之爲父母者。亦孰無是心哉。而當其生存之時。獲見其顯者。蓋十百之中。不能二三。信乎其係乎天。而不由乎人也。爲人子而知愛其父母。則其中心爲何如哉。是故孳孳汲汲。不遑自己。仰馳光而興慕。俯逝水而長懷。當此之時。將奚爲而可哉。金華黃生。以明經舉於鄉。就試浙江行省。貢于春官。時年二十有二。是歲上閱天下貢士。率多年少。慮其未熟於世。故例廩之國學。使習聞朝廷律令。練達治政。然後授之職。俾勿壞。以殖天下之良才。於是生亦與焉。其明年。翰林學士宋公濂。奉命纂脩實錄。生以工書服勞史館。又善於所事。事竣受命伴讀齊府。其年冬十有一月。給假還金華。觀省父母。基與生俱浙東人。故翰林羣大夫士。賦詩送其

行而屬其序於基。夫生曷啻於父母俱存。兄弟無故而已哉。且又有祖母在。學日進以充其身。又際盛代。事聖主。受命侍從。哲王出入禁闈。此人人之所瞻望而不敢覲者。生於是乎兼之。其爲樂不亦大哉。基旣爲之序。而繼以詩。且有深望於生。惟冀其服膺乎不愧不怍之訓。以接跡於古昔聖賢而后已也。嗚呼。生其勉乎哉。詩曰。

潛陽回地底。暗泉發枯荑。澤雉雊鷓鷯。乳雞鳴喈喈。游子畏祁寒。掩關坐如齊。濕薪爇無焰。四壁生涼颼。青鐙翳其光。月華照階苔。及此送歸人。豈不動我懷。贈詩慰繾綣。俛仰空徘徊。學古務成己。入官期顯親。高風吹秋木。誰能不傷神。皇恩重丘山。有願俾克伸。北風送歸舟。江水清漪淪。堂上綵衣舞。堂前諼草春。羽觴澄芳醴。鶴髮映丹脣。服膺移忠訓。布武追古人。脩名著青簡。山岳同嶙峋。

蘇平仲文集序

文以理爲主。而氣以據之。理不明爲虛文。氣不足則理無所駕。文之盛衰。實關時之泰否。是故先王以詩觀民風。而知其國之興廢。豈苟然哉。文與詩同生於人心。體製雖殊。而其造意出辭。規矩蠅墨。固無異也。唐虞三代之文。誠於中而形爲言。不矯揉以爲工。不虛聲而強聒也。故理明而氣昌。玩其辭。想其人。蓋莫非聖賢之徒。知德而聞道者也。而況又經孔子之刪定乎。漢興一掃衰周之文敝。而返諸朴。豐沛之歌。雄偉不飾。移風易尚之機。實肇於此。而高祖文帝制詔天下。咸用簡直。於是儀秦鞅斯縣河之口。至此幾杜。是故賈疏董策韋傳之詩。皆妥帖不詭。語不驚人。而意自至。由其理明而氣足以據之也。周之下。享國延祚。漢爲最久。蓋可識矣。武帝英雄之才。氣蓋宇宙。而司馬相如又以夸逞之文侈之。以啓其夜郎節筮通。

天桂館。泰山梁甫之役。與秦始皇帝無異。致勤持斧之使。封富民之侯。下輪臺之詔。然後僅克有終。文不主理之害。一至於斯。不亦甚哉。相如既沒。人猶尙之。故揚子雲用是見知成帝。然而漢家朴厚之尙。已成其根。未嘗拔也。故趙充國將也。有屯田之奏。劉更生宗室子也。有封事之言。往復開陳。周旋辨析。誠意懇至。理明辭達。氣暢而舒。非汲汲以鴻生碩儒爭名當代者所能及也。豈非習尙有源。而得之於自然乎。嗚呼。此西漢之文。所以爲盛。國祚絕而復續。如元氣之不壞。而乾坤不死也。後之人論不及此。而以相如子雲爲稱首。不亦悲哉。東漢班孟堅之外。雖無超世之文。要亦不改故尙。故亦不失西京舊物。下逮魏晉。降及于隋。駁雜不一。而其大槩。惟日趨于綺靡而已。是故非惟國祚不長。而聲教所被。亦不能薄四海。觀國風者。盡於是乎求之哉。繼漢而有九有享國。延祚最久者唐也。故其詩文有陳子昂而繼以李杜。有韓退之。而和以柳。於是唐不讓漢。則此數公之力也。繼唐者宋。而有歐蘇曾王出焉。其文與詩。追漢唐矣。而周程張氏之徒。又大闡明道理。于是高者上窺三代。而漢唐若有歎焉。故以宋之威武。較之漢唐。弗侔也。而七帝相承。治化不減。漢唐者。抑亦天運之使然與。是故氣昌而國昌。由文以見之也。元承宋統。子孫相傳。僅逾百載。而有劉、許、姚、吳、虞、黃、范、揭之儔。有詩有文。皆可垂後者。由其土字之最廣也。今我國家之興。土字之大。上軼漢唐。與宋而盡有元之幅員。夫何高文宏辭。未之多見。良由混一之未遠也。金華蘇平仲。起國子學錄。遷翰林編修。以其所爲詩文示予。予得以諦觀之。見其辭達而義粹。識不凡而意不詭。蓋明於理而昌於氣者也。與之游。知其勤而敏。不自足其所已能。且年方將而未艾也。知其他日必以文名於盛代。耀於前而光於後也。故爲之敘。而舉昔人之大以期之。

送謝教授序

士有急於用世者。非苟爲利祿計也。少而學。壯而欲行之。不得一命。則抱材而無所施。古之人皇皇焉。出疆必戴質。夫豈苟而然哉。今之由學校掌出內爲儒官。循次待用。至得官教授。亦難矣。教授名九品職。而不得與民事。故謂之冷官。繇是以達于縣府。然後得行其所志。壯日去而老及之矣。如之何其不皇皇也。謝君仲連。教授于杭。期未及三年。計餘月無所用。卽飛書趣代。至則長揖出門外。若馳峻坂就平陸。若蒼鷹脫鞴條而乘長風也。夫以仲連之才。固宜取科第。以早施其用。乃屢試而不偶。卒就學官以進。抑天將多其所歷。以大其成乎。豈人之行止。各有其途。而係乎數者也。譬之順流江河以入海。其行有遲速。及其造則一耳。天門洞開。多士輻輳。有志於用世者。維其時矣。故於君之行。序以壯之。

送錢士能之建昌知州序

往時予與錢君士能。同日辟掾江西行省。故其交爲最厚。歲餘。士能與幕官論事。不合。拂衣去。未幾。余亦以朽鈍辭歸。不得見者九年矣。乃今年十月。遇于杭。予以從仕郎爲儒學副提舉。又以疾謝事。而士能以奉議大夫爲建昌知州。方之官。大夫士之工詞章者。咸賦詩以爲餞。俾予序焉。夫士能與予。同以職官充簿書役。又同以事辭。其出處甚類。而九年之間。相去越五等。何縣絕耶。今旣見而喜。喜而思語。故舊則悽以悲。又自慶其相逢于未老。而俱無恙也。夫物之生。患不得其所性。射于會崖。而藏葦茂于陂池。不以所不願易其所願。今士能以長才方爲世用。而余之朽且鈍。愈加於昔日。天將全之。俾各獲其志。則一進而一止。豈不俱洋洋也哉。勉哉士能。知者勞之。愚者安之。予亦有賴於君矣。

送順師住持瑞巖寺序

予嘗聞浮屠氏言大穢跡金剛事云。佛既涅槃西方。西方之鬼。謂佛已寂滅。天下不復有佛。佛弟子無足畏。因悉起爲髻。佛之法且大壞。佛遂化其身爲金剛。藍色鑿齒。出入無有中。咋羣鬼。食飲其肉血。鬼乃大惕。請命。願改過爲佛弟子。佛法由是不壞。今其呪語猶存。所謂大穢跡金剛是也。予舊聞人言。佛以慈悲爲道。能開闢。薈拔死苦。轉惡爲善。聞見患難無不救。今又聞佛能以武猛服魔鬼。聖人曰。仁者必有勇。豈不信哉。辛卯之歲。盜賊起四方。明年。予奉省檄。佐戎浙東。聞永嘉有橫舟和尚。善用矛戟。弓弩。刀劍。戈槊。擗挺。通曲制官道。主用之法。因禮致于台。時天寧寺住持舜田。方宣力扞城。蚤夜不忘滅賊。見則大喜。舉以主其仙居三學寺。又明年。方氏納款請降。凡以兵事進者。措弗用。而有司敬和尚之德能。復以其教。舉爲瑞巖寺長老。瑞巖之僧徒。聞和尚名。亦大喜。將行。請予言。予懼世之昏者。不知佛之有勇。而惑爲佛法者之不當究武事。故爲道大穢跡金剛。以發其蒙焉。

喜雨詩序

同知副都元帥石末公。再鎮栢之明年。威行惠敷。姦暴日鑠。其夏五月。禾黍旣藝。天乃不雨。民大憂懼。公遂致齋沐。禱于麗山之祠。得雨未沛。越翌日。命道士設醮于玄妙觀。是日大雨。明日又雨。又明日。乃大雨。至夜分。民大喜。皆拜公。賦子時。奉省檄在栢。目覩其事。因喜而爲詩以歌。大夫君子咸屬和焉。季君山甫。哀而集之。又俾子序其故。惟公之功。在栢甚大。而於此見公之心焉。書曰。惟德動天。又曰。至誠感神。矧茲有苗。戡亂致治。兆在是矣。能無喜乎。

唱和集序

古人有言曰。君子居廟堂則憂其民。處江湖則憂其君。夫人之有心。不能如土瓦木石之塊然也。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伊尹思天下有一夫之不獲。則心愧恥若撻于市。是皆以天下爲己憂。而卒遂其志。故見諸行事。而不形於言。若其發而爲歌詩。流而爲詠歎。則必其所有沉埋抑挫。鬱不得展。故假是以據其懷。豈得已哉。是故文王有拘幽之操。孔子有將歸之引。聖人不能免也。故曰。在心爲志。發言爲詩。先王採而陳之。以觀民風。達下情。其所繫者。不小矣。故祭公謀父賦祈招。以感穆王。穆王早寤焉。周室賴以不壞。詩之力也。是故家父之誦。寺人之章。仲尼咸取焉。縱不能救當時之失。而亦可以垂戒警于後世。夫豈徒哉。故漆室一女子也。倚楹而歎。憂動魯國。而況於委質爲臣者哉。予至正十六年。以承省檄。與元帥石末公謀栝寇。因爲詩相往來。凡有所感。輒形諸篇。雖不得達諸大廷。以訛君子之心。而亦豈敢以疏遠自外。而忘君臣之情義也哉。昔者屈原去楚。離騷乃作。千載之下。誦其辭而不惻然者。人不知其忠也。覽者幸無誚焉。萬一得附瞽師之口。以感上聽。則亦豈爲無補哉。

靈棋經解序

昔者聖人作易。以前民用。靈棋。象易而作也。易道奧而難知。故作靈棋。以象之。靈棋之象。雖不足以盡易之蘊。然非精於易者。又焉能爲靈棋之辭也哉。靈棋之式。以三爲經。四爲緯。三以上爲天。中爲人。下爲地。上爲君。中爲臣。下爲民。四以一爲少陽。三爲太陽。二爲少陰。四爲老陰。少陽與小陰爲耦。而太陽與太陰爲敵。得耦而悅。得敵而爭。其常也。或失其道。而耦反爲仇。或得其行。而敵反爲用。其變也。陽多則道同而

相助陰多則志異而相乖。君子小人之分也。陰陽迭用。體有不同。而名隨之異。變易之道也。易之取象曰車曰馬曰梟曰矢曰鬼曰狐之類。推而達之。天下之物無不該矣。曰馬矣。而又化爲龍曰水矣。而又以爲雲變易之義也。非通天下之賾者不識也。故曰靈棋象易而作也。非精於易者不能也。予每喜其占之驗。而病解之者不識作者之旨。而以世之卜師之語配之。故爲申其意而爲之言。若夫以爲黃石公之授。張子房之受。則傳無其文。史無其實。不敢從而附會之也。

宋景濂學士文集序

太史公宋濂先生。金華潛溪人也。其字爲景濂。五歲能詩。九歲善屬文。當時號爲神童。若經若史。若子集。無不徧覽。輒能記憶。年未弱冠。文名播於遐邇。至正中。詞林羣公。奏爲國史編修。力辭不起。大明皇帝。定鼎建業。丞相李韓公以名聞。卽日遣使者奉書幣聘致之。俾提舉江南儒學。授皇太子經。擢居記注之職。會有詔纂修元史。東南名士一時皆集。復命充總裁。官書成。入翰林爲學士。海內求文者。項背相望。碑版之鑄。照耀乎四方。高麗日本安南之使。每朝貢京師。皆問安否。且以重價購其潛溪集以歸。至有重刻以爲楷式者。儒林清議。僉謂開國詞臣。當推爲文章之首。誠無間言也。先生之著述。多至百餘卷。雖入梓者已久。其門人劉剛復請基。攝其精深。別成一編。庶幾便於誦習。且徵言序之。昔者楚國大司徒歐陽文公玄贊公之文曰。先生天分至高。極天下之書無不盡讀。以其所蘊。大肆厥辭。其氣韻沉雄。如淮陰出師。百戰百勝。志不少懼。其神思飄逸。如列子御風。飄然襄舉。不沾塵土。其詞調清雅。如殷卣周彝。龍紋漫滅。古意獨存。其態度多變。如晴躋終南。衆騶前陳。應接不暇。非才具衆長。識邁千古。安能與於此。嗚呼。文公之

言至矣盡矣。設使基有所品評。其能加毫末於是哉。今用備抄。冠於篇端。而并繫先生出處之大略。使讀者有所考焉。先生赴召時。基於麗水葉公琛。龍泉章君溢。實同行。葉君出知南昌府以歿。章君官至御史中丞。亦以壽終。今幸存者。惟基與先生耳。然皆頽然日就衰朽。尙可拂剛之所請。而不加之意乎。雖然。先生之文。其傳世決矣。基亦何能與力於其間哉。文粹十卷。而詩居其一云。

誠意伯文集卷之六

記

季氏湖山義塾記

青田之山。其上四十里。有泉匯而爲潭。繇潭入谷。十有五里。是爲高湖之源。其上多奇峯絕巖。大水之所盤蔚。獻奇納秀。故士多俊彥。室常殷阜。季氏其一也。有名謙字伯益者。好學尙義。故其家日裕。迺謂其人曰。人孰不愛其子孫。而不知所以愛之者。今有良田美宅。綿亘阡陌。堆金積帛。充斥梁棟。自以爲用之不竭。享之無窮也。一旦光銷影鏤。而無纖芥之留者。何耶。驕淫生於富溢。而縱欲敗度之子。常由不寤。前人成敗之跡。而自視侈然大也。及其顛連困厄於垂老之際。彷徨無所容其身。雖欲效織蒲補履。以食其餘年。且不可得。若是者。雖其人之不肖。抑亦其父兄處之不得其道也。今予幸藉先人餘業。以自免於凍餒。未嘗不惴惴於吾身。況能保於其子孫。故願制產以建讀書之所。延名儒爲師。以訓子弟。以及族婣之人。咸知所學。大則修身齊家。以用於時。小亦不失爲鄉里之善士。不亦可乎。迺築于其居之側。以爲堂。中設孔子像。旁列齋舍。翼以廊廡。繚以周垣。買田若干畝。以給師弟子之食。萃其族之子弟。悉入學。於是襟佩衣裳。肅肅有容。弦誦之音。藹藹旁達。入其鄉者。莫不感歎而慕悅也。嗚呼。若季氏者。真知愛其子孫哉。由

是達于一鄉一邑。以播于天下。使人人聞而效其所爲。則將見比屋皆爲賢士大夫。而愚不肖者寡矣。邑人洪應求。道其事於予。且請爲之記。予旣樂鄉里之善人。而又嘉洪生之樂道人善也。故喜而書之。至正十年庚寅夏五月記。

尙友齋記

尙友齋者。趙郡吳以時之所居室也。尙友之云。出自孟子。其義則習章句者。能言之矣。而以時之取以名其室。抑必有其故哉。曾子曰。君子以友輔仁。天下之大倫五。友居其一。人不可以無友也。孔子曰。毋友不如己者。以時抱英俊之才。勤學而好問。直諒而多聞。天下之士。如以時者不多矣。而又求友以自益。其不如以時者。以時弗與友也。則必求勝以時者而友之。則不尙論古人。而徒求于今。取諸我。則善柔便佞。可以甘人心。而蠱予智。取諸人。或得鄉原焉。其爲損也不少。夫何爲而不懼哉。凡物之相從。必以類。氣之感。不召而集。故豐山之鍾。得霜而鳴。陽燧之火。見日而烜。是故文王作而伯夷太公歸。闔閭起而子胥孫武至。魏文侯爲君。而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之徒出焉。人而尙友。天下之友。以類來矣。猶以爲未足。則必尙論古之人。古之人有顏淵者。得一善則服膺而勿失。我則以之脩吾德。有季路者。人告之以過。則喜。我則以之去吾慝。有成湯者。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我則以之處己。而接物也。夫如是。其庶幾哉。嗚呼。天下未嘗無善士也。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況於天下也哉。一人之身。未嘗無一善也。屈子曰。尺有所短。寸有所長。而況於一鄉一國也哉。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勗哉。以時無徒。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也。

友梅軒記

臯亭之山有隱者焉。以友梅字其軒。環其居皆梅也。或曰：友者，人倫之名也。君子以友輔仁。人求其友，必於人焉。可也。梅，卉木也。人得而友之乎？生於世爲人焉。舍斯人弗友，而卉木乎？取之，斯人也。不旣恠矣乎？劉子曰：否。彼固有所激而云也。夫彼所謂隱者也。不同乎人而隱。彼固自絕于世之人。而卉木之爲徒也。彼固以斯世爲不足乎己。而隱以爲高。彼固謂人不足與友。而卉木良我友也。彼誠有所激哉。世之如管鮑者，希矣。刺于谷風。嗟于桑柔。贖于涓。賣于寄。累于灌夫。蠅營狗苟。于拜塵之人。友之而不爲損者，鮮矣。哉。人不可以無友。彼將何所取哉。梅，卉木也。有歲寒之操焉。取諸人弗得矣。舍卉木何取哉。且此物非徒取也。凌霜雪而獨秀。守潔白而不污。人而象之，亦可以爲人矣。昔人有揖怒蛙而勇士至。氣類以感之。直諒多聞之友。不遠千里來矣。然則斯人也。弗恠矣。隱者聞之。曰：子知予。請書之。遂書以記于軒。隱者王其姓。昶其名。記之者，栝蒼劉基也。

海寧應氏墓菴記

至正辛卯冬十有一月。予旣銘應君和卿之墓矣。其子元亨。又以賈希賢之書來請曰：元亨之先人。隱居于鄉。不求聞于公卿。先生不遺草萊而賜之銘。今死者已卽安于土中。謹築于其傍。爲間十有二。買田以供祭祀。爲畝十有九。懼來者之弗獲承也。心竊悼焉。先生幸不遺予。願卒記之。惟古建國民以族葬。其域中之室。墓大夫守之。自周爲秦。法廢久矣。室其墓而置守焉。孝子之良心也。斯可以記。遂爲之詞曰：維海寧以州隸杭。面山負山。厥土廣斥塗泥。民質以良。有鄉長平里曰皇岡。應氏居之。世載德以昌。弗競弗求。

惟田惟桑。教子弟以書。炳炳琅琅。肅肅跼跼。以不愆于義方。不詭其逢。而守其常。乃耆乃康。戴玄履黃。七十有八年。皞皞洋洋。游葛天而泳陶唐。有子克承。既妥厥靈。以固乃藏。繼斯述斯。有躋勿顛。以赫以揚。其慕伊何。樹之以楊。其室伊何。玄楹聖牆。象設有嚴。訶禁不祥。伐石鑿辭。以識歲年。子子孫孫。以永不忘。

杭州寶菴和尚福嚴寺記

杭州屬縣曰仁和。縣北三十里有溪焉。曰義谿。故宋嘉定中有姓陳氏名迥者。廬于溪上。好清淨。不偶于流俗。遂捨身為浮屠。名其廬曰福嚴。有弟子二人。曰如春。明皓。江南既平之明年。始賜院額。既而迥與春俱卒。卒後。皓爲僧司都綱。領教門事。乃以其衣食之餘。買民田。廣其院。皇慶二年冬。朝廷賜額爲福嚴寺。命其徒以甲乙相授受。泰定乙丑。皓始建佛閣。閣成而皓卒。皓有弟子三人。曰崇實。崇志。崇行。實繼皓卒。崇志始刻于優曇花于閣。志卒。崇行始新僧堂。後至元庚辰。乃建大雄寶殿。壬午。構圓通殿。甲申。作庫院。丙戌。新作山門。廊廡。鍾樓。軒廳。丈室。塔院。期堂。以及庖。福圍。溷。無不備具。於是舡有坊。工有室。松門石徑。繚繞紆鬱。丹堊金碧。日閃月映。朗朗如也。奕奕如也。蓋自迥師至行。積勤纍勞。五六傳而始就。可謂難矣。非繼志者之得其人。能如是乎。至正辛卯。寺成。將樹碑。求文以誌其所自。介杭人之識予者。以請。予時臥病江滸。介以遠弗達。而倩于人爲文。假予名歸于師。師覽其言詞。大鄙陋弗稱。心甚不懌。而不知其果爲予作與否。業已請。不欲易也。將勒石。命楮免書之。免嘗從予校文棘闈中。頗知予力辨其妄。乃與師偕詣余。求真文。予時已具舟將歸。倉卒不克就。會饒信告急。聲洶洶。予狼狽上道。遂不能記。明年。予以事至杭。師聞卽來。猶礪石待予言。嗚呼。予之言何足爲世重輕。至有僞爲之者。而師之求必於予。曠歲月以俟之。

愈久而志愈固。使余不幸死於道路。又未知斯石樹耶否耶。浮屠氏之學。予不及知。而師之堅忍不二。則於是乎見矣。師號實菴。皓師號東巖。記之者。括蒼劉基。而書之者。武林褚奐也。

飲泉亭記

昔司馬氏有廉臣焉。曰吳君隱之。出刺廣州。過貪泉而飲之。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其後隱之卒。以廉終其身。而後世之稱廉者。亦必曰吳刺史焉。有元憲副吳君。爲廣西時。名其亭曰飲泉。慕刺史也。而憲副之廉。卒與刺史相先後。至正十四年。憲副之孫以時。以故徵士京兆杜君伯原。所書飲泉亭三字。徵予言。予舊見昔人論刺史飲泉事。或病其爲矯。心甚不以爲然。夫君子以身立教。有可以植正道。遏邪說。正人心。揚公論。皆當見而爲之。又何可病而譏之哉。人命之脩短。繫乎天。不可以力爭也。而行事之否臧。由乎己。人心之貪與廉。自我作之。豈外物所能易哉。向使有泉焉。曰飲之者死。我乃奮其不畏之氣。冒而飲之。死。非我能奪也。而容有死之理。而疆飲焉。是矯也。是無益而沽名也。則君子病而不爲之矣。大丈夫之心。仁以充之。禮以立之。驅之以刀劍。而不爲不義屈。臨之以湯火。而不爲不義動。夫豈一勺之水所能幻而移哉。人之好利與好名。皆盡於物者也。有一焉。則其守不固。而物得以移之矣。若刺史。吾知其決非矯以沽名者也。惟其知道明。而自信篤也。故飲之以示人。使人知貪廉之由乎內。而不假乎外。使外好名而內貪濁者。不得藉口而分其罪。夫是之謂植正道。遏邪說。正人心。揚公論。真足以啓愚而立懦。其功不在伯夷叔齊下矣。番禺在嶺嶠外。去天子最遠。故吏於其地者。得以逞其貪。貪相承。習爲故。民無所歸咎。而以泉當之。怨而激者之云也。刺史此行。非惟嶠外之民。始獲沾天子之

惠而泉亦得以雪其冤。夫民天民也。泉天物也。一刺史得其人而民與物皆受其賜。嗚呼偉哉。以時尙氣節。敢直言。見貪夫疾之如讐。故凡有祿位者。多不與相得。予甚敬其有祖風也。是爲記。

遊雲門記

語東南山水之美者。莫不曰會稽。豈其他無山水哉。多於山。則深沈杳絕。使人慳悽而寂寥。多於水。則曠漾浩汗。使人望洋而靡漫。獨會稽爲得其中。雖有層巒複岡。而無梯磴攀陟之勞。大湖長谿。而無激衝漂覆之虞。於是適意遊賞者。莫不樂往而忘疲焉。曩余行江浙間。聞會稽有雲門若耶之勝。思一遊不可得。甲午之歲。始至越。以事弗克遊。明年春。天台朱伯言自浙西來。乃與東平李子庚。會稽富好禮。開元寺僧玄中。偕往遊。則知所謂雲門若耶。果不謬於所聞。於是慨然有留連徘徊之意。而人事不偶。不能如其願。遂自廣孝寺度嶺。至法華山而歸。至于普濟明覺諸寺。名山古跡。多不得一寓目。而余之興終未已也。其年六月。乃復與靈峯奎上人往。頗得觀所未歷。而向時同遊之人。俱不在焉。予每恠古人於歡會之際。輒興悲感。於此觀之。良非過矣。昔唐柳先生謫居嶺外。日與賓客爲山水之遊。凡其所至。一丘一壑。莫不有記。夫嶺外黃茆苦竹之地。有一可取。猶必表而出之。而況於雲門若耶。以山水名於天下者哉。惜余之荒陋。不足以發揚之也。雖然。嶺外之地。各擅一奇。而不能皆譬之於人。取其長。不求其全。故陳文子取其清。令尹子文取其忠。臧武仲取其智。尾生取其信。務光卞隨取其廉。孟賁夏育取其力。慶忌專諸北宮黝之徒。取其勇。如斯而已矣。若夫雲門若耶。則又不可以與此同條而共貫也。故但記其足之所至。目之所及。聊以志歲月云。若其昔游之地。則伯言已記之。不重述也。

出越城至平水記

舟出越城東南入鏡湖四里許爲賀監宅宅今爲景福寺又東南行二里許爲夏后陵陵旁爲南鎮祠又東可二里入樵風徑東漢鄭巨君采薪之所也徑上有石帆山狀如張帆又折而西南行二里爲陽明洞天其中有峯狀如傘名曰石傘之峯其東爲石旗秦皇酒甕在焉又南入若耶之溪循宛委玉笥泝流三里至昌源有故宋廢陵蓋理宗上皇之所葬也其上有山狀如香爐名曰香爐之峯入南可四里曰鑄浦是爲赤堇之山其東山曰日鑄有鉛錫多美茶又南行六七里泊于雲峯之下曰平水市卽唐元微之所謂草市也其地居鏡湖上游羣小水至此入湖於是始通舟楫故竹木薪炭凡貨物之產于山者皆於是乎會以輸于城府故其市爲甚盛開元寺僧有菴在市中是爲機上人祖故上人邀宿其所菴側有小軒俯耶溪而山自秦望之陽分趨雲門北下者至此而止其南自舜田陶山刺浮若耶東下者則皆在其外歷歷可數諸簷楹間故雖居市中而不黷首春水涸舟不得深入登岸行一里餘乃至坐久覺清爽機上人因請名其軒莫能定比至法華山伯言好禮乃議其名曰溪麓以其在溪之上山之足也且俾予爲記乃明日入城府俗事又至思遂過至于今今予來時機上人爲育王書記適自四明歸復送予至菴所時兩新霽舟直抵橋下予出城前一日友人招飲大醉明日入舟比登岸且醉不能醒乃臥溪麓軒中明日機上人辭還育王子獨至靈峯尋牽上人時至正十五年六月二十二日也機上人卽開元寺僧圓中也

活水源記

靈峯之山其上曰金鷄之峯其草多竹其木多楓櫟多松其鳥多竹雞其狀如鷄而小有文采善鳴寺居

山中四面環之。其前山曰陶山。華陽外史弘景之所隱居。其東南山曰日鑄之峯。歐冶子之所鑄劍也。寺之後薄崖石。有閣曰松風閣。奎上人居之。有泉焉。其始出石罅。涓涓然。冬溫而夏寒。浸爲小渠。冬夏不枯。乃溢而西南流。乃伏行沙土中。旁出爲四小池。東至山麓。瀦爲大池。又東注于若耶之谿。又東北入于湖。其初爲渠時。深不踰尺。而澄徹可鑒。俯視則崖上松竹華木。皆在水底。故秘書卿白野公恒來游。終日坐水傍。名之曰活水源。其中有石鱗。大如錢。有小鱖魚。色正黑。居石穴中。有水鼠常來食之。其草多水松。菖蒲。有鳥大如鸚鵡。黑色而赤觜。恒鳴其上。其音如竹鷄而滑。有二脊令。恒從竹中下。立石上浴。飲畢。鳴而去。予早春來。時方甚寒。諸水族皆隱不出。至是悉出。又有蟲四五枚。皆大如小指。狀如半蓮子。終日旋轉。行水面。日照其背。色若紫水晶。不知其何蟲也。予旣愛茲水之清。又愛其出之不窮。而能使羣動咸來依。有君子之德焉。上人又曰。屬歲早時。水所出能溉田數十畝。則其澤又能及物。宜乎白野公之深愛之也。

自靈峯適深居過普濟寺清遠樓記

出靈峯徇溪而上。至雲門近十里。取道禾黍中。二三里。爲普濟寺。外視甚峻絕。若無所容。陟石徑數十步。忽平廣而寺始見。入其中。則松柏幽茂。徑路窈窕。似不在人間。世間之則晉時鴻明禪師講經之所。將軍何充常詣聽講。有何胤讀書之室。故又謂之何山寺。寺西廡有樓焉。其扁曰清遠。昔剏之者。雲峯和尚。而今居之者。砥上人也。客至。上人邀客坐樓上。日色方甚熾。上人出茶瓜酒食。延客開戶左右眺。則陶山。刺浮。柯公。秦望。紫霞諸山。皆在眼底。有泉出竹根。流入于樓下。其聲琅琅然。又有白石岡在樓外。其石色皆

白如玉。上人見客喜。因請爲詩。詩成。又求敍清遠之義。子笑曰。樓之名。子與之也。我安能知子意哉。且盈目前皆山水也。我不知其孰爲清。孰爲遠也。今夫天清而望遠。無遠之弗見也。及其雲雨晦冥。則所謂遠者安在哉。請無求諸目。而求諸心。上人不應。旣而躍然曰。命之矣。

發普濟過明覺寺至深居記

是日未午。已大熱。砥上人固欲留客宿。有來告曰。浮休公待于其深居。且甚久。予曰。浮休公。老人也。不可使久待。雖熱。必速往。遂亟辭出。上人持其酒。追至寺門水亭上。臨池水坐。更盡四五盃。忽有雲自西方飛來。翳日。奎上人拊掌曰。可行矣。乃登輿。度何山嶺。上刺浮。至明覺寺。雲去。因相視大笑。時日方懸。天中氣如爐炭。乃皆坐松下石上。俯視澗水。風出松水間。淅淅作涼意。少頃。有僧出揖客。乃偕上後山麓。謁千歲和尚塔。觀洗骨池於東廡下。蓋當山之巔。而有水能爲池。雖大旱不乾。謂之靈跡。或可信也。而予特愛其前三澗。自三方來。皆會石壁下。正與寺門對。鹿頭龜鶴之山。隔澗水。若拜其下。而柯公、陶山、木禾、鷲鼻諸峯。咸外列如屏障。故寺雖高不露。人言天下名山水。多爲浮屠所佔。豈虛語哉。觀覽久之。乃降自前嶺。絕磎。少憩道側。雲復自巖中上。冉冉欲作雨。趣行至深居。道上凡三憩。每行皆適當雲起時。以語浮休公。浮休公亦大笑。歷觀古人未有觸熱游者。蓋自奎上人與予始云。

深居精舍記

深居精舍者。雲門廣孝寺。上人浮休公退居室也。上人名允若。字季衡。以文行聞于時。賢士大夫無不與交。號之曰若耶谿。因其名而配以地也。深居去雲門十里。而羸初入谿口。有奇石拔起沙水中。狀如折柱。

其下者如伏獸。其名曰釣臺。其石罅皆有樹。自釣臺泝谿入。谿色湛碧。兩岸皆秔稻。風過之。其香菲菲然。有三山。鼎足列。狀如三獅子。九墩錯其間。爲九隄。深居在三獅子中。其背山曰柯公之山。山上有潭。潭中云有白龜。有龍。恒出作雲雨。歲旱禱輒應。其右山曰化鹿之山。亦曰鹿頭。相傳葛稚川旣化爲仙。有木几亦化爲鹿。在此山。其外山曰秦望。其左山曰木禾。木禾視羣山爲最高。其前山曰鸞鼻之峯。其高與木禾等。峯頂大石突起。望之如鸞鼻。大海在鸞鼻東北。其上云有秦時碑。今亡之矣。鸞鼻北下小山曰望秦。秦望在望秦北。又北曰天柱。曰玉笥。又東北爲陽明之山。是爲禹穴。其下維湖。予旣至深居。與俘休公語極相得。又愛其有美木。佳水。石花竹。且靜僻無妄人跡。雖隆暑不汗。因留八日出。旣出而心恒思之。

松風閣記

雨風露雷皆出乎天。雨露有形。物待以滋。雷無形而有聲。惟風亦然。風不能自爲聲。附於物而有聲。非若雷之怒號。訇磕于虛無之中也。惟其附於物而爲聲。故其聲一隨於物。大小清濁。可喜可愕。悉隨其物之形而生焉。土石風最。雖附之不能爲聲。谷虛而大。其聲雄以厲。水蕩而柔。其聲洵以恬。皆不得其中。使人駭膽而驚心。故獨於草木爲宜。而草木之中。葉之大者。其聲望。葉之槁者。其聲悲。葉之柔者。其聲懦。而不揚。是故宜於風者。莫如松。蓋松之爲物。幹挺而枝樛。葉細而條長。離奇而寵窈。瀟灑而扶踈。鬢髻而玲瓏。故風之過之。不壅不激。疏通暢達。有自然之音。故聽之可以解煩黷。滌昏穢。曠神怡情。恬淡寂寥。逍遙大空。與造化遊。宜乎適意山林之士。樂之而不能違也。金鷄之峯有三松焉。不知其幾百年矣。微風拂之。聲如暗泉。颯颯走石瀨。稍大則如奏雅樂。其大風至。則如揚波濤。又如振鼓。隱隱有節奏。方舟上人爲閣。

其下而名之曰松風之閣。予嘗過而止之。洋洋乎若將留而忘歸焉。蓋雖在山林而去人不遠。夏不酷暑。冬不酷寒。觀于松可以適吾目。聽于松可以適吾耳。偃蹇而優游。逍遙而相羊。無外物以汨其心。可以喜樂。可以永日。又何必濯潁水而以為高。登首陽而以為清也哉。予四方之寓人也。行止無所定。而於是閣不能忘情。故將與上人別。而書此以為之記。時至正十五年七月九日也。

松風閣記

松風閣在金鷄峯下。活水源上。予今春始至。留再宿。皆值雨。但聞波濤聲徹晝夜。未盡閱其妙也。至是往來止閣上。凡十餘日。因得備悉其變態。蓋閣後之峯。獨高于羣峯。而松又在峯頂。仰視如幢葆臨頭上。當日正中時。有風拂其枝。如龍鳳翔舞。離離蜿蜒。轆轤徘徊。影落簷瓦間。金碧相組織。觀之者目為之明。有聲如吹塤箎。如過雨。又如水激崖石。或如鐵馬馳驟。劍槊相磨。忽又作草蟲鳴切切。乍大乍小。若遠若近。莫可名狀。聽之者耳為之聰。予以問上人。上人曰。不知也。我佛以清淨六塵為明心之本。凡耳目之入。皆虛妄耳。予曰。然則上人以是而名其閣何也。上人笑曰。偶然耳。留閣上又三日。乃歸。至正十五年七月二十三日記。

橫碧樓記

天下之佳山水。所在有之。自有天地以迄于今。地不改作也。或久晦而始彰。其有數乎。抑亦繫於人也。故蘭亭顯于晉。盤谷顯于唐。乃與右軍之記。昌黎之序。相為不朽。物之遇也。果有待於人哉。會稽山陰之柯橋。即古之柯亭也。有寺曰靈秘。有上人曰守基。愛其山水之佳。無讓於人所稱者。而惜其不能與東山雲

門並揚于時也。乃相其南偏作樓焉。出羣室之上。憑之而觀。山之峙者蒼然。俯之而矚。水之流者淵然。或挺而隆。或靡而馳。如龍如虎。如蛟如蛇。如煙如雲。如藍如苔。如帶如屏。遠近高低。縈紆蔽虧。舉不逃於一覽。於是其地遂爲甲觀。恨未有高世之人爲發之也。至正甲午。用章師自浙西來。過而奇之。以其兼山水之美也。山與水皆以碧爲色。故命其名曰橫碧。而俾予爲之記。師。今世之高人也。予於是乎喜斯樓之遇。自此始也。予又聞柯亭有美竹。可爲笛。風清月明。登樓一吹。可以來鳳凰。驚蟄龍。真奇事也。上人能之乎。吾將往觀焉。

孝友堂記

堂曰孝友。敦人倫也。善父母爲孝。善兄弟曰友。陶君忱仲及其子凱。俱有孝友之行。於是臨川葛元哲。請以孝友名其堂。按書言。君陳惟孝友于兄弟。詩言。張仲孝友。是皆天子之大臣。則不舉其事業。而以孝友稱之。蓋以脩身齊家爲治國平天下之本也。故曰。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孝友也者。所謂懿德之首與。陶君者。台之臨海人也。舊爲巨室。生八年而母卒。繼母弗能愛。及長。娶吳氏。相與謹事母。母終不能容。君乃與妻出居于外。力勤苦織績以爲食。朝夕入定省。弗曠。而父與繼母自治其產業。不使君與聞。久之。家日匱。父又且老。繼母所生弟妹皆無以具婚嫁。君乃迎父及繼母於己養。以其資爲弟娶婦。嫁其妹。咸得所。由是繼母大感悔。君益虔。門庭之內。穆穆如也。吳氏早喪。父其母沈無以養。君亦迎養之。以壽終于陶氏。凱讀書有文行。爲貧故恆出外。以經學教授弟子。弟子自四方來從者甚衆。故得以其束脩之入。佐父治喪葬。供祭祀。悉如禮。上世墓域有奪于勢家者。咸贖而表之。凱無他兄弟。惟一妹。適顧氏。早卒。

凱爲育其子及女。以成人。如己子。故鄉黨之稱孝友。莫不曰陶氏父子。而士大夫又皆爲詩以歌詠之。於是枯蒼劉基旣敍其事。復爲之言曰。詩不云乎。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夫孝友之在人。心不求諸外。而民鮮能者。欲昏之也。世教旣衰。彝倫攸斁。於是有借擾鋤而德色。取箕帚而諄語。如賈子之云者。況敢望其能奉不愛己之繼母。於艱苦之餘哉。又敢望其施及於異產之弟妹哉。若陶君者。真可以當孝友之名矣乎。方其家之富也。見棄于親。甘遠身而不失於禮。及其貧也。弟妹無所託。又竭力自任。而不貽父母憂。嗚呼。難哉。若陶君可謂能盡孝友之道矣。抑亦可謂能處人倫之變矣。君陳張仲皆以孝友施于政。而達于天下。陶君無其位。不得流其澤於民。而獨行於家。至其子又克類。天將昌陶氏乎。子類父。孫類子。繩繩焉而不絕。能無昌乎。善之有後。天之道也。凱字中立。今之鄉貢乙科。爲永豐縣教諭。與余善。是爲記。

白雲山舍記

物之出于山。惟雲爲神靈。而士有類焉。其發也如縷。浩浩然盈天下。士之達而用于世者類之。歛其色。密其跡。忽然而生。泯然而潛。其形士之隱。而不用于世者類之。是故悠然而風行。灑然而晦冥。春然而雷霆。蛟龍乘焉。鬼神憑焉。人皆駭之。洩洩漓漓。清涼炎熱。容容汨汨。沛爲膏澤。人皆仰之神矣哉。人莫得而窺也。或冒于石。或棲于木。或起或伏。揚蕤擢葉。靡漫巖谷。或隆或窪。或舒或葩。布濩交加。旖旎紛拏。拂水浮沙。上騰爲靄。燼乎成光。蔚乎爲章。合散五色。變化無極。而士之文者類之。夫旣類於人矣。則人之好之宜也。大章上人。居天台之五峯。命其室曰白雲僧舍。求予記。夫天台。南紀之名山也。山以出雲爲神靈。南紀

之山以神靈稱者。莫天台若也。雲之所發所聚。千態萬狀。無不備有。則不取夫青黃赤黑。而獨取其白者。何耶。山之阿澗之濱。洋洋漠漠。惟意之適。雲之處而未出者也。上人方外之士。無役世之志。則惟澹而不華。素而不雜者。可以適吾情也。今夫雲人莫不見。而鮮能知之。惟日夕與處。而於其動靜有默契者。斯知之矣。故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終朝而雨。天下者雲也。其始也白而已矣。然則上人其知雲哉。不可以不記也。於是乎記。

怡怡山堂記

怡怡山堂者。任君伯大兄弟別業之所也。任君居越之蕭山。家世讀書。父母具慶年過七十。而伯大亦年五十有餘矣。乃以其二親之命。預卜墓地于北幹山之陽。去郭四五里。室其旁。以爲遊息之地。所謂怡怡山堂是也。其爲堂也。背負崇岡。左迴右環。神木扶踈。脩篁來風。前迤平疇。夏麥秋禾。芄芄離離。遙望越山。矯若游龍。帶以長渠。舟楫通焉。匯以清池。石泉洩焉。聽之泠泠。如筑如琴。赤鱗之魚。汜濫藻荇。憩之沉沉。泳之熙熙。景與心融。莫知其疲。於是天清日明。二老乃泛輕舟。乘板輿。從以諸孫。斑裳綵衣。徜徉乎其中。不知其忘昏晨。而樂以終永年也。雖然。此特其娛乎外者也。人徒見伯大之以是奉其親。而親誠悅之。謂悅親之道。惟在是矣。而不知伯大之兄弟友愛。篤于心。無間於家人之言。以能稱父母之所願欲。而父母無不悅矣。又何俟於此哉。伯大之子元。與予善。邀予游。而請以名其堂。吾故究其本。而以怡怡山堂名之。孔子曰。兄弟怡怡。詩曰。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孔子舉而贊之曰。父母其順矣乎。宜兄宜弟。事親之本也。請以是而揭諸堂。以示任氏之子孫。俾知其祖父家法之所自。而則之效之。以世其德。

予無窮。庶其不爲無益而有助矣。

棣萼軒記

至正十四年春二月。予以事至蕭山。過故人包與善。留舍于其棣萼之軒。明日。予還居越。無何。與善以書來言曰。大同之先。舊爲山陰人。今徙家蕭山三世矣。先人一身無兄弟。而大同之兄弟五人。先人因以棣萼名其軒。且卒。遺命無負吾所以命名之意。願先生爲我記之。按棣萼之義。出自小雅。周公不幸。遭管蔡之變。故作棠棣之詩。極天下之人情。以致儆于世之爲兄弟者。今包君之命其軒。不亦遠哉。夫兄弟一氣之分也。兄弟不親。亂之本也。雖有家室。將焉保之。先王之教不行。此義不明於人心久矣。血氣之欲。流爲忿爭。簞食豆羹。不能相讓。由是干戈尋於門庭。鬪鬪作於戶牖。然後手足化爲豺狼。而人道絕矣。夫父母之生子。無不願其人人昌且熾也。父母沒。而兄與弟不相容。死者之目。其不瞑於地下矣。包氏兄弟。能無忘其先人。取詩人之旨。而服膺焉。去其所戒。而敦其所勸。使祖考慰于上。而子孫法于下。吾見其世澤之未艾。而方隆也。昔者湯以日新銘其盤。武王以敬義書其几。杖器用。朝夕見之。以啓其心。迪其德。學聖人者。師焉。然則茲軒之扁。當無愧于古人矣。吾子勗哉。

魚樂軒記

至正癸巳。番陽程邦民。以進士授官。判紹興之餘姚州。明年春。奉府檄至郡。理鈔法及賑濟事。寓永福寺之東軒。東軒者。上人善啓之所居也。其廣不盈丈。而清明不煩。有榻可息。有花木竹石可翫。軒之前。甃瓦石爲小池。有魚六七十頭。皆長五六寸。赤鱗錦章。出入蘊藻中。悠悠焉。或泳或翔。或吹而漚。或施而漣。與

與焉。不啻如處江湖而乘秋濤也。程君觀而悅之。命其軒曰魚樂之軒。或難之曰。詩不云乎。魚在于沼。亦匪克樂。今此無乃又迫于沼而非魚之所樂乎。程君曰。吁。果然哉。予見其一而未見其二也。夫惡憂患而樂無害。凡物之同情也。是故性遷于習。習貫而樂生焉。豈惟魚哉。野鳥之處籠中。其始至也。憧憧焉。聞聲而躍。見動而惕。如不能須臾生也。及其久而馴也。則雖舉而之野。縱之而不逸。驅之而不去。徘徊盤旋。恐違其所。離之則悲以鳴。狂顧而疾赴焉。於是籠其家而樂在是矣。夫山野之優游。豈不勝樊籠之局促哉。彼既習而耽之矣。我局促而彼優游之矣。又烏得不樂哉。今夫洿澤之間。數罟不禁。繒罔如雲。鮪人蝮夫。鼓楫生風。獮獺鷺鷥。鷺鷥成羣。利觜長戟。沒淵泉。撒波濤。無隱弗留。鯤鮪登于庖廚。鱓鱸殫于胎卵。患害日至。而無所避。優游云乎哉。則又曷若處此之爲樂也。難者無以應。遂書以爲記。吾聞釋氏好生而戒殺。雖蚤蝨蚊蠅。必思所以完之。然則是魚之得上人。以爲依。宜其有樂而無憂矣。

養志齋記

事親莫大於養志。孟子之言至矣。華亭唐伯讓書而扁諸室。蓋將以朝夕觀省而致孝於其父母。屬予言以記之。夫孝。百行之首也。爲人子而志于孝。夫奚爲而不淑哉。孔門弟子。以孝稱于聖人。而揚于天下後世者。閔子曾子而已。游夏之徒。則各有所虧缺。而曾子亦不能以是傳於子何耶。甚哉孝之難也。今世之養親者。以飲食供奉爲至足。而不知戚其戚。欣其欣。至于違其情而不顧。又烏知所謂養志之云乎。唐氏東吳之巨室也。華亭在松江之濱。勝地冠于浙右。烏程之釀。巨口細鱗之魚。秋菘春韭之菜。芳菰精稻。晨晷露鷄之臠。所以適口克腹者。無不有矣。其爲室也。東望三泖九峯之山。西望具區。山光水色。遠近輝映。

翠霞晨飛。玄鶴宵警。松篁衆木。花鳥靡曼。所以娛耳悅目者。無不備矣。白髮坐於堂上。綵衣戲於庭下。欲有與隨所命。欲有適僕夫版輿。觀望頤指。不呼而集。其斯所以稱夫養志之名矣。雖然。予之所求於唐君。則有大於此者。夫父母之愛其子。心無窮也。痛痒疾疢。如已受之。否泰榮辱。憂喜鍾焉。可不念哉。人知愛其身。不愛其親。爲不孝。而不知愛其親。不愛其身。亦爲不孝。世固有盡心力以奉父母。而不謹其身。以陷于刑辟者。其於道又何如耶。是故時言慎行。由義履禮。使父母之心。不以我而勞。尊賢友仁。脩隱辯惑。使父母之名。不以我而污。和其兄弟。親其姻族。睦其隣里。鄉黨使父母之澤。流于子孫。而不墜。所謂養志。其庶幾乎。唐君勉之。閔子曾子亦人也。

洛軒記

會稽王元實。於其居之傍。作小室。名之曰洛軒。予旣爲銘之矣。而元實復請記焉。夫裕者。寬廣之謂也。今元實之室。大不盈丈。高不踰仞。庭不容棋枰之木。徑不通一馬之足。櫛櫛密密。藩籬逼塞。不見孔隙。而謂之裕可乎。蓋人之裕在物。而王子之裕在我。人以物我裕也。王子於我裕。而不知物之裕不裕。於是我裕而物從以裕。其斯所以爲裕乎。今夫人。憂思鍾乎情。好樂牽乎心。我欲富也。金谷珊瑚不爲多。西蜀銅山不爲饒。陶朱倚頓之積。不爲豐。我欲貴也。通侯牧守。不爲尊。大車駟馬。不爲榮。萬鍾五鼎。不爲屬厭。我欲娛樂也。食前方丈。不爲奢。歌舞靡曼。不爲淫。弋獵馳騁。不爲荒。珍禽奇玩。充斥亭館。不爲侈麗。則必竭力以求之。有所不獲。則食不甘。寢不安。若是雖履汗漫之野。登穹窿之丘。將無所容其身。而可謂之裕乎。而王子則不然。飯一盂而飽。酒一升而醉。無求多於口腹。而吾之心裕如也。夏一絺而涼。冬一裘而溫。無求

多於衣服。而吾之心裕如也。誦吾詩。讀吾書。適吾情。則游足則息。倦則臥。無求多於盤樂玩好。而吾之心裕如也。足不踐訟獄之庭。耳不接市肆之言。目不耽佳冶之容。口不談官政之是非。無求欲尙人。而吾之心裕如也。一榻之小容身之外。非吾庸一室之卑。蔽風雨之外。非吾憂。僮僕之愚。子弟之癡。任使令之外。非吾誅。然則何往而不裕哉。故軒之不裕。而得裕名焉。以王子爲之主也。甲午之歲。余辟地于越。主王氏。知王子之爲人。與之交而善。於是乎爲之記。

尙節亭記

古人植卉木而有取義焉者。豈徒爲玩好而已。故蘭取其芳。諛草取其忘憂。蓮取其出污而不染。不特卉木也。佩以玉環以象坐右之器以欵。或以之比德而自勵。或以之懲志而自警。進德脩業。於是乎有裨焉。會稽黃中立好植竹。取其節也。故爲亭竹間。而名之曰尙節之亭。以爲讀書游藝之所。澹乎無營乎外之心也。予觀而喜之。夫竹之爲物。柔體而虛中。婉婉焉而不爲風雨摧折者。以其有節也。至于涉寒暑。蒙霜雪。而柯不改。葉不易。色蒼蒼而不變。有似乎臨大節而不可奪之君子。信乎有諸中。形於外。爲能踐其形也。然則以節言竹。復何以尙之哉。世衰道微。能以節立身者鮮矣。中立抱材未用。而早以節立志。是誠有大過人者。吾又安得不喜之哉。夫節之時義。大易備矣。無庸外而求也。草木之節。實枝葉之所生。氣之所聚。筋脈所湊。故得其中和。則暢茂條達。而爲美植。反之。則爲瞞。爲液。爲癭。腫。爲膠。屈。而以害其生矣。是故春夏秋冬之分。至謂之節。節者。陰陽寒暑轉移之機也。人道有變。其節乃見。節也者。人之所難處也。於是乎有中焉。故讓國大節也。在泰伯。則是在季子。則非守死大節也。在子思。則宜。在曾子。則過。必有義焉。不

可膠也。擇之不精，處之不當，則不爲暢茂條達，而爲曠液癭腫，樛屈矣。不亦遠哉！傳曰：行前定則不困，平居而講之，他日處之裕如也。然則中立之取諸竹，以名其亭，而又與吾徒游，豈苟然哉！

前江淮都轉運鹽使宋公政績記

人有守正議而不阿，蒙排斥而不撓，知爲國而不顧其身者，真可謂大丈夫哉。故石可轉也，而吾之志不可回，水可遏也，而吾之氣不可沮。蓋其所見素明，而所立素定，非若庸人匹夫，偶有所知，而發于一時之暫。夫是之謂不餒。若前兩淮都轉運鹽使宋公是已。謹按公名文瓚，字子璋，其先彰德人。唐開元賢相廣平公之後也。家世業醫，爲金國御診，號曰金紫醫官。金亡，竄處南陽，有諱全者，贅壻于葉縣楊氏，遂改籍裕州。公之祖也。生子曰欽，字敬之，讀書游京師，受知于中書左丞崔公。崔公舉以爲南陽府營田司，提控按牘，未幾，崔公遷江淮行省左丞，道過南陽，君往見焉。時執政者與崔公有隙，搆崔公陰事，遂誣崔公過南陽時，取君金，逮捕君送刑部，榜掠殆死。君終不屈，乃以他事致崔公罪。於是湖廣行省阿里海牙平章高君節義，辟爲掾，從鎮南王伐交趾。君還自交趾，又以事忤用事者，遂遣君之廣西，造海舶石康，還至靜江，中瘴毒，疾作，卒于驛舍。後以子恩，追贈嘉議大夫禮部尙書，上輕車都尉，南陽郡侯。子卽運使公也。公少失父母，稍長，能讀書，以儒生舉爲吏，轉湖北道肅政廉訪司，遷江南行御史臺察院，陞內臺察院書吏。考滿，授將仕郎，池州路總管府知事，未任，改授宣政院斷事官知事。甫三日，御史臺辟爲掾，轉中書省掾。考滿，授從事郎，浙西道肅政廉訪司經歷。至治中，民有吳機孫者，以賄交權貴，謂故宋高宗吳皇后爲其族祖姑，有舊賜湯沐田在浙西，願以獻于朝。執政者爲奏，官幣十二萬五千錠，償其直，而實分取之，以所

獻田村普慶僧寺。命宣政院官奉旨馳驛至浙西疆其田。則皆編戶恆產。連數十萬戶。戶有田。皆當奪入官。浙西大駭。而使者甚威猛。上下畏讐。奉命莫敢忤。公奮白廉使朶兒只班公。收所獻田民。按問得實狀。追所誑取官幣一萬錠付庫。同僚皆愕不敢署。公力贊廉使獨署之。以達于御史臺。官以聞。而使者亦言公沮旨。執政大怒。奏收公按問內外驚駭。公恬不爲意。會內御史臺奏緩其事。改調公江浙行省都事。後朝廷亦知其誑。獻田者皆抵罪。十有二月。除兵部員外郎。至京師。未上。除右司都事。至治四年。從幸上都。六月。湖廣行省平章忽刺歹咨言。廣西岑世雄及黃聖許之子謀叛。據城邑。諜知將以二月十九日襲邕州。請調兵四萬討之。時中書參政馬來忽刺歹之姪也。與參議王某同主亢其請。集議于中書政事堂。右丞相拜住公曰。是事屬右司。宋都事首署案牘。其先言。公卽前曰。某嘗爲書吏。湖北憲司與湖廣行省同建衙武昌。廣西爲湖廣屬地。故得悉知廣西事。今忝與計事。列固當爲竭愚言。矧丞相有命。某敢不言。廣西蠻夷之地。自古王化所不及。其地多藹。每瘴癘不可觸。其俗尙狼鬪。動輒相讐殺。不可以禮義訓。至元中。朝廷嘗命湖廣左丞劉二拔都往征之。則散入山谷。敗而復集。迄無成功。故因其還業。授以名爵。岑世雄士軍萬戶。黃聖許祿州知州。亦聊以羈縻之耳。蓋得其地無所益。得其人無所用。故也。然自是邊鄙賴以無事。大德中。廣西帥臣建言。置征討樞密院。奏准。發湖廣四川雲南兵四萬。隸院官進討。時廣西廉訪僉事奧屯忽都魯上言。請以家屬保其不叛。朝廷從之。卽命奧屯忽都魯行招諭事。至今又二十餘年。不聞有變也。今日諜知將以二月十九日襲邕州。今已六月。而邊報不至。非虛言乎。微功生事。非國家之利也。王某等猶爭之。公曰。昔完澤荅刺罕丞相皆賢宰輔。於廣西未嘗主征討之議。豈務爲姑息哉。防黷武

也。劉二拔都先朝名將。進討無功。無地利也。今之爲將者何人。調兵四萬。糧運之費。不下數十百萬。騷動三省。幸而有功。得不償失。不幸失利。不得中止。兵連禍結。塗炭平民。耗損國用。悔之何及。丞相曰。善。乃復以奧屯忽都魯爲同知副都元帥。宣慰廣西。廣西果不反。七月。改左司都事。八月。英宗皇帝崩。晉王卽位。除監察御史。未幾。除左司員外郎。出爲江浙行省郎中。又入爲大宗正府左右司郎中。轉禮部侍郎。天曆二年。以母老辭歸杭州覲省。除儲政院同僉。不赴。遂改除杭州路總管。仁宗皇帝時。西臺御史中丞脫權以罪廢。延祐末。皇太后有旨。命中書省復與除授。時公爲省掾。白參議閱舊案。寢不除。脫權由是大恨。公爲御史時。又嘗劾奏前太師右丞相帖木迭兒擅權亂政。及御史大夫帖失弒逆。其黨與皆不宜任用。坐黜免者甚衆。咸相與搆害公。會脫權復爲南臺大夫。其黨和尙爲廉訪使。將之官。囑之曰。宋總管吾讎也。必爲我報之。和尙許諾。至則召吏卒。悉諭之意。先是杭州養濟院。凡十有六所。孤老爲數萬五千有奇。其實不滿六千人。餘皆假名姓。冒請人甲首。而府縣及大府官吏卒。咸有恆餽遺。以故互爲容匿不舉。歲冒破米二萬五十石。鈔二萬餘錠。公至。摘取冒籍者。悉削去之。由是上下多怨愠。有富民沈氏。兄與弟爭財。母右其弟。公曰。兄不憐弟幼而爭財。是不友也。且有母在。皆子也。母所右。官亦右之。遂直其弟。至是和尙令人脅其弟。使誣公賊。弗肯。命羣卒拘繫之。榜箠鍛鍊。俾爲之詞。詞成。召公以屬吏。公被召不平。卽悶絕。吏懼獄不就。罪且及已。乃妄爲公誣服詞。取公座署以爲式。代公署。和尙大喜。竟繫公獄。會母夫人以憂。恚卒。公乃以例出持服。久之。御史爲辦其冤。除紹興路總管。未及考。除山東都轉運鹽使。召爲刑部尙書。先是汴梁盜殺省臣。矯制除官。發府兵多所誣誤。盜敗。有詔止坐首惡。脅從勿論。至是復議治連三百餘。

人族斬刑竄有差。公不從曰：已有詔而違之，不可。丞相高昌王以罪死，又以他事論其弟，棄市。送刑部議。公不肯曰：獄情未具，於是復大忤用事者意。改除大路都總管。臺官希意，以大興縣尹盜鹽草事連公，劾奏坐免。無何，御史鄭彥章等辨其誣，除兩淮都轉運鹽使。時海上寇起，江淮間游民羣聚販鹽，因而劫商旅爲盜。公至，督有司掩捕，獲其渠魁，鞫問盡得其黨，與會有爲風憲官者被劾，居無錫，與其徒相交結甚厚。及是起爲淮東廉訪副使，至卽爲番案，悉出其囚。按鹽司枉勘，召吏抵罪。公遂以老疾謝事。居紹興時年七十矣。公爲浙西經歷時嘗出，遇卒牽一囚，見公至，伏地呼枉。公駐馬問囚，囚曰：我湖州農民，姓名爲楊信，方家居力農，忽有卒云自浙東來，以強賊見捕，遂受執，不知其由。公呼卒出所持牒，察之疑有詐，召有司付之訊，果得詐狀。案上，公曰：此必有故，命再讞，乃得豪僧沈明仁與楊信爭田故，構詐擒信，轉致死地，使死狀流其僧于海南。公爲紹興有惠愛于民，嘉禾生于郡，郡人歌之，故以老處紹興，而民愛敬之如慈父母焉。基年少時聞長老論說郡守政績，必以宋總管爲首稱。及來越，始獲見公，因訪于越士，得公所行之大槩，錄以爲後進式。往年陳萬戶逐鹽賊，被殺海上，其賊卽公所督捕，而淮東廉訪司所反案出者，今皆爲大盜，在江陰，莫能制云。

壽萱堂記

會稽山陰余邦用，有堂名曰壽萱，以奉母也。按萱，草名也。詩曰：焉得諼草，言樹之背。諼與萱同音，而諼之義爲忘，故草名萱，亦取其能忘憂。北堂謂之背，婦洗在北堂，見于昏禮之文。而萱草忘憂，出于嵇叔夜之論。後世相承，以北堂喻母道，而又有萱堂之稱，蓋不知其何所據。若唐人堂階萱草之詩，乃謂母思其子。

有憂而無懼。雖有妄憂之草。如不見焉。非以萱比母也。又按醫書。萱草一名宜男。以萱諭母。意或出此。蓋不可知。然萱能忘憂。既壽矣。又無憂焉。人之所願欲遂矣。子之奉母。不過欲其如是。則壽萱之名。不必其有所據亦可也。夫人欲孝而親不待。或厄窮而無以爲孝。則皆抱終身之恨。而不平於天。豈不大可憐哉。余君豐于家。而得壽母以養之。其所受於天者厚矣。書稱五福。壽富康寧居其目之三。康寧也者。無憂之謂也。五福四繫於天。而一繫乎人。攸好德也。余君業儒而孝於其親。又以善見推於其鄉人。斯可謂之能好德已。人知四者之係于天。而不知天之所佑者德也。書曰。惠迪吉。壽富康寧。考終命。惟攸好德者受之。余君勉乎哉。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夫積德如水。愈浚而愈深。否則有時而涸矣。余君勉乎哉。

諸暨州重脩州學記

學校以教民。明人倫。見于書傳。肇自虞夏。以逮于今。莫不以先代聖人爲師。聖人。人倫之至也。自太皞迄于孔子。聖人迭出。莫不以道德被于民物。垂于後世。孔子既出。而天下翕然師孔子。自漢以來。釋奠先師。皆於孔子。至唐太宗。遂詔州縣學。悉立孔子廟。至今因之。無有間議。先孔子者。得志行乎當時。後世不獲見聞其言之詳也。而欲學焉。何從而入哉。孔子獨無位于時。而以淑其弟子。故論學至孔子而始備。微孔子。師不知所以教。弟子不知所以學。往古之言行。無所折衷。而人不知軌範。故至孔子。而後大中之論定。亘古今。彌天地。不可易也。是故宰我。子貢。有若孔子之弟子也。其論孔子。或曰賢於堯舜。或曰自生民以來。未之有也。而後世不以其爲黨。子思。孔子之孫也。其論孔子。則曰譬如天地之無不覆燾。無不持載。而後世不以其爲私。國家仍先代舊制。凡天下郡縣。莫不有學。學皆有孔子廟。立官設教。以作成賢能。至

今且百載承平既久。天下忘危。於是盜賊竊發。而有事于師旅。爲郡縣者。往往以戎事供給。告疲且怠。故學校多不舉。奉議大夫伯不花侯。來監紹興之諸暨州。卽注意治學事。而州學不脩久。墜瓦剝落。梁木蠹腐。且侈且壓。侯大以爲憂。亟謀新之。會同知張君守正。判官許君汝霖。呂君誠。俱以進士受命來佐是州。侯大喜曰。吾事成矣。乃與其知州元侯思中。同知張君友仁。及山長包君瑛。咸會于治事之堂。集吏民勸儒戶之有田而羨于財者。俾以力高下供役。衆皆願聽命。乃擇木伐石。命之曰。必鞏必完。自殿堂以及廊廡齋居。靈星之門。先賢之祠。罔不畢葺。於是廟益邃。以清學益隆。以嚴弦誦藹然。士氣爲之一新。經始于至正十五年五月。告完。于是年七月。乃以其事請記于劉基。昔者冉有問于夫子曰。旣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旣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國家自混一以來。以仁澤施于民。極濡養育。蕃衍滋息。可謂庶且富矣。今乃至相率而爲盜。庸非典教者失其職耶。夫民之所以敢犯法者。以其不知人倫也。聖人之教行。則人倫明矣。人倫旣明。則爲民者莫不知愛其親。而不敢爲不義。以自累。爲士者莫不知敬其君。而不敢自私。以僨國事。盜賊何由而生。亦何由而滋蔓哉。諸君子可謂能知治道之本矣。可無述乎。於是乎爲之記。

紹興崇福寺記

越於江南。爲山水郡。雲門若耶。則以名勝聞于天下者也。平水去雲門十里。當鏡湖上游。有爲雲門之遊者。必至是登陸。故總謂之雲門。雲門之山。自秦望分。而北東行。至平水而止。故其地獨寬衍。其水始通舟楫。魚鹽竹木商賈所會。故號曰草市。市有寺曰崇福。故宋紹興間。志道法師所剏建也。法師初受業雲門之淳化寺。後游學無所不歷。乃復歸雲門。願雲門爲入山太深。乃作精藍水濱。謂之觀音懺院。弟子來從。

者日衆。其業浸廣。開禧二年中。始請于朝。得賜額爲崇福院。至元十三年。寺燬于兵。越十有二年。法師之孫法育。浩觀。可模。法輝。行廉等。相與買賈氏墓菴。以廣寺。置田山。以給薪米。增度弟子。定甲乙。相次主寺事。於是寺益蕃盛。天曆之初。仍燬于火。而佛像皆存。弗壞。時可模住郡之圓通寺。屬其弟子景暉。似璘。重建。乃徙其趾。去舊趾二百步。寺本西嚮。又更而南向。其徒善祚。仁偉。悅儔。皆併力相事。無敢怠。故大殿三門。堂廡庫院。以次告完。垣墉階闔。庖溷園囿。靡不備具。木石瓦甃。丹堊塗墍。視昔有加。於是山水之觀。新若改作。而游觀之勝。遂不後于羣寺矣。至正乙未。予自若上人深居。出舍靈峯。其寺僧玄旨。來邀予游。因登其皆山之樓。眺于羣山。悠然而懷古焉。其西則爲秦望。鸞鼻。秦始皇帝東游。勒石自頌之所也。其南爲陶山。有華陽外史之遺跡。其東爲日鑄。干將莫邪之所自出。其北則曰陽明之山。帝軒轅之所館。以候神曰禹穴。則夏后神禹之故陵也。水則若耶之溪。流入鏡湖。日出前峯。沒于其陰。雲生太空。濤落滄溟。雨往風還。煙慘霞明。凡可以悅目而怡心者。莫不畢陳于軒檻之外。真可以遣人世。超污濁矣。又何必深入虎豹之宮。而乃以爲高哉。因留連久之。比予還郡城。而寺僧介靈峯。奎上人來。道其累世營葺之勤。且告曰。寺自癸未歲始。以田租服官役。於是乎有民事焉。寺之僧。本出一祖。今分爲三房。均逸勞也。三房以昭穆序。兄弟子孫。如族屬。俾同力一心。以無墜先緒。懼後人之安于成。而弗此懷也。故願志其所自。勒諸石。使來者知有本原。而不忍相遐遺也。不亦善乎。敢請予旣喜山水之美。而又嘉其僧能承先志。以思永其傳也。於是乎爲之記。

賈性之市隱齋記

賈君性之居越之蕭山。築室一區。在闌閭中。集古今圖書。以爲燕游接賓客之所。不高其垣。而不覲車馬之塵。不深其宮。而不聞閭閻之聲。以其徑路宛轉。戶庭清謐。而不與鄙俗者接也。王君子充。過而命之曰。市隱。而賈君俾予記。夫隱。以全身而遠害也。市者。商販所集。爭利錐刀之所也。故士不樂居焉。而古人乃有隱於是者。以其卑賤混濁。足以自穢。而泯其名也。今賈君居于市。而不與市人同。其行事得無異於古之隱于市者乎。吾嘗聞隱于孔子矣。孔子曰。隱居以求其志。夫君子之有道也。遇則仕。不遇則隱。仕與隱雖兩途。而豈二其志哉。伊尹傳說。處于耕築。一旦舉而實諸相。若固有之。無動於中也。故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知此則可以語隱。不必廢其身。醜其名。而後爲隱者也。是故博徒賣漿。隱之使者也。放言非聖。隱之狂者也。辟兄離母。隱之賊者也。剽潁水以洗耳。隱之矯者也。躡竅水以待聘。隱之僞者也。上介山而立枯。隱之怨者也。沈湎于酒。不衣冠而處。隱之亂者也。是皆爲驚世駭俗。而有害於道。君子不忍爲之。是尙爲能求其志也哉。賢者遭時之不然。或辟世。或辟地。或耕。或漁。或居山林。或處城市。或抱關而擊柝。無所不可。而其志則不以是有易焉。柳下惠之與伯夷。跡若水炭。而同謂之逸民。君子不非焉。庸非以其志乎。賈君以孝友處乎家人。以信義行乎里鄰。有學有文。而口不言。其志可知矣。謂之隱者。不亦宜乎。雖然。夜光在深山。人莫得而見也。出而投之瓦礫之間。則庸人孺子皆識之矣。今君居于市。而不與市人同其行。吾懼其欲晦而愈彰也。他日見王君。請以斯言質之。

浙東處州分府元帥石末公德政記

浙東道宣慰使司同知副都元帥石末公之鎮括。以智計銷頑梗。以德惠撫疲瘵。理財足食。完守固禦。仁

威並行。寇盜潛戢。予旣從父老請。敍其績而頌之矣。其夏六月己巳。松陽縣民吳亨。又介何君子安來請。曰。當盜發松陽時。亨以義兵從。有司攻盜。故郡盜皆與亨爲仇家。無何。盜有斬其酋。詣帥府降者。方論功受賞。乃因勢訴亨及同事四人。謂與盜通。公且信且疑之。卽檄召亨等。亨時出外。四人者先至。公訊得其情。謂之曰。女輩雖非與盜通。然頓兵玩寇。以致蔓延。不爲無罪。四人懼。請輸鈔各五百定。以自贖。亨獨後至。公怒曰。是重違吾令。亨大懼。請贖。公命築左渠城堤五十丈。費且倍。旣而公察知亨實無異心。更助粟百斛。鹽五引。俾卒事。亨自惟被誣事。昧惟公釋疑。俾從輕。亨來又後。犯公令。公亦不忍施大罰。俾降從贖。典旣又發補我勞。亨實不共以戚公。其敢自藏匿。若垢在躬。克滌。其敢忘公恩。思爲公爲祠樹石。以昭示于人人。先生幸鑒其誠。而賜之文。俾我公之功之德。永底弗忘。亨之願也。非所敢望也。予甚嘉之。曰。善哉。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豈不信哉。粵自草竊構亂。朝野多故。紀綱就弛。官吏張口引頸。幸民有事。以資漁獵。使亨不逢公。家必傾。或激不得已。鞠爲匪人。則其抱恨何如哉。惟公泄茲邦。決庶政大小。有民咸戴實德。不獨一吳氏子也。今亨不幸被誣。而當公時。亦幸矣哉。嗚呼。使亨不幸屬他人。雖傾家奉吏。且枉直終不分。今輸力于官。雖罰有度。矧又獲爲功于父母邦。宜其喜而感也。昔者諸葛武侯之治蜀也。政尙嚴明。蜀人始畏而終懷之。至于李平。寥立親遭廢斥。而悔艾思念。沒身不置。公道之服人。固若是哉。豪傑之士。相後千歲。而能使人感動奮發。其機如一。故予於亨之請。輒不辭而爲之文。若夫公之功績在枯者。旣別有碑。不重著也。

浙東肅政廉訪司處州分司題名記

題名所以識歲月之久近。行役之勞勤。而寓感思於其中焉。山川阻脩。行李跋涉。或一歲而屢至。或歷年而一過。是故足以興人之感恩。而在而懷威。在而憚義。在而敬虐。在而怨若。若之何。而不起人之思邪。是又寓勸戒於其中。而切有裨於世教也。自古及今。相因不廢。良有以哉。國家設肅政廉訪司。以平官政。舉衆務。廖民瘼。執糾墨。以繩天下之曲揉。不順道理者。故錄囚視牘。歲再出外。出必以隆寒盛暑之時。其勞勤孰甚焉。任重於百司。而政下於民者。獨夥。宜其起人之思。尤甚也。然則題名之記。其可缺乎。粵自盜起以來。憲府缺官。分巡不及處州。且累歲。今年秋。憲副張公始來。決壅疏塞。剔蠹振墜。大明舉措。以植輒山藪之惠迪。從逆者。於是七縣士庶。咸知畏懷。寇盜爰戢。郡境用寧。乃暇日。視分司題名缺記。命伐石樹壁下。而俾基爲之文。惟公以通濟之才。筮仕于朝。出任民寄。以最績奏聞。揚歷風紀。老成更事。所至有德澤加于民。真足以起後人之畏慕。昭軌範於將來。題名之石。昉建于茲。吾知其垂永久而不磨也。昭昭矣。至正十七年冬十月記。

苦齋記

苦齋者。章濬先生隱居之室也。室十有二楹。覆之以茆。在匡山之巔。匡山在處之龍泉縣西南二百里。劍溪之水出焉。山四面峭壁拔起。巖巘皆蒼石。岸外而白中。其下惟白雲。其上多北風。風從北來者。大率不能甘而善苦。故植物中之其味皆苦。而物性之苦者。亦樂生焉。於是鮮支、黃蘗、苦棟、側柏之木。黃連、苦枳、亭歷、苦參、鉤天之草。地黃、游冬、葳苈之菜。櫛櫟、草斗之實。楛竹之筴。莫不族布而羅生焉。野蜂巢其間。采花髓作蜜。味亦苦。山中方言謂之黃杜。初食頗可難。久則彌覺其甘。能已積熱。除煩渴之疾。其檟茶亦苦。

於常茶。其洩水皆齧石出其源。沸沸汨汨。滄澗曲折。注入大谷。其中多斑文小魚。狀如吹沙。味苦而微辛。食之可以清酒。山去人稍遠。惟先生樂遊。而從者多艱。其昏晨之往來。故遂擇其窳而室焉。攜童兒數人。啓隕籜以藝粟菽。茹啖其草木之莢實。間則躡屐登崖。倚脩木而嘯。或降而臨清泠。樵歌出林。則拊石而和之。人莫知其樂也。先生之言曰。樂與苦相爲倚伏者也。人知樂之爲樂。而不知苦之爲樂。人知樂其樂。而不知苦生于樂。則樂與苦相去能幾何哉。今夫膏粱之子。燕坐于華堂之上。口不嘗荼蓼之味。身不歷農畝之勞。寢必重褥。食必珍美。出入必輿隸。是人之所謂樂也。一旦運窮福艾。顛沛生于不測。而不知醉醇飮肥之腸。不可以實疏糲。籍柔覆溫之軀。不可以御蓬藿。雖欲效野夫賤隸。跣跣竄伏。儉性命于榛莽。而不可得。庸非昔日之樂。爲今日之苦也耶。故孟子曰。天之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趙子曰。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彼之苦吾之樂。而彼之樂吾之苦也。吾聞井以甘竭。李以苦存。夫差以酣酒亡。而勾踐以嘗膽興。無亦猶是也夫。劉子聞而悟之。名其室曰苦齋。作苦齋記。

清齋記

室以齋名。取其潔也。齊以清名。清者。潔之華也。惟潔也。而后清生焉。浮屠氏離世絕俗。以潔爲其道。故翦須薙髮。割情斷愛。所以潔其身也。疏茹糲食。屏斥魚肉。所以潔其口也。趺坐面壁。收神內觀。所以潔其目也。晨鍾暮鼓。梵音海潮。所以潔其耳也。焚檀煇沉。氤氳桂薰。所以潔其鼻也。幽溲閨默。惟寂惟寔。所以潔其心也。五情旣治。百魔不生。潔不汚。而后天下之清歸焉。天台朱伯賢爲子言。義中上人之居中。天竺也。

有室曰清齋。環以羣山。縈以碧水。其在錢塘時。蓋嘗屢游而玩心者。其爲名也實稱。故太虛澄朗。煙空霧豁。日月光華。原野昭曠。而天地爲之清焉。丹葩發鮮。綠陰永晝。涼飈撤暑。銀漢掛戶。而節物爲之清焉。時雨新濯。竹樹生色。猿鳥不呼。松柏帖妥。而巖壑爲之清焉。遙望西湖。如大圓鏡。翠艸垂映。波瀾錦章。而是室之下。白石玉皎。暗泉金奏。足音無聞。谷響相答。至于今。使人思不能忘。請爲文以記之。予惟乾坤睢刺。以來。人世之無此境久矣。今聆朱先生言。意徹克如夢寐。幸而聖明應運。宇宙載造。太平景象。于今復見。則所謂清齋者。尙或得而游也。年月日記。

少微山眉巖神仙宅記

神仙果有宅乎。超無爲以至清。與太初而爲鄰。又烏有所謂宅也。神仙果無宅乎。左帶瑤池。右環翠水。繚以赤城。玉樓十二。其傳非一。惜乎吾不得而見之也。世之人由不能見。遂并神仙以爲無有。嗚呼。是非知造化之形狀者也。夫造化之神妙。豈夫人之所能窮哉。天地生物。各稟氣以成形。人亦物之一也。物能化。人奚爲不能化。故雀化爲蛤。鼠化爲鴛。麥化爲蛾。蟹化爲蟬。蠋化爲蝶。魚與蛇化爲龍。吳之桑。晉之石。楚之枯木。冥頑無靈。去人甚遠。乃或化而爲人。或忽然而人言焉。由是觀之。天下之物。無不能變化也。審矣。何獨於最靈之人而疑之哉。縉雲之山。桐溪出焉。東南流入於好溪。其南曰少微之山。是爲枯蒼洞天。有觀曰紫虛。紫虛之山水。清奇幽邃。甌括之間。無與爲比。自唐宋以來。神仙鍾離先生。呂洞賓。皆嘗來遊。而章思廉。徐泰定。卽其觀之道士也。皆以羽化去。其事蹟顯著。人能言之。不可蓋也。履其地。思其人。寧不飄然有凌雲之志哉。觀之南。有山曰眉巖。章先生羽化之後。葬其冠鳥之所也。今道士梁惟適。及其弟子王

有大。每至其所。必裴回興感。嗟先生之緒不續。故於巖傍作室。以邀先生。歲時致享祀。而以神仙宅名之。夫先生神遊八表。雷霆爲輿。風雨爲駕。躡光景。超滅沒。亦安事夫宅哉。其或鑒二子之誠心。而爲之一來。不可知也。故爲述其事。而繼以歌。惟適字安宅。基祖母永嘉郡夫人之姪孫。基之外姪也。有大字處謙。皆括蒼人。歌曰。

幽華兮春菲。明月兮秋輝。仙人去兮何時歸。空山寂寥兮使我心悲。檀爲梁兮楠爲柱。白石承楹兮青蘿爲宇。攀桂枝兮延佇。高玄無梯兮淚零如雨。瑤壁兮丹崖。鶴晨鳴兮猿夜哀。愴恨兮倚長懷。望夫君兮來不來。挹寒泉兮薦芳芷。長煙徘徊兮清風四起。洞谷含飴兮笙竽盈耳。松篁憂摩兮毛髮颯灑。采瓊英兮琅玕。將以遺兮飛鸞。盼眸纏兮杳冥。吟環佩兮雲端。逍遙兮夷猶。傷心兮離憂。拜稽首兮陳情。冀神君兮長留。

大勇齋記 爲張生作

勇。天下之達德也。而聖人有時乎弗德。夫人之於道。知足以知之。而行弗逮者。無勇也。弗能擇乎中庸而冥行焉者。鮮有不惑於其近似。而淪於六蔽。君子實深病之。故勇者。仁知之卒徒也。仁知帥乎中堅。挺乎其不回。於是選鋒勁騎。聽指麾而疾馳。如雷如霆。不可遏也。夫是之謂勇。蓋仁知不能自行。而駕勇以行。及其成功。則勇亦得參乎仁知。同爲達德。苟不周於仁知。昧乎不辨。其是非。茫乎不計其公私。惟其情之所徇。而果行焉。曰吾天下之勇也。知有勇而不知有其身。而不知其違乎仁。既違乎仁。不得謂之知。遂則爲專諸聶政。不遂則爲荆軻要離。獲書於春秋。而名曰盜。豈不害哉。故德之蔽。惟勇爲多。故六言之中曰。

直曰剛。皆勇之屬也。故曰勇。天下之達德。而聖人有時乎弗德。擇理而不精。必害。故德之害。惟勇爲大。卞莊子之刺虎也。伺其闕而傷且死。然後舉而兼取之。可謂知矣。虎毒人之獸也。以是施之可也。而槩以加諸人。則恐其未仁也。是故夫子語成人。取其勇矣。而必曰文之以禮樂。則卞莊子之勇。亦未得爲無蔽。擇勇之難也如是哉。廬陵張生名其室曰大勇。大勇之云。蓋出自孟子。其一則對齊宣王之問。而勸之以周文王武王之事。蓋當是時。周德衰矣。周命替矣。天下之民。困於虐政極矣。齊以萬乘之國。七有之一。苟有志於斯民。則文武之事。反掌可爲。勇之時義。豈不大哉。然非所以爲衆人言也。其一則引曾子謂子襄之言曰。自反而不直。雖褐寬博。吾不慚焉。自反而直。雖千萬人。吾往矣。其意惟在論北宮黝孟施舍之勇。非聖人之徒之勇而已。使曾子而有此言。必亦有爲。而非教子襄之恒訓也。不然。則曾子之學。務在成己。何切切於褐寬博之不慚。與千萬人之不畏哉。曾子傳孔子之道者也。孔子論行三軍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則必不怙恃其直。而以身當千萬人也。必矣。且直不直在我。於人乎何與。雖千萬人。吾往矣。抑亦何所用其直哉。曾子之雅言。稱吾友犯而不校。子思之作中庸。得之於曾子也。及其語勇。則引孔子告子路之言曰。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而君子居之。則子路之勇。孔子未之取也。曾子亦未之取也。然則如之何。曰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克己。人人之所難。而顏子躍然任之。君子之大勇。蓋如是。曾子曰。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又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曾子之大勇。蓋如是。生也好勇。盍求諸孔子之訓。而服膺乎顏子之事。曾子之言。則其爲

勇也。庶幾乎無蔽矣。於是乎言。

杭州富陽縣重修文廟學宮記

至正九年永嘉洪元誠典教富陽縣。明年冬泰興丁君良卿受命來尹茲土。廟謁之明日集諸儒于講堂。命之曰。學校以敷教化。作興賢良。必宏其規。非欲以爲夸也。譬之於人。必正其衣冠。端其容貌。不如是不足以□惰慢。敦鄙薄矣。今者殿宇雖設。棟楹欲傾。欄不蔽影。戶不留風。雀鼠穿突。弦歌無聲。此士氣之所不振。而教澤之所以不鳴也。吾將爲子新之。何如。衆喜曰。諾。而學田歲入鮮。不足以具瓦木。君遂及監縣。各以其俸先之。於是邑士之好義者咸願致助。明年六月百廢備舉。廟有新室。學有新舍。教官有廳。文昌有祠。垣廊廡門。靡不中度。奕奕如也。迺以狀達于劉基。餽爲記之。夫教政之本也。知本斯知政矣。可無述乎。按富陽爲杭屬縣。縣學剏始于唐。歷宋三百有餘年。興廢莫能悉。國家混一海宇。二十有八年。而學圯。縣尹李君質作而新之。歷十有九年復圯。而夏君賜繼作之。又十有六年而圯。至于今。歷年十有二。其間凡五修。卒大壞不可支。君旣新其廬。遂返故豪民所奪江陰里田一百有六畝。及望仙里田八十畝。又益以新漲田百畝有奇。由是歲有恆產。而學事可無墮矣。惟國家以武定九有。而守以文。故京有胃監。郡縣皆有學。至于海隅。日月之所出入。罔不知尊孔子之道。皇皇剡剡。照映天地。亘古所未有也。慎擇守令。非名實素加。才德兼美者。不與在列。學校興替。居考績之一。爲守令有可永夙夜欽承之哉。夫爲其事者。必有其功。華其外者。必實其中。是故邊豆旣具。禮以將之。鍾鼓旣備。律以諧之。必有事焉。非徒設也。詩曰。豈弟君子。令德來教。言必有其實也。是以率之以身教之道也。人之責也。典教者之所職也。今之食其食。

而能盡其職者。天下幾人哉。吾聞富春之山。嚴子所耕。其高風勁節。播爲元氣。東都節義之士。莫非其餘波也。必有能繼之者。抑豈隱而未光耶。振而出之。其在諸君子矣。大學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使教化之行。由一邑而達于遠。上以副朝廷之委任。而下以發高賢之潛德。不亦偉哉。

杭州路重修府治記

國家撫有四海。輿圖廣斥。民物蕃廡。猶慮政教有所未被。乃大選守令。舉重臣之有才德聞望者。居其職。以杭爲東南大郡。故以中憲大夫福建憲副寶珂公爲其總管。公受命來杭。未及朞月。威惠大行。百廢咸舉。吏民順令。如臂使指。遂作新三皇孔子廟。以尊聖道。明教化。旣底厥成。乃集僚佐吏而謂之曰。大江之南。郡莫大於杭。行省所在。他郡於是乎取則。而郡治仍宋故物。以至于今。榱桷朽腐。瓦木將壓。今因陋就簡。以至頽仆。而後役民爲之。工用必倍。是養患以貽民戚也。吾欲理而新之。若何。衆皆應曰。諾。惟公命。於是出俸錢之餘。以先之。僚佐以下。皆致俸焉。乃命知事丁鉞董其役。曰。堅者仍之。蠹者易之。傾者植之。頗者直之。缺者完之。隘者寬之。卑者塹之。實其基址。鮮其塗墍。華勿過侈。儉勿致陋。工用之需。一自有司。無以煩于民。士興民亦相謂曰。我公以德懷我。滋我息我。恐勞我力。趨事赴功。我之職也。我乃弗爲。而以憂我公。他邦之人。其謂我何。皆踴躍請自效。不數月而工畢。其視事之堂。卽其舊名曰宣化。其偃息之樓。名之曰明新。宣化者。宣明天子之化。布政之謂也。明新者。明德以新其民。修教之謂也。政教並舉。治民之道備矣。明年公以除去。而府判劉克忠以其事言于基。請記焉。夫頌前人之美。將以爲後人之式。非徒作也。公之政不赫赫。而使人有去後之思。有古循吏之風焉。來者尙踵其法。而思其意。出則思善。善其政。入則思

善其教。使斯民觀感而化。以不負斯堂。而無忝乎名樓之義。則公之心益遠而無遺矣。公字惟賢。高昌人。至正壬辰春三月日記。

獨冷先生傳

客有遺棄世事。不求利達者。結屋于巾山之下。居焉。樹以柔木。有源一泓。躋高岡而景焉。坐于桐梓之陰。歌曰。衆皆誼。我獨靜。衆皆熱。我獨冷。朝作暮息兮。我日獨永。牧人聆之。歸而語其老。其老曰。隱者哉。明日款其廬。問其姓名。曰。忘之久矣。因目其居曰。獨冷。謂其人曰。獨冷先生。客出。先生寢。夢遊乎蒼茫之鄉。觀玉帝于璿臺。帝賜之遊于廣寒之宮。飲之以玄雲之漿。四顧無人。淒風滿空。星月塊圯。於是愀然而思。悠然而歌。歌曰。風蕭蕭兮。吹我衣。高寒沈湫兮。逝將安歸。又歌曰。風蕭蕭兮。吹我裳。吁。何爲乎踽踽涼涼。覺而異之。訪于鬼谷子。卜之。遇井之巽。其繇曰。井天飛。吝其頤。獲乎南垂。熇而焚而沃。其鮮而利貞。鬼谷子曰。木上有水。井井上出者也。飛而上于天。人莫得而食也。南。夏方也。喝之所由生也。如熇如焚。可勿沃乎。巽。東南之方也。其象爲風。泉以冽之。風以清之。鮮可知矣。利貞者。秋冬之德也。秋冬德之收藏者也。宜乎其踽踽涼涼也。吾聞天台之山。南望赤城。有逸人焉。謂之獨冷先生。其子也夫。或曰。先生姓張氏。蓋子房之系胄。先生不言人。亦莫知其果然否也。

